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6期(总第17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6 字数135,000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523 定价: 0.4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在“HTP”的掩盖下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三

……………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文科班、范毅平 (1)

小评论一组(五篇) …………… (11)

明天的天气(话剧剧本)…………… (19)

实习生(中篇小说·选译) …………… (88)

普通的一个月(长篇小说·梗概)…………… (117)

托洛契的白房子(短篇小说·简介)…………… (137)

劳动过程所构成的(评论文章·节译)…………… (145)

绕赤道一百圈(小品文)…………… (166)

资料 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科技革命时代”的言论辑录

…………… (172)

苏修文艺动态(3期)…………… (175)

《水浒》在外国…………… (177)

在“HTP”的掩盖下

——苏修社会生活面面观之三

上海电机厂五·一工人大学文科班、范毅平

“在这里参加工作的每个人都知道，对我们的国家来说，‘HTP’三个字母是意味着什么——科学技术革命。我们向这些字母祈求，我们顶礼膜拜，而且叩头叩得头破血流。”这是苏修剧本《明天的天气》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汽车厂机械装备分厂经理拉夫洛夫的一段话，也是苏修统治集团近几年来天天挂在嘴上的一个调门。苏修二十四大以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称，他们已经进入了“科技革命的时代”，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历史任务”就是进行科技革命，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一旦这个任务完成，苏联就可以由“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鼓吹“科技革命”的目的何在？本期《摘译》发表的几篇苏修文学作品多少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点问题。

什么是“科技革命的时代”？据说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推动历史前进的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所谓“科学技术革命”了。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剧本《明天的天气》就是企图描绘

这个“时代”的具体图画。它写的是一家大型汽车厂，这个厂被称做“科技革命”的“前驱”，因而也集中地体现了所谓“科技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什么精神？总输送带车间的大幅标语上赫然写着，曰：“技术统治一切”，“技术王国”。

“技术统治一切”？乍一看，有点象。厂里的人们都围绕着总输送带转，工厂的头头们都是各种各样的“技术专家”：“技术之神”、“经济之神”、“组织之神”，这些人一个个把“HTP”三个字母顶在头上，尊为“上帝”，宣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遵从这个“上帝”的旨意。但是，分析一下站在总输送带周围的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发现所谓“技术统治一切”只是一种假象。

站在总输送带周围的有两部分人：以总厂长伏洛兴为首的工厂头头们和在输送带上操作的工人们。这两部分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前一部分人以伏洛兴为中心，上下呼应、互相配合，组成了一部完整的机器，一条通达到工厂各个部分的权力输送带，指挥一切，操纵一切。后一部分人却只能围着总输送带转，作机器的附属品。女工索波列娃想对厂里的生产提点意见，不行。人家对她说：“你是个女工，走，干活去，车螺帽去”。为什么伏洛兴们和工人们在工厂中的地位和权力如此不同？是“科技革命”这个“上帝”的旨意吗？伏洛兴们是这样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伏洛兴们并不是“HTP”的代表，也不是什么技术的化身，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属于一定的社会集团，一定的阶级。这些人头顶共产党员称号，身披社会主义外衣，脖子上还挂着“技术专家”的招牌，但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却说明他们决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所以有权指挥一切，因为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与广大工人的关系是一种雇佣被雇佣的关系，劳动力的

买卖关系。这种关系在拉夫洛夫对待柯席尔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露骨。柯席尔，这个有着“电子控制式”双手的调整工，为了与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向工厂要求一间住宅，遭到了经理拉夫洛夫的粗暴拒绝。可是仅仅过了几分钟，总输送带出了毛病，只有柯席尔能修复；这时拉夫洛夫便立即抓起播话筒，要柯席尔回去修理机器，并且答应给一套两个房间的住宅。拉夫洛夫这样做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不安，好象完全忘记了几分钟以前发生的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忘，他所以如此心安理得，是因为他十分明确他与柯席尔之间的关系就是买与卖。刚才不需要你，不想出高价，现在急需你，就花大价钱，买卖公平，银货两讫，再妥当不过了。《明天的天气》的作者还想掩盖一下这种关系的实质，他让柯席尔修好机器以后，为了“尊重自己”拒绝了拉夫洛夫的挽留而离职他去。作者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人相信，拉夫洛夫和柯席尔在根本利益上还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弄巧成拙，反而更加暴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实质，说明工人在这种制度下仅有的一点自由就是决定把劳动力出卖给谁。

没有对立的阶级吗？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吗？假的。所谓“技术统治一切”，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一切；所谓“技术王国”，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专政的王国。这就是“HTP”三个字母掩盖下的第一个事实。

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所谓“技术王国”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根本不可能是什么“科技革命”的问题，而只能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伏洛兴的汽车厂里的情况说明这一点，《普通的一个月》和《实习生》里所描写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伏洛兴的汽车厂由于配件奇缺，

总输送带常常停顿；《普通的一个月》里的那个地质勘探仪器厂月月完不成计划，靠弄虚作假，骗取奖金；《实习生》中的机器制造厂每月生产任务的百分之六十要靠月底的几天突击完成。总之，一片混乱，矛盾重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几篇作品都写到那是由于工人的酗酒、旷工、对生产漠不关心和工厂的头头们只顾赚钱而不顾质量造成的。但是谁也不敢承认，这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这里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但是问题的性质明摆着，不承认是不行的。为什么苏联工人在列宁领导下能够忘我劳动，在忍饥挨饿的日子里能够“克服极大的困难，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设法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而在今天的表现却恰恰相反呢？《普通的一个月》中的几个“革新者”说，这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说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人越来越明显地分化成两个部分”：“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这“消极部分”的工人懒于动脑筋，在学校时技术成绩不好，在工厂便“整天借酒浇愁，用厚颜无耻、不问政治和吹毛求疵来掩饰自己”。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明天的天气》里有一个被当做落后工人描写的罗曼诺夫，他对通过什么技术考核根本不感兴趣，是因为懒吗？不是，因为他根本不想为工厂头头们卖命。他说得好，自己只要“做完一个月的定额，请允许我签名领工资”，至于第五十万辆汽车能否按时装成，“让他们头疼去，关我们什么事呢？”《托洛契的白房子》里有一个工人叫穆拉什科，他也属于“消极部分”吧。他在加工铸件时只挑容易加工的做，而把难做的留下甚至扔进废料堆。是怕动脑子吗？不是。他的技术是小组第一名，他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多拿计件工资。至于在《实习生》里，工人们常常旷工，或者在上班的时候喝酒、聊天，更不是什么技术发展的结果，连总工程师

都承认，他们都有着高超的手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代替的。那末问题在哪里？问题只能从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从现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压迫中寻找。自从赫鲁晓夫上台至今，在苏联社会上的确发生了愈来愈尖锐的阶级分化：形形色色的新生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这种阶级分化使工人从国家的主人、工厂企业的主人变成被压迫被奴役的阶级，变成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还不算，资产阶级为了增殖资本，想尽办法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使工人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在《明天的天气》和《实习生》里，我们都看到工厂主怎样为了自己捞到更多的利润而强迫和诱骗工人延长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的苏联，工厂的生产任务完不成，这本来只是工厂主们的事情，只会影响他们的前途和收入。但是厂主们却一定要把损失转嫁给工人，要工人用血汗去“救”他们，要工人做夜班，搞突击。工人们被搞得精疲力尽，工人们被剥夺了一切。回家不成，谈恋爱不成，读书学习也不成。“资本家不仅占有工人的全部在厂里工作的时间，而且他们还想剥夺掉工人的任何意志，一切与工厂无关的兴趣和思想”。生产关系变了，劳动对工人的意义也就变了，工人对劳动的态度当然也要变。现在劳动对工人来说再也不是崇高而愉快的了，而只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因此工人只能是为挣钱而工作，并且象穆拉什科那样想办法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那里多拿些工资。为了不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从自己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为了反对残酷的政治压迫，他们还要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斗争。怠工、旷工只是这种斗争的比较消极的形式，工人阶级的更积极、更激烈的斗争，苏修文学作品是不敢表现的，但是在苏联现实生活中，它却是存在着、发展着。

工人怠工、旷工的根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头头们弄虚作假，互相欺骗，根子同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妨从《普通的一个月》中的格梅略谈起。格梅略是地质勘探仪器厂的销售科长。他为了完成工厂产量和销售指标、获得超额奖金，常常弄虚作假，把没装好的仪器当做成品装进仓库，把次品充好货卖出去，把滞销产品与畅销产品搭在一起出卖。只要货物一出门，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概不负责，弄得用户叫苦连天，不是退货就是索赔。对于格梅略，有人称赞他给工厂带来利益，有人却骂他是骗子手，说他违背了“国家”即总资本家的利益。其实这两方面在格梅略身上是统一的。正如列宁所说：“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格梅略所以能给企业带来利益，使自己分到更多的奖金，就是依靠欺骗的手段与其他企业进行商业上的竞争，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那末，把格梅略除掉就行了？不，格梅略的同事、总工程师格列可夫说，格梅略是“环境”的产物。什么环境的产物呢？格列可夫不敢讲。其实很明白，格梅略是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的产物，是企业之间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也是最近几年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新经济体制”的产物。因此，在今天的苏修社会里，格梅略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現象，所有苏修工厂企业的统治者们统统是格梅略，是一些大小不一、型号不同的格梅略。伏洛兴就也是一个格梅略。他为了追求更大利润，拼命提高汽车产量而不愿意提供其他厂需要的产品，更不愿意生产日用品。而且还要设法证明“汽车就是日用品”，就是说与格梅略一样不择手段。伏洛兴手下的人也都是格梅略。比如阿尔罕盖尔斯基，这个人在和美国人谈生意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比格梅略还要“高明”。讨价还价自不必说，最后竟施出一个古往今来商业史上没见过的绝招，同美国人丢银币看是字是面来定价钱，结果以便宜价格买到一

批急需的原料，受到伏洛兴和“部里”的赞赏。就是这样，资本主义竞争不断产生着格梅略，格梅略们之间又不断地竞争和互相欺骗，使整个社会生产陷入难以控制的混乱之中。

这些情况说明，在今天的苏修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地步。这种矛盾既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便是“HTP”三个字母掩盖下的第二个事实。

面临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如此尖锐的矛盾，苏修统治集团当然要寻找出路。出路何在？他们说在“科技革命”。勃列日涅夫说，“目前在经济方面，我们没有比实现科学技术革命更为重要的事了”。言下之意是，他们将依靠“科技革命”来摆脱困境，用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关系中的问题。但这只是表面文章，信不得。只抓“科技革命”，那末政治呢？难道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把政治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列宁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任何阶级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都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用政治统帅一切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想讲点历史。历史上资产阶级曾经搞过工业革命。谁都知道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首先是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一场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在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用大工业代替手工工场的同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打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而且凡是它已经统治的地方，就“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伏洛兴把一个美国资产阶级所说的话

奉为经典，来宣传所谓“科技革命”的精神，这个美国人说：“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二十世纪是企业管理革命”。其实这个美国人所说的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南北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高潮。而所谓二十世纪的企业管理革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并逐渐走向集中垄断的过程，以及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镇压日益觉醒的工人阶级而寻找出路的过程。历史上资产阶级搞的“工业革命”情况如此，今天苏修的新生资产阶级所搞的“科技革命”也只能是这样。不过，由于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处于没落时期，再加上勃列日涅夫还要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目的掩盖起来，掩盖在“HTP”三个字母的下面。

掩盖归掩盖，实际干的时候政治目的却还是暴露得相当清楚。比如他们说，为了适应“科技革命”，必须进行“企业管理革命”。但是看一看伏洛兴所搞的“企业管理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可以知道，它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适应“科技革命”，而是为了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专政。“详细规划企业的机构、分配权力和责任”，这是伏洛兴“企业管理革命”的核心。这里要解决的显然不是什么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即生产关系问题。伏洛兴要在什么人中分配责任和权力？在“许多专职部门”中，即在干部中而不是在工人中。工人跟权力是无缘的。在伏洛兴的管理体系中工人在哪里？深得“企业管理革命”三昧的拉夫洛夫说出来了：“给我一个熟悉自己业务的，能准确迅速地执行我的指示的工人，我们就能把世界翻个身”。原来，工人在这里：在伏洛兴、拉夫洛夫的权力下面。好一个“企业管理革命”啊！不就是要把那部统治工人的机器搞得更严密、更有效吗？再比如《实习生》中的安德列和《普通的一个月》中的格列可夫要搞什么“自动化管理体系”，要用“自动化机器代替人”，察

其动机，原来是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找“近卫军”和“使每个工人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揭露资本家为什么要采用机器时说的一段话。列宁说：“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反对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较少的体力劳动这个情况而要妇女和儿童来看管机器，付给他们更少的工资。他们利用机器需要极少工人这个情况而把大批工人赶出工厂，并利用这种失业现象来进一步奴役工人，延长工作日，剥夺工人的晚上休息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安德列和格列可夫所要干的，正是把自动化机器用来作为对付工人的武器。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HTP”这三个字母对勃列日涅夫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了。它不仅意味着用“科技革命”掩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而且意味着在“科技革命”的掩护下强化资产阶级专政，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一句话，是用技术掩盖政治，是在“HTP”三个字母的掩盖下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HTP”的意义既然如此，它在现实生活中到处碰壁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它不但不能扭转工业生产的混乱局面，反而进一步激化固有的矛盾，也是预料中的事了。那个“科技革命”的“前驱”——大型汽车厂不是已经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而只能寄希望于明天了吗？明天如何？会出现伏洛兴们所盼望的气候，使工人与苏修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样感到“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觉得自己在对一切负责”了吗？“技术王国”的“上帝”耸耸肩膀：“我们大家远非都是安琪儿”，不能呼风唤雨。野心勃勃的安德列也怀疑：“对自动化机器所抱的希望是不是太多了？”而格列可夫还没有实现改革就已经打起退堂鼓了。那个站在安德列

改革对立面的机械制造厂总工程师说得更干脆：“没有任何一种自动化管理体系能估计到和预料到明天在工作时间内伊凡诺夫——彼得罗夫要跳过工厂的围墙到食品店去买一瓶酒”。是啊，何必要搞这套画饼充饥、自欺欺人的把戏呢？倒是短篇小说《托洛契的白房子》中的工长卡斯特利茨基现实一点。他没有向“HTP”祈求，而去向老沙皇讨教了。他从老沙皇那里找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小组工资制”，让工人为了工资而互相监督。这种办法很象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实行的保甲连坐制，也是一种“用卢布打工人”的办法。然而既然老沙皇没有成功，新沙皇又怎能成功呢？

到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科技革命”一起陷入了死胡同。出路自然是有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一条出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走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于是他们只好留在死胡同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很多可悲的篇章。也许技术革命能找到最好的出路。”——从死胡同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这是垂死阶级的自我安慰，更是无可奈何的哀鸣。然而，让它去吧！

小评论

下面发表的上海彭浦机器厂工人同志写的一组小评论，对《外来人》、《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炼钢工人》等苏修文学作品进行了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怎样剥削和压迫苏联劳动人民的。

评“用卢布打他们”

食堂工人 周国兰

列宁曾经说过：“农奴给地主干活，受地主惩罚。工人替资本家做工，受资本家惩罚。所有的差别只是在于，不自由的人从前是挨棍子打，而现在是受卢布鞭笞。”苏联的工人今天也在受卢布的鞭笞，打他们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剧本《外来人》中的切什可夫就是一个善于用卢布鞭笞工人的典型人物。“用卢布打他们”，这就是切什可夫管理工人的秘诀。

所谓“用卢布打他们”，含义有二。其一是以卢布为诱饵，诱使工人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提供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其二，则是以卢布为棍棒，抽打不听话的工人：扣奖金，扣工资，直至解雇。不论哪一种含义，对工人都是一种剥削、压迫的手段。

卢布能够成为对付工人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苏联全面复辟的结果。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工人唯一的生活来源是靠出卖劳动力换来的工资。血汗换来的活命钱——卢布，对

工人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的。过去时代的资本家看准了这一点，今天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也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这一手段。

卢布这根鞭子可以影响工人的生活，可以帮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多榨取一些工人的血汗，这是无疑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扬言“卢布决定一切”，就大错特错了。卢布是打不出工人的生产热情的，卢布更压不住工人的反抗怒火。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只会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使工人更快地觉醒，夺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这根鞭子。

“当代英雄”——“生意人”

模锻车间青年工人 陈大康

切什可夫离开齐赫文工厂的时候，他的一个女朋友对他说了句话：你“愈来愈变成了生意人”。这句话倒是触到了切什可夫的本质，也触到了一切苏修所吹捧的“当代英雄”的本质。

“生意人”就是做买卖的。他们把一切当成商品，甚至把自己也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切什可夫丢下齐赫文工厂，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到涅列什某企业的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去当车间主任，就是为了拿自己的“知识”和“管理才能”作资本，做生意赚大钱。一到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切什可夫就开出了价钱：“固定工资二百八十卢布。一套三个房间的住宅和给妻子工作”。孔老二的“待价而沽”的原则，他们毫不隐晦地奉为生活的信条。

“生意人”都有一套“生意经”，整天盘算着怎么以有限的资本赢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在这一方面，切什可夫们灵敏得很。在一般人看来，目前涅列什的条件要比齐赫文差远了，二十六号车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并牢牢抓住不放。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巩固他们那个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不能巩固他们手里的政权。

切什可夫还把自己这种“存在的意义”与“不亲自动手去干活”，只用嘴和头脑工作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领导者”作为脑力劳动者，脱离体力劳动，专门去教训用双手干活的人，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威信。这种思想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孟轲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里进一步暴露了切什可夫的剥削阶级本质。在阶级社会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和对立是阶级差别和对立的一种反映；是剥削阶级不仅占有了物质生产资料，而且占有了精神生产资料的结果。但是历来的剥削阶级都要掩盖这种阶级对立的实质，把脑力劳动说成是天赋的能力，从而证明本阶级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今天的苏修统治者也是这样。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已经从广大劳动人民那里剥夺了一切，并重新把科学文化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随着苏修社会阶级对立的日益尖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日益尖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要竭力加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宣称这条鸿沟是不可逾越的，以此来为本阶级的剥削压迫行为进行辩护。切什可夫所干的就是这一套。这一切都象恩格斯早就揭露的那样：“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

切什可夫对自己“存在的意义”的理解和实践，说明他是在十分自觉地维护着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广大苏联人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他所以被封为“当代英雄”，原因正在于此。

普隆恰托夫的哲学

推土机车间工人 屠传德

厂 工 会 尤伟泉

有一天，普隆恰托夫来到伐木场。他看到那里绞盘机停了，造船木材用完了，机车出了岔道，工人们却不闻不问，在一边晒太阳、打牌，便走近工人，“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也不打招呼，用令人难堪的鄙视的眼光盯着”工人们说：“你们晒个够吧！我要取消累进计件工资！”这一着果然有效，工人们马上站起来，在普隆恰托夫的指挥和监督下，用肩膀把岔道的机车扛上轨道。事情完毕，普隆恰托夫得意洋洋，他从“哲学的角度”想：“工人们喜欢的不是那种对他们象哄小孩子一样的人，不是那种拥抱他们的人……应当懂得工作！工作！”

普隆恰托夫的哲学表面上看是在研究工人们“喜欢”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却是在总结统治工人阶级的经验教训，这是一眼就可看穿的。用“哄”和“拥抱”等软的一手已经不行了，必须懂得动用“拳头”，采取强制的手段去驱使工人“懂得工作！工作！”这就是普隆恰托夫哲学的核心。看吧，在普隆恰托夫的“拳头”下，工人们是怎样劳动的：“工人们把机车团团围住，就象苍蝇围住饼干一样，阳光底下，赤裸的背脊微微颤动，散射出棕色的闪光。”普隆恰托夫的哲学就是要这样榨干工人的血汗，压断工人的筋骨啊！这是什么哲学？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吃人哲学、法西斯哲学。

然而，普隆恰托夫如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的哲学无论说得多么高超，都是注定要破产的。普隆

恰托夫以为依靠自己这一套就可以使修正主义的统治长治久安了。其实不然。因为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作者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工人怠工、酗酒，是工人消极反抗的一种表现形式；至于他所回避描写的工人的积极反抗，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主要的形式。这些反抗斗争已经使作者及其笔下的主人公感到前途茫然，不得不承认他是“没有未来”的了。

但是，尽管如此，普隆恰托夫的这种哲学在苏修统治集团中却是很吃香的。他们正大肆宣扬并实践着这种哲学。这是当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与广大苏联人民的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也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日益陷入重重矛盾而不能自拔的表现。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终于不得不撕下羊皮，露出真相，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看，这正是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斗争的胜利。

“诚实性”析

生产组装箱组青年工人 程晓海

全结车间青年工人 曹亚斌

近年来，苏修一些作品常常提到“诚实性”的问题。在《外来人》里，切什可夫指责车间工作人员报产量时不诚实；而《炼钢工人》里的维克多，则以“敷衍塞责”、“不诚实”为理由狠狠地整了原炼钢师傅一通，逼得人家辞了职，自己取而代之。看到这些“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一些苏修评论家们纷纷称赞说，“诚实”是维克多一类人物最“美好”的品质。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诚实”和其他道德观念一样，是有阶级性的，抽象的为一切阶级所公认的“诚实性”是没有的。我们工人阶级也讲诚实，这就是坚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对无产阶级的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忠诚，对阶级敌人无比憎恨。而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诚实”，则完全与此相反。

维克多当面揭发了原炼钢师傅偷工减料，“敷衍塞责”，不“忠于职守”，这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看来是诚实的表现，因为这种行为正是搞修正主义的需要，是残酷剥削压迫苏联人民和维护苏修统治的需要，完全符合这个阶级的利益，表现了对这个阶级的忠诚。正是从这件事上，和维克多一个炼钢小组的工人看出了维克多不是自己人，连维克多的好朋友彼得也看不惯维克多的行为，他对维克多说：“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你，而是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而你目前不过是一个熟人。”

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借艺术作品指责广大工人缺乏“职业上的诚实性”，大骂工人是“小店老板”，是“混蛋”，这倒给我们透露了一点苏联工人反抗苏修统治的消息。苏联工人阶级对勃列日涅夫们“不诚实”，这实在是忠诚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观念的一种表现。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讲“诚实”，那不就成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的奴才吗？那不就是要反革命专政下温良驯服、俯首帖耳地听任剥削和压迫吗？不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决不甘于当“诚实”的奴隶而任人宰割。

大概苏修统治者也懂得光是说教不能使工人接受他们所说的“诚实性”吧，所以，《炼钢工人》中的维克多提出了使工人“诚实”的办法：“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凭借暴力使工人们“诚实”，这倒把他们所说的“诚实性”的反革命实质暴露得更清楚了。图穷匕首见。苏联工人看到“诚实性”后面的暴力，更加不会受骗了。他们的斗争将越来越积极，他们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将越来越不“诚实”，维克多之流还有什么新的办法呢？

明天的天气

(话剧剧本)

来自事件发生的现场，以对话、信件、电讯以及其他文件形式写成的一篇报道。

作者：沙特罗夫

载苏修《戏剧》杂志 1974 年第 3 期

作者的话

全剧人物——均系综合性形象，任何与真人相似之处纯属巧合。

出场人物

伏洛兴·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汽车厂总厂长

领导人——上级党代表

阿尔罕盖尔斯基·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车身
装配分厂经理

拉夫洛夫·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机械装备分厂经
理

阿尔乔莫夫——工厂经济计划管理处工作人员

谢米昂丘克——工程师

乌拉洛娃·叶莲娜·阿历克赛也夫娜——科长

阿斯塔赫夫——青年工程师

克拉西可夫·尤拉

索波列娃·丽玛

普鲁斯库琳娜·卡佳

罗曼诺夫·巴维尔

卢萨可夫·瓦夏

柯席尔·米哈伊尔·塔拉索维奇

日盖季·绍达·涅斯托洛维奇

波列亚诺娃·娜佳

赛列日涅娃

阿莫索娃

共青团书记

} 汽车厂工人

工程师
作业报告员
士兵
瓦尼亚·古特尼克
索尼亚·古特尼克
柯斯基阿什维里
人事处工作人员
汽车厂工人、工程师、公务员若干

事件发生在大型现代化汽车厂。

第 一 部 分

七点十分。

在总输送带车间。

〔总输送带车间的厂房墙壁和桁架都油漆成浅芥末色。设备漆成耀眼的绿色、黄色、蓝色和红色。这种经过周密考虑的有组织的鲜明色彩造成一种经常的节日气氛。技术统治一切。技术王国。看不到输送带本身，但能感觉得到。标语写着：“老一辈建造了马格尼特卡^①，我们建造汽车厂！”

清晨。空场。

广播声 请注意！离总输送带开车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响起昂扬的象进行曲的乐曲。在空旷隐约的地方灯光从黑暗中照出一个士兵的年轻的面孔。

士兵 敬爱的汽车厂厂长同志！一个不相识的士兵在给您写

^① 马格尼德哥尔斯基冶金联合企业的爱称。

信。写信的原因是我遇见了一位姑娘，她名叫娜佳。我跟她在火车上相识。她是到你们厂去的。关于她，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她叫娜佳，今年十七岁，凭着共青团的介绍信到你们厂去工作。她生在利别茨克城，这一切都是她跟我在简短的谈话中亲口告诉我的。我在12月15日遇到她。因而在16日或者17日早上她该到达你们的干部科。而且不单她一个人，是一群姑娘，因为她们成群乘车而去，大约三十人左右。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她的全部情况。我给她留下了自己的地址，写在一张使用过的票子上。她矮矮的个儿，淡黄色的头发，有点翘鼻子，一双眼睛蓝蓝的，很漂亮。在人群中您一眼就能认出她来。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某些细节。我请求您读完这封信，别把它扔在一边，别认为这是幼稚，您在某个时候可也是年轻过的。请您帮我打听一下她的地址，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您只要查一查16日和17日是否有人来你们厂，谁来过。总之，我急等您的回音，并希望您能帮我找到娜佳。我向您保证，再过三个月我复员后，将带着介绍信到你们厂去，我还将鼓动自己全排的人一起去，这都是些非常可靠的小伙子。

此致敬礼。

安那托里·柯兹洛夫

广播声 请注意！离总输送带开车时间还有十五分钟。

〔音乐起。〕

〔台上朝更衣室走来头班工人——衣着时髦的漂亮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笑声，相互打趣。有人逗留在烟灰缸旁，想吸完最后一口烟，再把烟头扔掉。〕

〔工段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工人卢萨可夫上。〕

共青团书记（向卢萨可夫）我们昨天到零件协作厂去过。去

看看他们怎么做封严物。我一看——出了个废品。我就跟小伙子说：你在做封严物，而我是要把它们装在汽车上。输送带不停地转动。我拿着你的封严物装上去——不合适，再拿一个——也不合适。在我选择的这一会儿——已经几辆车子过去了。这下子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大喊一声“输送带停一停”？

卢萨可夫 他呢？

共青团书记 他说，只要给我的橡皮是这种样子，那我除了废品什么也做不出。大伙儿议论开了——一环扣一环：橡皮不好，是由于配料不灵；配料不灵，是因为化学工业水平不够；提高化学工业水平……

卢萨可夫 明白了。那末您准备抓那一环呢？

共青团书记 这个问题我和他昨天晚上在喝啤酒的时候都谈了……他是个很有头脑的小伙子。他说，要写信到中央去。他说，既然你们厂造得这样高级——那末，我们厂也应当改建，这样才对得上号……

〔两人下。〕

〔灯光照在两个年轻人的脸上——一个青年和一个姑娘，他们动人地手挽着手。〕

青年 您好！敬爱的厂长同志！顿涅茨州的古特尼克夫妇在给
您写信。

姑娘 我们刚刚结婚，想到你们厂去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我们觉得在这一点上您是不会拒绝我们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俩与全苏联的青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

青年 是你们厂介绍我们相识和结婚的，虽然我们从来也没到过你们厂。不过我们得把一切情况给您从头讲起。在我们区，小伙子和姑娘多半是在跳舞场或者晚会上认识。我们

俩也不例外。三个月以前我们参加了一个晚会，可是我们一个舞也没跳，原来，我们俩都各自悄悄地爱上了你们的工厂和你们的城市。

姑娘 于是，整个晚上我们都用来相互介绍各自所了解的有关你们的厂和技术的情况，你们的技术是世界上最高级的。从这以后，又过了八天，我们相互了解了对方的一切，并且决定投入你们这个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的集体中去。

青年 什么样的劳动我们都不怕，至于生活条件，请您不要担心，我们现在还年轻，我们俩都是十八岁零三个半月，我们同意任何条件，只要是能让我们俩住在一起，还能看书就行。

姑娘 在最近三年内，我们不会用申请住宅的事来麻烦您，因为我们生孩子要在夫妇生活的第四年，那时我们将能牢靠地自立了，也有可能认真地抚养他们了。

青年 请原谅我们以私人的琐事来占据您的时间，但是没有你们工厂，我们就无法生活。致以深切的敬意和炽热的共青团的敬礼。瓦尼亚……

姑娘 ……和索尼娅·古特尼克。

广播声 请注意！离总输送带开车时间还有十分钟！

〔音乐起。〕

〔阿尔罕盖尔斯基——车身装配分厂经理上。尤拉·克拉西可夫手里拿着一堆文件追上。〕

克拉西可夫 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要是在“斯基卢艾丽牌”作业线上改变一下自动装置的地位，我们就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零五！瞧，我画了个草图，这儿是计算。

阿尔罕盖尔斯基 克拉西可夫，可就是别在今天！

克拉西可夫 为什么您从来不肯象个人一样听取我的意见呢？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末，你能不能象个人一样谅解我一次呢？

克拉西可夫（自豪地）我全能。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末你就听着，并且从此以后让我们不要再重复。我是车身装配分厂经理，是吗？我领导着整个输送带车间，我在装配汽车，是不是？我每天夜里一点钟躺下，早上六点起床想的就是一桩事：今天我该怎样装配我们的小马力汽车？所有的配套部件是否都送来了？运载轮胎的飞机是否到了，因为天气不适宜飞行，而如果没有到，怎么给汽车穿上鞋子？瞧，这是一张缺少的零部件清单，共二十四种……怎么办？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迫使总输送带在一、二小时后停下来。当脑子叫这些事给搅得昏昏沉沉的时候，当随时都需要作出迅速决定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最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从过道到厕所——一天十次地会在你面前出现这么一位可爱的青年人尤拉·克拉西可夫和他的提不完的合理化建议。那你，很自然，要把尤拉赶出门去，可他又从窗口爬了进来。

克拉西可夫 很自然！

阿尔罕盖尔斯基 于是，你明白了这种斗争是毫无意义的，你就会不惜自己的时间，耐心地给尤拉解释说，我们的工厂——是个独一无二的工程，它吸取了国际汽车制造业的最新成就，在考虑百分之一百零五之前，首先要达到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一百，然后再走下一步。你会对他说，这个工厂就象是人的身体，它的每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某个器官，比方说，开始分泌出多余的百分之五，喏，百分之五的什么呢？就算是糖分吧，那也不是好事，而是坏事！

克拉西可夫 所有的比喻，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都是很相对的！

阿尔罕盖尔斯基 ……这位可爱的有一张谋杀犯的脸孔的青年

跟我这样说，接着就会去找别的部门的领导人。于是，电话铃响个不停，人们都来对我说：阿尔罕盖尔斯基，你快把克拉西可夫管住吧！于是当你再碰上这副戴眼镜的可爱嘴脸时，你马上就会出现两种念头，第一：真遗憾，你身边没带匕首！

克拉西可夫 第二呢？

阿尔罕盖尔斯基 说不定他今天，为了庆祝出产第五十万辆汽车，也许会安静一天吧？也许他会大发慈悲，送我这么个礼物？你要不，我给你两天时间到个什么远一点儿的地方出差去？

克拉西可夫 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跟您讲话毫无用处。您虽然是个重要人物，可您非常不严肃。我去找总厂长。

阿尔罕盖尔斯基 去吧，尤拉。总厂长可能给你开三十天的出差假。

克拉西可夫（忽然地）可是，运载轮胎的飞机着陆了吗？

阿尔罕盖尔斯基 能着陆倒好了……再过三个钟头就不得不停输送带了。那末你的第五十万辆汽车就……

克拉西可夫 等一等……（迅速地计算了一下）请您下令，暂时不要往汽车行李舱里装进备用轮胎，也就是说不要装第五个轮胎。这么一来您就能多维持两小时。等飞机来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笑）白里安——算个啥？克拉西可夫——才真叫聪明！

克拉西可夫 可我还得找总厂长告您的“状”。

阿尔罕盖尔斯基 去吧，尤拉，去吧！他好久没听听你的了……

广播声 离总输送带开车时间还有五分钟！

〔音乐起。灯光打在一位格鲁吉亚青年柯斯基阿什维里的脸上。〕

柯斯基阿什维里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克瓦列里区青年致汽车厂厂长。请原谅，厂长同志，我们都来自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克瓦列里区。青年人集中在一起给您写信，并提几个问题。我们地质勘察队里曾经谈到过你们的工厂，但我们很想先了解一下情况是否真实：第一——关于工资问题，说是每月四百个卢布。第二——合同只订两年。第三——有宿舍。第四——合同期满后，即两年后，可以回家，而且每人可按一千二百卢布的价格得到一辆汽车。我们请求您，亲爱的厂长，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就请您回信。还有在冬天冰冻季节你们是继续开工，还是工程将受到阻碍。亲爱的厂长，我们非常恳切地请您回答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并请给我们回信。这就是我们这伙青年人：柯斯基阿什维里、契克瓦伊德泽、马斯卡里什维里、比比洛什维里、基茨巴比什维里。厂长同志，这伙青年等待您的答复，如果一切都真实，我们一接到您的回信，就动身到你们那儿工作。请等着吧！

〔阿斯塔赫夫和卡佳·普鲁斯库琳娜上。〕

阿斯塔赫夫 等一等！

普鲁斯库琳娜 我上班衣服都要来不及换了。

阿斯塔赫夫 你等一下嘛……你怎么不上我那儿去？

普鲁斯库琳娜 去干什么？再去踩着烂泥浆来回逛沿岸街？

阿斯塔赫夫 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里看电影就象在莫斯科进大剧院那么难。

普鲁斯库琳娜 可有人弄到票子啦……

阿斯塔赫夫 我也排上队啦……

普鲁斯库琳娜 什么时候才能弄到？明年？那你还得邀请我跟丈夫一块儿去呢……

阿斯塔赫夫 卡佳,你干吗这样呢?城里二十万人,电影院可只有一家……

普鲁斯库琳娜 人家派你出席代表会议。你为什么不言语?你没有提出问题……总厂长伏洛兴也在那里……你们把手伸到姑娘怀里倒是都很勇敢,一轮到批评上级——就都溜了。怕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工厂,我们把它建造起来的!

阿斯塔赫夫 问题不在这儿!

普鲁斯库琳娜 我请求你多少次:搬到我的宿舍或者邻近宿舍里来。你以为,看着你走了三公里烂泥路到我这里,一脚也湿透了,鼻涕都流出来了,我心里好受吗?……什么姑娘会跟你这个拖鼻涕的接吻呢?行了!我们算认识了!你也别来了,也别写信了……

阿斯塔赫夫 我提过问题了……

普鲁斯库琳娜 提了什么啦?你真把我烦死了。

阿斯塔赫夫 我让他们把胶皮靴子运一些到我们的店里来……

普鲁斯库琳娜 那还得走烂泥地?我们算认识了。

阿斯塔赫夫 明白了。真空总是有人要来填补的,你已经在接受别人送给你的鲜花了。

普鲁斯库琳娜 你向别人去显示你的高深学问吧。

阿斯塔赫夫 你没有照事实回答。

普鲁斯库琳娜 傻瓜。这花不是给我的,是我搞来的。今天要出产第五十万辆,我大清早五点钟就赶到姑娘她们那边的花房里。我们作布置用。再见!

阿斯塔赫夫 卡佳,你别走。那末,星期六你的情绪可能会好一点吧?

普鲁斯库琳娜 我知道,会跟现在一样。现在是——不好。(下)

阿斯塔赫夫 卡佳……(下)

〔穿着蓝色连衫裤和有汽车厂标志的淡蓝色衬衫的青年小伙子们和姑娘们走到台前。这是丽玛·索波列娃共青团青年工作队。〕

对丽玛·索波列娃工作队的社会面貌的几笔描绘。

索波列娃 出生年份？

〔每人报自己的出生年份——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多半是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

从哪里来到汽车厂？

〔每人报各自不同的城市和村庄。〕

都参加过汽车厂的建筑工作？

姑娘 “是的，参加过”——共有七个人。

小伙子 “没有，很遗憾”——共有三十二个人。

索波列娃 受过什么教育？

姑娘 三十七个人——“中学。”

小伙子 三个人——“高等学校没毕业。”

索波列娃 你们现在还念书吗？

姑娘 “是的”——二十九个人在念。

小伙子 “没有”——十一个人没有念。

索波列娃 没有念书的原因是什么？

姑娘 有四个人——“由于家庭环境：带孩子，家庭某些成员的阻拦。”

小伙子 有五个人——“看不到学习的意义，因为我现在工资拿得挺不错。”

姑娘 有两个姑娘——“不能正确地安排时间。”

索波列娃 照你们的看法，是哪些原因促使你们这些同事要上夜大学和函授大学呢？

小伙子 有二十二个人——“想提高级别、技术水平和想调换其他工作。”

姑娘 有八个人认为——“学习能开阔眼界，提高一般文化水平。”

小伙子 有九个人——“想提高工资。”

姑娘 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索波列娃 哪些原因鼓励你们好好地工作呢？

小伙子 “要取得比别人更好的成绩”——三个人。

姑娘 “想要高工资”——十一个人。

小伙子 有十二个姑娘——出于“职业的自豪感。”

姑娘 有七个人——“努力使自己的工作队取得好的成绩。”

小伙子 有六个人——“不想跟领导搞得不愉快。”

姑娘 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索波列娃 你们同意以上哪些意见呢？

姑娘 “人们在集体面前表扬我的工作，我总是心情舒畅的。”
——我这意见代表四十个人。

索波列娃 如果你们之间有人还没有建立家庭，是否希望在工厂的同事中寻找生活伴侣？

〔对这一问题响起了多声部的响亮的回答：“是的！是的！是的！”只有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不！”

索波列娃 我说呀，小组里大部分的小伙子和姑娘——都挺不错。不过这还不等于技术好。我需要使大家在技术上都有同样的本领。还要求你们跟集体打成一片，要大家为个人，个人为大家。我认为，只有那样才有意义。

广播声 亲爱的同志们！祝贺你们头一班开始。今天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在二十二点四十八分将从总输送带上出产我们厂制造的第五十万辆汽车。祝你们更出色地劳动。请注意！总输送带现在开车！

〔响起节奏性的音乐。

八点三十分 总厂长办公室在开业务会议。

[汽车厂总厂长尤里·尼古拉也维奇·伏洛兴的办公室。标语：“国家的强大在于群众的觉悟。一旦群众知道一切，可以评论一切，并自觉地去一切，国家就会强大起来。”办公室里——有汽车厂各分厂的领导。时钟敲打着。伏洛兴上，他个子不高，身材结实，一头白发，晒黑了的脸膛。

伏洛兴 早上好！请开始！

报告员 昨天装配了一千二百辆汽车，其中有三百八十四辆配不成套。缺少行李舱里用的地毯、嵌条、车前挡风玻璃，因为没有封严物不好装。由于车身装配分厂——阿尔罕盖尔斯基同志和机械装备分厂——拉夫洛夫同志的过错，进度表没能完成：装配缺少压油管的套管。锻压部门供应的油箱零件也拖了生产的后腿，因为没有把这种零件上的石墨油清除掉。冶金部门没什么问题。

伏洛兴 今天的情况会怎么样？

报告员 跟过去一样，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于协作单位。这是缺货清单。（把文件递给总厂长）缺少的轮胎，我们将用飞机运来；埃里温^①地毯，我们也将用飞机运来；装车前挡风玻璃的封严物，也用飞机运来；烟灰缸，也用飞机运来。

伏洛兴 你们今天上街去过了吗？

报告员 我请他们把地毯和封严物在迫不得已时用降落伞投下来，就象报纸的纸型那样。已经得到同意。不过飞行员保证，到十二点钟的时候会有好天气，因此到一点钟或两点钟时轮胎就能到厂。

伏洛兴 现在厂里还有多少轮胎？

阿尔罕盖尔斯基 二千五。

^① 苏联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

伏洛兴 这只能够五百辆汽车。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们现在开始不装备用轮胎。我想可以维持到飞机到来。

伏洛兴 那好。讨论下去。亚美尼亚的地毯怎么样？

报告员 他们通知说，他们的产量不够。阿尔乔莫夫已经到那儿去了，我们随时在等着他。

伏洛兴 关于地毯情况请准备电报。嵌条呢？

报告员 象过去一样，做嵌条的带钢厂里没有，我怕……

伏洛兴 怕什么？谢米昂丘克同志？

谢米昂丘克 您指示下来以后我们召开过会议，在会上……

伏洛兴 开会和你们在会上决定什么——那是你们内部的事情。完成了些什么呢？

谢米昂丘克 今天中欧标准时间十点三十分装带钢的飞机已从阿姆斯特丹^①出发。

伏洛兴 怎么——今天？四点以前到列宁格勒，到我们这儿只能是明天。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办？把总输送带停掉吗？为什么您昨天不汇报？您个人采取了哪些措施？为什么不向兄弟单位求援？

谢米昂丘克 总的来说……

伏洛兴 总的来说，一点也不需要“总的来说”。扼要地报告一下情况，别象芭蕾舞演员那样打转转了。

谢米昂丘克 有二百五十公斤带钢，但是我们在等进口的。

伏洛兴 这二百五十公斤你们都切开了吗？

谢米昂丘克 没有。问题是……

伏洛兴（生气地）完了！你们让工厂停工了。又得装配这些配备不全的汽车？

^① 荷兰首都。

谢米昂丘克 问题是04×30的带钢已经缺货七天了，我们给总管理处发了无数电报，而这二百五十公斤是……

伏洛兴 我说，谢米昂丘克同志，您得拿主意，而别拿数字来压我们。您有没有什么新的设想和具体措施呢？

谢米昂丘克 把这二百五十公斤切开……

伏洛兴（气愤地）真是虎头蛇尾！昨天您就不能想到这些？（从自己座位上站了起来）我们的困难超越了本厂能解决的范围之外，这是一回事；由于个人不负责任和无能为力而使我们陷于荒谬可笑的地步，那是另一回事。今天是厂的节日——要出产第五十万辆汽车，可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把握，能不能装配好这第五十万辆。您是不是想叫我们要花招，把那一辆要受到庆贺的汽车（即第五十万辆）齐齐全全地装配出来，而其他的就置之不理呢？我们为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工厂而自豪，为管理体系的组织严密和功效良好而自豪，可就忘了，任何一级的不负责任就会在一秒钟时间里使这个和谐的大厦受到被炸毁的危险。当然，工人们会拯救我们的，我们将请他们去做夜班，把汽车补充完整。但是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由于谢米昂丘克同志以及他的难兄难弟的笨脑袋，而要付出我们工人的劳动热情作为代价，这难道不是犯罪吗？（在坐着工程师们的桌旁走来走去）

〔办公室里一片沉闷气氛。〕

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今天的进度表处于被破坏的威胁之下。要明白，并要得出必要的结论。（感到周围的人们心情沉重，想缓和一下局面）可是您，阿尔罕盖尔斯基同志，在笑什么？

阿尔罕盖尔斯基（不胜惊讶地）我？

伏洛兴 您是在回忆自己跟美国人谈判的事情吧？顺便问问，

结果如何？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昨天向您汇报过了。

伏洛兴 您？向我？可见我给您建议的在谈判时只喝波尔荣矿水和咖啡，不是没有道理的。

阿尔罕盖尔斯基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可昨天就在这个办公室里……我还以我素有的谦虚态度请求过您为这次谈判呈请授予我苏联英雄称号；不过，万一不行，我同意只拿奖章。

伏洛兴 您别唠叨了，您最好还是谈一谈，跟同志们传授一下经验。

阿尔罕盖尔斯基 他们漫天要高价——十五美元一公斤，而莫斯科胡乱地给我批下来的是七个美元。整整一个月我们用尽各种方法相互哄骗，直到上星期五之前才达成“十四”和“八”这两个数目。他们声称“十四”——为最后的数目，并请我们给订飞机票。我就通知莫斯科说，情况不妙。莫斯科沉默了五小时，这里得考虑到，定货数量巨大——差不多一万吨，另一方面，他们是世界垄断资本家，你向别人去买，买不到，到最后，莫斯科还是让我同意十四个美元。于是，我们又重新坐下来谈判，我口袋里就装着同意“十四”这个数目的电报，我们举起了高脚酒杯，在这个月里我教会他们喝亚美尼亚的……

伏洛兴 ……波尔荣矿水。

阿尔罕盖尔斯基 他们对亚美尼亚饮料，尤里·尼古拉也维奇，不知为什么比格鲁吉亚的更喜欢些^①。不过我个人宁可喝波尔荣。就这样，喝完之后我看了看他们那副嘴脸，摸了摸电报就对他们说：先生们，为什么就不能既不照你们的，也不照我们的来做呢？这样吧，你们——都是勇敢的小伙

^① 亚美尼亚以白兰地酒闻名，格鲁吉亚则以波尔荣地方的矿水闻名。

子，有冒险精神，是真正的美国人，让我们来扔个硬币吧：要是有字的反面——就十四美元，要是有鹰的正面——就八个美元。这个想法不知为什么使这位什那依杰尔非常喜欢。对，他说，这才有男子气概。不过，他说，请暂时休息到早上，他必须跟主人联系一下。早上他来了，笑着说：我们同意。于是我们就把这写进了议定书，取来了一枚硬币。我想，唉，不必顾虑了，豁出去了，我手里捏着电报。我们一扔。是鹰。八个美元。这个时候什那依杰尔把手伸给我，可我手里还紧捏着电报，好不容易才把这该死的电报扔掉，真心诚意地跟他握了握手。这时他又犯了自己的老毛病，亲口向我再要一杯。我们考虑了一下就决定，不必拒绝。

〔办公室里欢跃起来。

伏洛兴 关于这点，莫斯科将对您说些什么，很容易预见到，要比您将对我们讲的关于今天的进度表的情况容易预料。您打算怎么样行动啊？

阿尔罕盖尔斯基 大伙情绪很高。质量方面也不错。如果不是缺货坑人，所有的任务都能完成。

伏洛兴 你们的九十八号垫圈怎么样？

阿尔罕盖尔斯基 早上是缺货，现在情况正常。

伏洛兴 请您跟各社会团体商量一下，挑选出五个最好的人到第五十万辆上去。大会以后让他们乘坐着在全厂兜一圈，作为表扬。现在我们来听听机械装备分厂经理的意见。请吧，拉夫洛夫同志。

拉夫洛夫 我希望设备不会出问题。计划检修的进度表已经完成。产品积存可供总输送带工作三小时。我们同锻压分厂的衔接有困难。其他——都符合标准。

伏洛兴 067 轴承套怎么样？

拉夫洛夫 不知道。这不是我应了解的范围。如果您急需知道，

我可以马上打电话到有关部门，或者在会后再向您汇报。

伏洛兴 那就在会后吧。您希望设备不会出问题？好。同志们，我再说一遍：情况很复杂。很多配件我们都缺货。请你们设想一下，如果天气在一天之内不好转，飞机一架也不来，怎么办？你们采取措施吧！什么地方你们自己对付不了，就给我把电话接过来。我的话完了。

〔办公室里空了。一个工程师拿着电报走向伏洛兴。〕

工程师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请签字……

伏洛兴 请坐……（迅速地看了电报，改了改，签字）这个我不能签字。对不起，这可是讨厌的东西……你们知道这不切合实际，干吗还写呢？有什么意思呢？

工程师 为了说明事情的前因后果。等到要调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文件拿出去，从这个文件中将会看出，我们曾经反映过、警告过。

伏洛兴 毛病正在于，你们预先就已经在准备，问题将受到调查。而应当考虑的是根本不让问题发生。这个数字算什么呢？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误……我们在都灵^①的时候，人家给我们讲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故事。菲亚特汽车厂有个设计工程师，在决定某个零件的价值时，多估了五十个里拉。他们就把他叫了去，警告说要解雇他，并说：“今天您的错误对公司有利，明天您的错误就会对公司不利。我们根本不需要错误。”

〔工厂经济计划管理处工作人员阿尔乔莫夫走进办公室。默不作声地跟总厂长打了个招呼，坐到桌旁。〕

伏洛兴 （向工程师）您去吧！我请您再想一想我跟您讲的话。

^① 意大利西北部城市，菲亚特汽车厂所在地。

〔工程师下。〕

阿尔乔莫夫 再过两个钟头地毯就到厂了。

伏洛兴 那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生产能力不够吗？

阿尔乔莫夫 哪儿是什么能力问题？真叫人啼笑皆非。我们一到埃里温就上厂里去了。整个场地上都堆满了我们的地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运走啊？飞机在航空港停着，每一秒钟都象金子一样宝贵，总输送带受到停车的威胁啦。”他们说——“从场地上运不出去，门房不放。”——“哪来那么个门房？”——“瞧，就是那个背着枪的——阿郭普爷爷。”我说——“阿郭普爷爷，你为什么不肯放行啊？航空港、飞机、输送带、国家计划……”——“拿通行证来。”——“什么通行证？”——“运走国家物资，没有通行证我就要开枪。”可是通行证没有。“为什么没有通行证呢？”因为那个开通行证的十八岁的姑娘查拉·阿鲁久尼亚一个替工也没找就休假去了。“爷爷，这是我的通行证，是苏联汽车工业部部长签署的。”——“用不着部长，只要卡查良同志。”可是卡查良同志不在城里，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所有的头头都到郊外去了。飞机不能再等了，只好空机飞走。后来，总算给找到了卡查良同志，第二架飞机也来了。可是地毯怎么装运呢？得要有包装材料，预先又没考虑到要用空运的包装材料。在各食品店里都有一些装糖用的口袋。可是这些口袋得付五十卢布现款。到哪儿去弄这五十卢布的现款呢？

伏洛兴 唔，是啊……一个开通行证的姑娘，就能阻挠象我们这样的庞然大物……装糖用的口袋……事情还真是值得好好想想呢。

〔拉夫洛夫走进办公室。把文件递给伏洛兴。〕

拉夫洛夫 这是您感兴趣的材料。

伏洛兴 (看了看)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没有确定明年的五十万辆的出产量。没有金属。四十八万六千辆——就这样已经很困难了。您的意见呢?

拉夫洛夫 该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发个感谢电报。

阿尔乔莫夫 这是为什么? 降低出产量百分之一就会给我们缩减物质奖励基金百分之五。这是什么意思?

拉夫洛夫 您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不是那么容易激动地而是理智地思考问题呢? (向伏洛兴)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我们前进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在四年的时间里, 我们不仅仅建设了工厂和城市, 而且还出产了五十万辆汽车。应该回顾一下。应该抓一下后勤供应。应该详详细细地分析一下工程技术、检修设备、制造装备, 还有几百个我们在急忙前进过程中不能解决的问题。

阿尔乔莫夫 还可以写写博士论文……

拉夫洛夫 (微笑)那当然更好! 我是已经连想都不想了……不过尼日尼伏尔加斯基工厂的事故难道没有给你说明任何问题吗? 谁要是忘记过去, 那他注定还要吃二遍苦。

伏洛兴 谢谢! 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拉夫洛夫下。

阿尔乔莫夫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我们接到了有关生产日用品必需品的指令……(递交文件)

伏洛兴 就没法子推脱掉吗?

阿尔乔莫夫 怎么推?

伏洛兴 谁知道! 得了, 你们去想个什么主意吧……汽车——这也是人民必需品。

阿尔乔莫夫 可不是日用品。

伏洛兴 我说, 阿尔乔莫夫, 让我们来证明汽车就是日用品? 五

十万辆已经制造出来了，明年——同样多。加起来那就是一百万辆。我们国家整个工业出产的高压锅也没象我们出产的汽车那么多！光凭这一条我们就能推脱得掉。

阿尔乔莫夫 我推不掉。您——也是一样。

伏洛兴 说得是呀……您最好别把我往这个问题上推……我会吵架的。

阿尔乔莫夫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当然，到最后我们可能还是会想出个主意来推脱掉的，不过这得花费多少时间，伤多少精神啊！……最好还是让我们来想想生产些什么，在哪儿生产吧。

伏洛兴 您把我说服了。的确，要珍惜时间。不过生产什么——我不知道。在哪儿生产呢？在十四车间。我们在那里组织第三班。用同样那些设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忽然欢悦起来）瞧，这就叫生产的强化！（准备批示）

阿尔乔莫夫 别忙。我们组织第三班所要的人员现在属于管理机构的编制。而对管理人员的供给经费是严格限制的。过了头就得挨批，可够受的！

伏洛兴 我们就到上面去，得到授权……

阿尔乔莫夫 得不到的。按照财政部规定，只有在新的工程项目投产时才能拿到钱。

伏洛兴 那么说，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就以现有的条件生产人民必需品；要么就着手新的工程，申请经费，造房子，安置新的车床。

阿尔乔莫夫 正是这样。明文规定的嘛！

伏洛兴 我的天哪！我们这算个什么国家啊！怎么就能容忍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些人？！盗用公款的、玩忽职守的、不会当家的、没有头脑的经济学家……这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呢？什

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计算人民的戈比呢？不过，他们倒是学会了抓住戈比不放——却让卢布飞跑！

阿尔乔莫夫 问题不在于规章造成浪费来代替节约。规章是可以修订的。问题在于这些人的思想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促使他们觉悟到，实际上生活在一九七三年就不能象二十年前那样去思考问题呢？

伏洛兴（狠狠地）经济会迫使他们觉悟。不管他们要不要，会迫使的。

阿尔乔莫夫 那末我们将出产什么呢，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伏洛兴 谁知道呢！让我们装配第五十万辆汽车去吧！明天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汽车厂中心通讯站文件

“政府电报，立即投递。

莫斯科外贸部工业原料进口公司

你处工作人员没有履行答应紧急给我厂送达 0.4×34 抛光不锈钢的诺言句点 再次请求用飞机把带钢送来句点 明天汽车厂将停工句点 汽车厂伏洛兴”

“政府电报

莫斯科石油化工部

很遗憾汽车厂零件供应如今再度恶化句点 特别是地毯每日缺货全部由飞机运输句点 车门封严物和车前挡风玻璃封严物又缺货句点 被迫装配不成套汽车句点 情况很糟句点 请求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句点 汽车厂伏洛兴”

“政府电报

莫斯科交通部

因停止向伏尔加轮胎厂提供火车车皮故汽车厂将因缺乏轮胎而停工。由于天气不好飞机运输技术上难以保证。现有轮胎只供数小时之用请求采取紧急措施。汽车厂伏洛兴”

“季米特洛夫格勒汽车配件厂

由于缺少反射镜及制动装置的真空增强器天天处于停工威胁之下。请求组织超额生产。我们确实无法如此进行工作。汽车厂伏洛兴”

十点四十五分

车身装配分厂经理办公室

[阿尔罕盖尔斯基手里握着电话坐在桌旁。拉上帘子的玻璃墙，遮住了总输送带，只剩下小小的垂直缝隙，阿尔罕盖尔斯基坐在椅子上有时身体往后仰就可以从那里张望。总输送带的声响由于玻璃之隔隐约可闻地传到办公室里。

阿尔罕盖尔斯基（打电话，时而调换对象）塔尼亚，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情漫不经心呢？飞机着陆了……好极了……可就是别让他们用载重卡车装运，要派万能卡……这样可以快一个钟头……好……锻压分厂吗？请你们经理听电话。（改变声调）是卡尔各波洛夫吗？……我是伏洛兴。为什么你们破坏计划？（笑着，由于同僚听不出他的声音而感到满意）好吧，要辩解，你明天在总厂长的地毯上辩解吧，而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下配件项目……汽车走是会走的，可是，是什么样子呢？……我真想用人民法院的判决让我们全体供应单位的同志都在我的位置上坐那么个把星期。我装配的汽车上什么东西没有缺过啊！……汽车不单单是我们

制造的，而是全苏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你……不过你——干得不好。仪表盘在哪儿？……跟先前一样我要轮圈、帽盖、齿轮。糟糕的是你们当中谁也不给我提供可能条件储存那怕够用两个钟点的备件。我每天等米下锅。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鼻子出血，我们也要气气所有的供应单位，我们一定要装配好第五十万辆！

[伏洛兴走进办公室。

伏洛兴 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请给我关于质量的材料。我要在您这儿工作半小时。

[阿尔罕盖尔斯基递过文件。伏洛兴坐在办公室一角，背朝门口，一心专注于文件。

阿尔罕盖尔斯基（接电话）我们不能因为车前挡风玻璃而停着，缺少它我们也得进行……叶尔莫申柯，你的封严物怎么样？原来这样，是这样……好吧！你别伤脑筋了，我自己来考虑吧！……表怎么样？到底多少？五百还是一百五十？谁说得对，谁撒谎：你还是你的副手？……好吧！……我听着。你们这是第十次打电话来说，由于你们科的英雄式的努力在布鲁塞尔又找到了一批作嵌条用的钢带。可是请你们打一次电话来是通知说，胶带已经到厂了。我不装嵌条已经三个钟头啦。我现在要请工人夜里来上班，把它装到汽车上去。而我本来指望，你们的发霉的布鲁塞尔……明白了吗？……我说的是潜台词，你明白吗？……不，我不是不会，可是现在不用潜台词不行……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好吧，加油吧！说不定，还会发现什么的……在南极带你们什么也没丢掉吗？……好……卡拉也夫吗？你那里谁在搞橡皮？……啊……啊……明白了……菲季索夫，事情怎么样了？我们仓库里还有多少车身？……明白了……伏拉索娃，检查一下 104 支架的

情况，向我报告。要是缺货，就明确一下具体情况——是谁不对，为什么不及时汇报……可我们这儿有九百，听到吗？九百多种配件，一大半都靠外面供应，我可真是讨厌再当供应科长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干呢。

〔索波列娃向办公室里望了望。〕

索波列娃 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您叫我吗？

阿尔罕盖尔斯基 进来吧，丽玛妈妈，请坐一会。日子过得怎么样，索波列娃？

索波列娃 我夜里不来，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我的同事们也一样。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还没开口呢！

索波列娃 可您脸上都写着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真要命……我得赶快换个脸。

索波列娃 不必了，要不然女人们就不会原谅我这个罪过的。

阿尔罕盖尔斯基 你知道吗，以我为代表的男人们会不原谅你什么？

索波列娃 男人对女人倒是一切都会原谅的，不过对您这位经理任何时候我都不是很有信心的。

阿尔罕盖尔斯基 有一个伟大的作家这么说过：人不是分为聪明的和愚笨的，而是分为善于领会的和不善于领会的。喏，这就是没能领会……

索波列娃 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可我早上一进厂，我就全都领会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就这样吧：下班以后你们先去睡个够，十二点钟来，到早上五点钟我们就能解决掉。为了不让你们寂寞，我也来。

索波列娃 可是，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我是不是也该

有时间生活？我已经不是二十岁了！我知道，您一定会留我，我就跟他说了，让他夜里二点钟来，可您让我留到早上！这样的话，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我们那里一个姑娘都嫁不出去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重新约一下嘛！

索波列娃 现在我上哪儿去找他？

阿尔罕盖尔斯基 给留个便条。

索波列娃 我已经整整一个月光是用便条喂他了！我真想知道，哪一个男人能靠这样的口粮过日子？

阿尔罕盖尔斯基 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反而会……

索波列娃 时代不同啦，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现在真正的裤子^①倒是非常缺货。

阿尔罕盖尔斯基 是厂里的人吗？

索波列娃 是我们厂的。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他会谅解的。

索波列娃 对工作队，我该怎么办？

阿尔罕盖尔斯基 他们会跟着你赴汤蹈火的。你不是给他们全都提了级嘛！

索波列娃 就一个罗曼诺夫没提。是个傻瓜。我们每天都跟他一块学习，按照考签教他。真是桩吃力的事。他在生活里只有一个兴趣——为晚上准备好一瓶酒。

阿尔罕盖尔斯基 要是给他娶个老婆呢？

索波列娃 他是有一个女的，他们一起干……

阿尔罕盖尔斯基 明天你带他一块儿来。就这么说定了，丽玛妈妈？

索波列娃 对您有什么办法呢，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

^① 俗语中裤子代表男人，裙子代表女人。

您真会说服姑娘……那末这会儿我们是又得窝工，还是继续工作呢？（发现伏洛兴）啊，您好，尤里·尼古拉也维奇，请原谅，我没看见……

伏洛兴 白天好！

索波列娃（坚决地）您能不能跟我讲讲，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我们怎么能在四年之内建成这样规模庞大的工程，而正规的工作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呢？一会儿没这个，一会儿没那个……我们想要工作，可就是不给我们工作。

伏洛兴（稍沉默）我们刚刚站了起来，正要学走路。而我们周围的（与我们配套的）工厂也正在学习怎样跟上我们的步伐。

索波列娃 也许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那也得事先把这些跟大伙商量好，让大伙一道齐步走……而我们的工作队闲坐着——整整唱了一个星期的歌：因为嵌条没有了。而为什么没有嵌条呢？因为他们把带钢丢失在国外某个地方。而我们在仓库里却找到了二百五十公斤国产带钢。稍微差一点，但是还可以，可以通过。我找了谢米昂丘克，跟他这么说，那么说，让我们把这二百五十公斤切开用吧！……可他说什么？

伏洛兴 他说什么？

索波列娃 他说，你算个什么？我回答说：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可他说什么？

伏洛兴 他说什么？

索波列娃 你是个女工，走，干活去，车螺帽去。于是我，就象我们那里一个姑娘说的，象给太阳烧焦了似的走了。我不知道，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我只跟您说一句话：如果在这里坐着的是别人，那我们怎么都不加夜班……（下）

〔这时办公室里一片寂静。阿尔罕盖尔斯基望着总输送带，抓起电话。〕

阿尔罕盖尔斯基 塔尼亚,怎么回事?为什么停下来?没有顶板垫圈?仓库里有的是!是谁误了事?替我跟彼得连柯接上线。

对讲电话声 我是彼得连柯。

阿尔罕盖尔斯基 停止阿斯塔赫夫的职务,让他到我这儿来。你们采取什么措施?

对讲电话声 派卡车到仓库去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特鲁诺夫,您听见我的话吗?

对讲电话声 听见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对讲电话声 我等候您的指示。

阿尔罕盖尔斯基 您自己就没能想到吗?

对讲电话声 我等候您的指示。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要是在加格拉^①呢?

对讲电话声 可您是在厂里。

阿尔罕盖尔斯基 好吧,以后再处理吧!您破坏了进度表。现在出路只有一条——用设计速度开输送带。午饭以后开始。不过您先得沿着输送带走一趟,同人们谈一下。(关上对讲电话)

〔青年工程师阿斯塔赫夫走进办公室。〕

非常感谢您的节日礼物,阿斯塔赫夫同志。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阿斯塔赫夫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预先通知我说,垫圈只够工作一个小时了,我想提出要货,就……

阿尔罕盖尔斯基 就什么?

阿斯塔赫夫 就想出神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想什么想出神了?

^① 苏联的一个休养胜地。

〔阿斯塔赫夫沉默。〕

您想什么想出神啦，棒小子？您听着，我不跟您兜圈子。您倒是想什么想出神了呢？

阿斯塔赫夫 想个人的事情。

阿尔罕盖尔斯基 在专科学校里没跟您说明，工厂——不是幼儿园吗？

〔阿斯塔赫夫沉默。〕

（改用另一种语气）您出了什么事情吗？

阿斯塔赫夫 （长久地沉默）我……跟一个姑娘……闹翻了……就这样。

阿尔罕盖尔斯基 什么？（尽力抑制自己发火）是这样……是这样……跟一个姑娘闹翻了，就破坏了厂里的进度表。好一个青年专家，没什么可说的……要做一个男子汉——至少在工作时间的八小时内——要象个男子汉。您必须写检讨。我们要处分您，严肃地处分您不负责任。

阿斯塔赫夫 我明白。请原谅，我使您为难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您不是使我为难，您是使……

阿斯塔赫夫 我明白。

阿尔罕盖尔斯基 （看了看表）瞧，您想出神的代价，已经是二十辆没有装配好的汽车。不过，我个人对您今后有个要求：下了班再吵嘴，而上班之前一定要和好。

阿斯塔赫夫 （若有所思地）没人可以和好……我们分手了。（突然地）全市就一家电影院，这难道是我的错？进电影院就跟在莫斯科进大剧院一样难，这难道也是我的错？

阿尔罕盖尔斯基 是为了看电影？不可能……

阿斯塔赫夫 是真的。晚上能上哪儿去呢，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要知道，在这里这些事情都被认为不是主要的

……建造了这样一些房子，象莫斯科加里宁大街那样……电气炉灶，房间里都镶上木板，现代化的装潢！可是电影院——只有一家……要是不上那儿去，又怎么办？只好买一瓶酒，就那么整个晚上死盯着电视。我们整整一个星期就这么勉强地坐过去了，站起来后——感到自己都成了电视木偶了……我们可都是有精神上的需求的，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时代是这样，都是受过教育的……我个人倒是并不十分喜欢看电影，可是她没有电影就不能过日子。还不单单是这样：什么男演员、女演员……要是您想知道，她还是总输送带上唯一单独订阅《电影艺术》杂志的人。大伙都订《苏联电影》，唯独她订《电影艺术》，可是票子我整整一个月都买不到……您别以为，我是在为自己辩解，我只不过……

阿尔罕盖尔斯基 不管怎样，今后，阿斯塔赫夫，我个人还是劝您：要是姑娘想看电影——那您就是鼻子出血，就是粉身碎骨，就是带着铺盖卷躺在售票处门口睡上个把星期，也得把票子弄到手。这一切就称之为男子汉。去吧！

〔阿斯塔赫夫下。电话铃响。〕

是我……好。这个问题您别去研究了，我晚上自己会考虑的。把十一个小时的全部缺货清单交给我，我自己来检查所有的项目……不，我不能指望您（换另一个电话）塔尼亚，怎么样？运垫圈的卡车在哪儿啊？进度表完了！（扔下电话）尤里·尼古拉也维奇，对不起，我要撇下您了，我想亲自去了解一下，他们在那儿磨什么洋工……

伏洛兴（平静地）不必了。已经下了命令。现在您就给他们时间去完成吧！

阿尔罕盖尔斯基（气冲冲地）天晓得他们在那里会搞些什么名

堂！（从桌子旁走了出来）

伏洛兴（平静地）国家计划委员会没有批准明年出产五十万辆的计划；没有钢材。四十八万六千辆已经很困难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不妙啊！对工厂来说很不妙。

伏洛兴 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满足于这个数字，不要充好汉。

阿尔罕盖尔斯基 为了让后勤供应跟上来？

伏洛兴 正是这样。我们前进的速度是空前的。检修器材，制作装备，还有几千个问题是我们在这样的前进情况下不能解决的。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们将会把工厂断送掉。如果我们老是不去拿堡垒，光是大搞操练，那周围的人都不再会干活了。只有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前进！

伏洛兴 可是用什么代价呢？

阿尔罕盖尔斯基 游泳只有在水里才能学会。坐在岸上，只能写写《如何学游泳》这样的学位论文。要是明天我们不能比今天工作得更多更好……我不明白。设备已经有了，如果有动力，我们能学会工作。

伏洛兴 哪儿去弄钢材？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们去黑色冶金工业部，请他们提前让一台轧钢机开工，或者去购买进口钢材。

伏洛兴 两者都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洞计划。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我就知道了……那末……那末……（看了看总输送带，抓起电话）塔尼亚，喂，怎么样啦？已经十二分钟了，二十四辆汽车拖下来了……（放下电话）

伏洛兴 能补得上吗？

阿尔罕盖尔斯基 尽力而为，不过……（又拿起电话）塔尼亚，那儿怎么样？……明白了……（放下电话）

〔看伏洛兴听阿尔罕盖尔斯基的一些电话谈话时的样子，我们就该理解到他是多么激动，发生的一切使他深为触动。〕

伏洛兴 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您在厂里呆多久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差不多三年。

伏洛兴 您可知道，我真羡慕您……在某些方面我甚至在向您学习。您有善于和人们相处的惊人的本领，我知道，您了解他们所操心的事情，您跟他们分享快乐和忧愁，熟悉他们的个人私事……有人对我说过，在十一月份您没有一个晚上空闲过：或是去参加婚礼，或是去祝贺生日……

阿尔罕盖尔斯基 这是个艰巨的工作，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您要是知道就好啦！工厂曾经象个疗养院……

伏洛兴 您多么轻而易举地通过个别的疏忽大意的事件，来发现重大的国家问题……该怎么说更确切呢？您的民主作风给您打开了工人的心……他们简直是爱戴您。这是很好的。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感到要挨批评了，可是为了什么——我猜不着，因此我还是毫无戒备地迎上去……（重新拿起电话）

伏洛兴 （平静地）卡车这会儿刚刚能到仓库，给他们五分钟，让他们好装卸，再给那么五分钟，就可以回来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扔下电话。〕

不久前，我在一个美国人的书里读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解：“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二十世纪是企业管理革命”。接着他建议把管理理解为合理使用生产资料，使之达到需要的目的。这是值得考虑的。如果把企业管理理解成为作出决定的过程，那末最重要的阶段，大概是——详细规划企业的机构、分配权力和责任。

阿尔罕盖尔斯基 大概是的。

伏洛兴 如果这样来理解，那末我们的工厂是什么呢？就是一连串的能作出决议的各个级别。就是许多专职部门的总和，这些部门的相互关系都有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要强调一下——各负各的责任。您没有加入这个体系，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

阿尔罕盖尔斯基 我听着您，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伏洛兴 当前领导的最严重最长期的毛病——就是竭力要搞无限制的集中，经常地试图防止下面的工作人员犯错误，强烈地希望亲自插手一切事务。当然，某些错误他是能够事先防止，但是代价太大了。他夺取了自己的时间，因而不能去研究与他的级别相应的重要的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多么好啊：要是一切都抓在自己手里，可是实际上——一切都从手指缝里漏光，漏光了……让我们一起想一想，使您，领导着两万人的分厂经理，变成一个庸庸碌碌的供销部门领导，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您看一看拉夫洛夫：没有人为总输送带上缺少配件而打电话给他，他那里这些事有副经理在。今天早上，我情绪不好，在业务会议上给他提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他就回答得很适当：这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阿尔罕盖尔斯基 但是140支架和067垫圈的缺货问题也没列入总厂长的职责范围。我们大家，尤里·尼古拉也维奇，从下到上都是十分相象的。

伏洛兴 我接受批评，但不完全。对我来说，这是出于形势所迫的个别情况，对您来说——则是工作体系的问题。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更不愉快，更不可容忍……它更为使我激动。您多大岁数啦？

阿尔罕盖尔斯基 四十。

伏洛兴 那更加叫人不能容忍了。一切您都该明白。由于领导害怕并拒绝将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下放，他什么都要亲自去做，什么都抓在自己的手里，这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会不会出现人不应生存其中的无法忍受的阴暗气候呢？让我们一块儿好好地思考一下吧……难道在您手下工作的人还有进行创造、主动倡议、独立思考的余地吗？他们都停止思考了，因为您剥夺了他们这种人类的美好特权……今天这些墙壁已经多少次听到：“行了，您别考虑了，我会想出办法来的，我晚上想一想，我会动脑筋的。”结果怎么样？特鲁诺夫回答得很巧妙：“我等待您的指示。”或者您的谢米昂丘克的回答也同样很出色：“是女工吗？那就走，干活去，车螺帽去。”特鲁诺夫和谢米昂丘克又是谁的镜子呢？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最可怕的就是——人们变成了命令的奉行者，变成了卒子。小卒子。您以为跟小卒在一起方便吗？（激动地在房间里踱着）于是我就想到这种领导的民主作风的代价，他的善于与人相处的本领……这样的民主派，请您告诉我，跟一个只把人当做机器附件的技术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至少，象人们常说的那样，差不离儿。请您正确理解我的意思。如果我认为您的工作体系——是您的信念的有意识的体现，如果我有一秒钟是这样认为的话……

阿尔罕盖尔斯基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伏洛兴 那末我们就根本不会在一起工作了。我只不过给您指出某些您自己也许没有想到过的前景。请考虑一下。您必须把自己置身于自动再生产和自动调节的企业管理体系之中——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责任心。体系——象是一个人。人的能动性越强，他作出的成绩就越大。我的话

完了。

〔办公室又重新充满了总输送带轰隆隆的声响。伏洛兴和阿尔罕盖尔斯基同时看钟。〕

阿尔罕盖尔斯基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我不想马上回答您，我得想一想。

〔克拉西可夫向办公室里张望了一下。〕

克拉西可夫 对不起，尤里·尼古拉也维奇，今天是您的接待个人问题来访日。我在二个月以前就登记了。可是现在名单里没有我，给划掉了。事情是迫不及待地重要。您接待我吗？

对讲电话声 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验收处发生紧急事故。汽车没有挡风玻璃，司机拒绝开到补装车间。

阿尔罕盖尔斯基 为什么？

对讲电话声 到车间有四百公尺露天过道，外面是零下二十六度，有风。我们这儿已经堆积了很多汽车。怎么办？

阿尔罕盖尔斯基 怎么办？

克拉西可夫（脱口而出）很简单：让他们倒着开。后面不是有玻璃的吗？

伏洛兴（哈哈大笑）我同意！一定采纳！（下）

阿尔罕盖尔斯基 让他们倒着开。就说——是克拉西可夫建议的。

广播声 总输送带上现在开始午餐休息时间。请总厂长马上走到任何一个电话机旁去，莫斯科要他接电话。

汽车厂中心通讯站文件

“政府电报

莫斯科安装和专门建筑工程部

一千二百个座位的电影院的建筑工程因缺少金属结构和吊车而实际上陷于停滞句点 负责水泥浇灌的建筑人员最近即将结束自己的工作并将被迫撤离工地句点 再次请求紧急援助句点 汽车厂伏洛兴”

“政府电报

莫斯科苏联文化部

形形色色低水平剧团的第三流演员们的巡回演出激起汽车厂工人和建筑人员理所当然的愤慨句点 创造物质—技术基础的人们不能容忍如此菲薄的文化食粮句点 请采取措施和给予帮助句点 汽车厂伏洛兴”

第 二 部 分

十点五十五分 在总输送带车间。

[总输送带旁。午餐休息时间。午餐已经结束。工人们从食堂纷纷回来。丽玛·索波列娃工作队的工段。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多钟头，每人都就地休息着：有人在阅读，有人在看杂志，有人在打乒乓球。工作队正在给巴夫里克·罗曼诺夫进行提级测验前的补习。罗曼诺夫，一个文静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块杏仁酪，眼望着房顶的钢骨架寻思回答丽玛·索波列娃给他提出的问题。

索波列娃 就这样。你来到了提级技术评定委员会……第二次了。而且没喝过酒。

罗曼诺夫 （微笑）行。

索波列娃 你的头得这样(示范),要让大伙儿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个从体面的工作队里出来的有修养的人。

罗曼诺夫 行。

索波列娃 他们会给你一张考签,比如是这张,并给你宣读(读)。「给触电者作急救」。你可别象上次那样马上跟他们胡说一通,而是眼睛朝高处一望,好象是在想……

罗曼诺夫 (微笑)行。

索波列娃 在这时候你自己得回忆一下,我怎么教你的,你从书本上怎么学的。

罗曼诺夫 (微笑)行。

索波列娃 那末,你说说看,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罗曼诺夫 (给姑娘们使了个眼色)必须把触电者立即埋在地里。

索波列娃 什么?

罗曼诺夫 埋在地里。

索波列娃 埋多深?

罗曼诺夫 准确的我讲不出来,丽玛妈妈,不过我以为越深越好。

索波列娃 好。你说这对触电的人有什么好处?

罗曼诺夫 (一本正经地)这很简单。因为我们给设备接地线,也就是将不需要的电流通往地下。这里也是同样道理。就在埋的时候人体上的电荷就往地下散发,人就轻松得多……
〔姑娘们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索波列娃 (生气地)走过来一点儿——我要揍你!

(罗曼诺夫有防备地往后移了一下。)

索波列娃 (气冲冲地在台上踱着)娘儿们,拿这个不长进的怎么办?他还是通不过考试的,毫无疑问。

罗曼诺夫（微笑）可能的。

索波列娃 你给整个小组丢脸！我们不是请求过你在睡觉之前看看书，想它一想……

普鲁斯库琳娜 一本书在他的眼睛里就象有两本在晃动^①……

索波列娃（严厉地）又把时间泡在酒瓶里啦？

普鲁斯库琳娜 他现在把伏特加换个名称叫“钦扎诺”^②。

罗曼诺夫（笑）娘儿们，我亲爱的娘儿们，要是没有我，你们恐怕还得捏造出一个我来呢。那时丽玛妈妈就可以走上讲台说：“从沼泽里把这头河马，罗曼诺夫拖出来，这可是个艰巨的工作啊！而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本来他喝半公升，现在只喝四分之一了，而且还学会了什么接地线之类。”噯哟！
〔工作队长给罗曼诺夫一记耳光，大家都笑了起来。〕

普鲁斯库琳娜 真有意思，我们今天还工作吗？

索波列娃 正在把带钢开成嵌条，我已经知道了。午饭以后将正常进行……

罗曼诺夫 我看着你们，娘儿们，我就觉得奇怪：你们忙什么？你们的需要比谁都更多吗？坐着——就坐着呗，养老金总会有的……让他们头疼去，关我们什么事呢？

索波列娃 喂，罗曼诺夫，要是在你脑子里的两条皱纹上再加上一条^③——那你就成了无价之宝了。

罗曼诺夫 就这两条我已经无法对付了，哪儿还用得着第三条……凭这两条皱纹我怎么也没法理解你们。比方说，这个有点神经病的姑娘清早四点钟起来，赶了十公里路到花房里——取鲜花，为了庆祝第五十万辆。谁求你来着？谁派

① 指醉眼模糊。

② 意大利的一种廉价酒的牌子。

③ 大脑里应有无数条皱纹，这里指脑子简单。

你去了？你自己。可对我来说都一样——第五十万辆也罢，第四十九万九千辆也罢。主要的是——好好熟悉自己的业务。做完一个月的定额，请允许我签名领工资。可是你，丽玛妈妈，整天在厂里转来转去象个推土机。为了什么？

索波列娃（挥了挥手）难道这算个男人吗？

普鲁斯库琳娜 顺便说说，现在有些学者总结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男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意义。作为为家庭挣钱谋生的人也是这样。在《电影艺术》杂志上有一位评论家写得很吸引人。

罗曼诺夫 那你就等着看下一期吧，——说不定，会来个反驳。他们那儿经常是这样。

〔共青团书记和卢萨可夫上。〕

共青团书记 姑娘们，快点吧……我们来开个会。就一会儿功夫。要不然下了班还得留下。大家都到齐了吗？

卢萨可夫 都到了。

〔共青团员们摆出凳子，大家坐下。〕

共青团书记 小伙子们，你们干吗都躲在背后？位子有的是……普鲁斯库琳娜，不要做个人的事情，过一会儿再看杂志。我们开始（向一个沉默寡言的姑娘）阿莫索娃，你来记录，我做主席。

赛列日涅娃 暴风雨般的掌声转为欢呼声。大家都在笑。

共青团书记 赛列日涅娃，别打岔。严肃的事情。索波列娃，虽然你已经退团了，不管怎样你还是我们的人。坐吧。（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头）我给你们读一读。“45—2车间的共青团组织启，共青团员卢萨可夫·瓦西里·波尔菲里也维奇寄”。这就是说，他写的。（读）“请求给我开个加入苏联共

产党的介绍信。我发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炽热的心献给老前辈的事业，决不辜负自己的共青团。瓦西里·卢萨可夫。”

〔大家惊讶、沉默。〕

索波列娃 瓦西^①，你这是干吗？为了什么？

赛列日涅娃 为了升官发财加上厚颜无耻。

普鲁斯库琳娜 当然，很奇怪。但正如人们在电影里说的，这是生活。

阿莫索娃 既然他要，就给吧！

罗曼诺夫（微笑）行。

索波列娃 喂，你倒是老实说呀——要什么把戏？你要是不老实——你可是知道我的手的厉害的！

共青团书记 丽玛妈妈，你不是在生产上，而是在会议上。要讲民主，不能动手打人。不要压制主动精神。这是正常的事情：扩大队伍。把我们队伍中优秀分子送到党的队伍里去。请你发表具体意见，不许动手。而且虽然你是我们的人，不管怎么你不是组织成员，因此这桩事——与你无关。让群众说话吧！

索波列娃 那我是你的什么？不是群众吗？你也给我坐开一点儿，免得我伤你。（向工作队）大伙儿都不吭声。来吧，瓦夏，你讲吧！用不着克制，但得讲真话。

卢萨可夫（不知所措）讲什么？我有这么个愿望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炽热的心……同时……我有这个权利。

索波列娃 别拐弯抹角，干脆回答：你入党是为了什么？

卢萨可夫 为了什么？所谓青年时代将结束，我要继续前进。我有这个权利。符合党章规定。

^① 瓦西里的小称。

索波列娃 那你说句良心话：到底为了什么？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突然这样迫不及待呢？

卢萨可夫 你这说的才叫奇怪呢。不能这样谈论这种事……

普鲁斯库琳娜 丽玛妈妈，你不对。谁爱怎么就怎么，各有所好。你看电影《晴朗的天空》里……

索波列娃 去你的电影……（向卢萨可夫）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你讲吧：为了什么？

赛列日涅娃 难道不明确吗？上一级台阶——一跳，再上另一级台阶——再一跳，一跳一跳又一跳——瞧，就在最高平台上出现了。

共青团书记 赛列日涅娃，你的思想意识真需要好好提高。难道人家入党都是为了一跳又一跳吗？

赛列日涅娃 我没有讲人家，我是讲个别的人。

索波列娃 你要是不老实讲为了什么，那谁也不举手。

罗曼诺夫 瓦夏，要知道那里对这件事是要禁止的啊^①！那里对这件事是很严格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

索波列娃 住嘴。我们听你的，瓦夏。

卢萨可夫 有什么可说的呢？喏，就是这样……我工作得不错，相片也挂出来了，我第一个达到了设计能力。我经常帮助阿莫索娃。请把这记录下来。

赛列日涅娃 他想起了阿莫索娃……当人们在做好事时想的是自己，这种人该打死。要是给我机关枪。

卢萨可夫 要是准许你用武器，人就一个也不剩了……，就是说……我在工业学院三年级学习，还常去马列主义大学听课。我是共青团检查委员会成员。进行过宣传鼓动。又是体育委员……

^① 从上下文推测，“那里”是指“党里”，“这件事”是指喝酒。

共青团书记 姑娘们，别再找岔子了。他可是个道道地地的先进人物。是有权申请的。

索波列娃 那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先进人物！又是生产能力，又是学习，又是检查委员会，可这些都不是理由！

赛列日涅娃 大叔，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讲句真话？要不我们就要用扫帚打你的屁股和其他的地方。

罗曼诺夫 其他什么地方？说得具体一点。

赛列日涅娃 我不能具体，因为反正会在记录上划掉的。

卢萨可夫 你们干吗要盯住我不放？我把一切都写了，你们可以根据事实发言！我要上进！这没什么可害臊的！我没有犯过错误。我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自从我懂事以来，我一直在为这件大事作准备。你们要干扰，我就要控诉！

索波列娃 坐远一点——别让我揍你。

共青团书记 同志们，这简直无聊。先进分子要入党，可我们刁难他。人家没法理解我们。丽玛妈妈，那末，你有那些理由呢？

索波列娃 我内心感觉到的。

普鲁斯库琳娜 姑娘们，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人家个人生活？归根结底，这是每个人良心内部的事情。他要这么生活。让党委去考虑该接受谁入党吧！

索波列娃 呸！看见了吧？！一有什么事，我们就往党委跑：什么住宅呀，幼儿园呀，食堂呀，男人跑了呀……这一切都很正常，一切我们都习惯了……可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关心他们呢？也好别让那漂在表面上的东西混到党里去！

卢萨可夫 喂，索波列娃，你用词可得小心点！要是你想知道，我告诉你，党委还准备提名我做第五万辆车上的光荣乘员呢。

共青团书记 别忙,丽玛妈妈,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内心感觉——这不是理由。

赛列日涅娃 我有理由。

阿莫索娃 塔尼亚,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求求你!既然他要这样,就让他去,让他去吧!我不愿意由于我……我不愿意!(奔下)

赛列日涅娃 (愤恨地)你不是男人,你——是个坏蛋!你曾经跟一个姑娘玩,当时是喜欢不尽——这个温柔顺从的姑娘,什么都允许你,可是后来,出了事了,你逼她进了医院。于是你就跟她一刀两断,一次也不去看她,也不送点桔子、巧克力,可她对着我哭得象泪人似的,你的全部底细我都知道。你不是该不该入党……而是该用扫帚把你从工厂里赶出去!

卢萨可夫 这是为什么?

赛列日涅娃 这是因为,好的汽车应该让好的人来制造,而你过去是那样,现在还是这个样。

索波列娃 走开,卢萨可夫,你是知道我的。

共青团书记 是啊,多么令人吃惊啊……不过还是得表决一下。谁赞成?(稍停)很清楚。会议就此结束。而你,卢萨可夫,还必须加强自我改造……

卢萨可夫 (恨恨地)没什么。给我时间,我还要改造你们大家……

[灯光打在日盖季的脸上。]

日盖季 日盖季·绍达·涅斯托洛维奇寄汽车厂党委,我出生在一九三三年,职业是热处理工具制造五级工。我申请接受我作为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我誓将自己的全部力量投入无阶级社会的建设事业,特别是要为正义而斗争。现在我代表个人补充几句话。我很清楚,大家都会疑惑地看着

我：都四十岁了——干吗还想入党，还能得到什么？他过去都呆在哪儿？让我给你们真诚地解释。我的父亲日盖季·涅斯托·巴甫洛维奇，是一个营指挥官，在战争的第二天就在国境线上的伏尔科维斯克市阵亡了。母亲维莲可·米哈伊洛夫娜被炸弹炸死了。我开始独自一人过日子。我想提一提，不少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直在帮助我，虽然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某些邻居可能去向法西斯匪徒告密。后来我遇到了红军战士，他们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认识我，还记得我在军队的运动会上表演列兹金卡舞的情况。他们拯救了我，这是非常正义的，对我来说是非常愉快的，这些事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我还要提一下，当我来这里建设我们汽车厂的时候，我在这里遇见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这使我感到很愉快，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得很公平合理。当我们在总输送带上装配了第一批六部汽车的那个夜晚，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当时我们争论了多久，要给漆上什么颜色。我是多么高兴，当我们的总工程师说：“别七嘴八舌的了，我看，四部——红的，两部蓝的，俄罗斯国旗的颜色。大家都同意了，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不久前我回到了故乡，到了梯比里斯，在这里跟家庭一起度假。我坦率地说，我在俄罗斯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的人见我是格鲁吉亚人，就怀疑地看着我，看我在贩卖什么，做什么投机生意——菊花、桔子，或者还是别的什么。我想提一下，这个事实是很不公平的，可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又不能对着所有的人的耳朵喊，说我们那里除了卖菊花的还有绍达·鲁斯塔维里。不过现在，当我回到了梯比里斯，看到了一切，我就非常喜欢，因为很多事情都是公平合理的，于是我就自问，日盖季，你为什么站在一边夸夸其谈

呢?正如我们车间领导时常说的那样,按种族他是俄罗斯人,他说,你爱正义——爱,就别怕担风险。我请求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别的动机——我个人什么也不需要。我有住宅,说明一下——四个房间的住宅,汽车,孩子们在上学,工资很高。可是我有这么个愿望。日盖季·绍达·涅斯托洛维奇。

广播声 请注意!午餐休息完毕!现在总输送带开车啦。

十六点三十分 机械装备分厂经理办公室

[办公桌旁坐着埋在报表堆里的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拉夫洛夫。玻璃墙,拉上了帘子,挡住了总输送带。一切都跟阿尔罕盖尔斯基的办公室一样,只有挂在墙上的图纸稍多一些。

对讲电话声 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我们运转正常。

拉夫洛夫 很好。我们的配件储备怎么样?只要准确数字。

对讲电话声 可供总输送带工作三小时七分三十秒。

拉夫洛夫 很好。阿尔罕盖尔斯基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对讲电话声 已经不缺货了,汽车配备齐全。

拉夫洛夫 很好。第五十万辆已经上总输送带了吗?

对讲电话声 还没有。不过快上了。马达给按个普通的还是搞个好些的?

拉夫洛夫 普通的,只要普通的!我们就这么讲定。所有汽车的质量都应该一个样——高质量。对我们来说,是谁来开车——是赫尔辛基的芬兰人,还是明斯克的白俄罗斯人,那都没有什么意义。

对讲电话声 这话您不该对我说,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您找错了对象。

拉夫洛夫 找对了。我最讨厌任何方式的做作。您明白我吗?

对讲电话声 明白。工程技术人员会议是照例召开呢，还是由于庆祝第五十万辆……

拉夫洛夫 这跟五十万辆有什么关系？今天是星期五，一切照常：十六点四十五分请通知全体到会议厅集合，我还请求您——小事情别来麻烦我。

对讲电话声 知道了。

〔柯席尔上，三十岁左右，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往办公室里张望了一下。〕

拉夫洛夫 请进来吧，柯席尔同志！请原谅我！不过我只能给您三分钟。请坐。

〔柯席尔走近桌子，坐下，拘泥地。〕

柯席尔 我是来谈住房问题，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

拉夫洛夫 这不该找我。

柯席尔 不，该找您。本来他们对我说，就在这所现在开始住人的房子里给我一套住宅。后来他们又说，您为某某人收回了三套住宅，这一来我又没有了。

拉夫洛夫 这我一点也不知道。三套住宅我确实拿了。可您是知道的，我的经理基金可以支配五套住宅，而我只要了三套。您只好再等一等了，柯席尔同志。

柯席尔 我不能再等了。是不是让别人稍微再等一等呢？当时工厂邀请我来的时候，答应我在一年时间里……

拉夫洛夫 那是不加考虑瞎答应。

柯席尔 这样回答比什么都方便。不过，是否请您设身处地为我想想！我妈妈住在里沃夫，她老人家七十多岁了，孤单单的一个人……

拉夫洛夫 柯席尔同志，我这里有二万二千个工人——您明白吗？——二万二！每个人都有他的充分理由。要是我都来

听这些,那我就没时间干自己的工作。

柯席尔 没有房子我也很难去干自己的工作。

拉夫洛夫 可还是得有个秩序,让社会团体来调配住房。

柯席尔 现在一切都在于您。

拉夫洛夫 柯席尔同志,恐怕我没有更多要说的了,该说的都说了。

柯席尔 那末,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到锻压分厂去工作。

拉夫洛夫 我们不强留任何人。不过您要想想是否合算,柯席尔同志。现在您在我们这儿是排在第一个,而到那儿您就是最后一个。值得吗?

柯席尔 根据您的合理想法,可能不值得,可是根据我的……

拉夫洛夫 我不再强留您了,再见!

柯席尔 报告交给谁?

拉夫洛夫 按照一般程序。

[柯席尔下。拉夫洛夫微笑地走到台前。

拉夫洛夫 同志们,再过数小时输送带上将出产第五十万辆。这是个节日。是某种总结。我们大家制造的是马达——汽车的“心脏”——和整个驾驶部分。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们就是这个厂的基础。我们工作得很好。我们开动了四条自动化作业线。我们建立了有效的管理机构。我可以事先告诉你们,今晚在大会上你们将会听到许多针对我们生产部门的令人愉快的发言。不过这是在晚上。而现在要说一些使人不愉快的事。不,这话也不完全准确。简单地说,我们要利用节日来研究一下,哪儿不好。正是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集体当中。在这里参加工作的每个人都知道,对我们的国家来说,“HTP”三个字母是意味着什么——科学技术革

命。我们向这些字母祈求，我们顶礼膜拜，而且叩头叩得头破血流（这是对您说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别太热心了。）但是，很遗憾，我们的信念没有成为所有的人的信念，没有成为生活和行动的促进因素。我从一个小小的例子说起。我请求过联系工作改用电话。大家也同意了。我就跟自己的秘书说：请普列沙可夫马上给我打个电话来。过了四分三十三秒——我是看着表的——在门口出现了敬爱的阿历克赛·格奥尔基也维奇：“您叫我吗？”——“不，没有叫您，我是请您来个电话。”白费了宝贵的时间。今后，谁不执行我的指示，我就要处分了。你们中间有不少人过去都在设计院和设计部门工作过。我很幸福，维塔里·谢米昂诺维奇，因为你们大家都忘记了那里的生活节奏。我自己也在科学研究所工作过，他们差一点没把我解除职务。给我布置了课题。我一星期就给做好了。他们皱了皱眉头，但是又给我布置了。我三天又做完了。他们就不再布置了。我跑了去发牢骚。他们对我说：“您怎么不害臊——您这是在制造矛盾……这种工作该做上一年，否则，象您这样，那就是既不让人家也不让自己过日子了。”我们，叶卡杰琳娜·谢米昂诺夫娜，是应该珍惜我们在这里得到的能正常地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幸福。还有，我请大家理解，没有从下到上的钢铁般的集体组织，没有工人阶级的明确性和准确性，我们就不可能存在。少激动一些，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多做些工作！在工作地点不要再对诗歌创作进行外行的争论了。把这些争论留给文学家吧。在这里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输送带上的劳动。给我一个熟悉自己业务的，能准确迅速地执行我的指示的工人，我们就能把世界翻个身。在我们的生产上，尊敬的列夫·米哈伊洛维奇，不是爱怎

么干就可以怎么干的,他的行动是受工艺学支配的。工——艺——学! 工艺学——是我们的上帝! 因此要最大限度地重视工艺学,要最大限度地重视在我们的工艺道路上可能遇到的一切暗礁和浅滩。预防我们技术上一切可能发生的毛病。要预防。要开动脑筋,维克多·谢尔盖也维奇,要向前看,要在思想上预先看到我们的设备的最重要部分里面去: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会发生故障。我们的价值正是以这个来决定的。再说,克谢尼亚·伊万诺夫娜,没有客观的准确的情况报道是不能工作的。但是单纯的报道我们不需要。您必须报道偏差,也就是说,必须报道不利于计划的最坏的结果——那末问题就能发现出来了,还要报道最好的结果——那末就会发现新的潜力。很可笑啊,格里高里·伊里奇,怎么我们各科室出来的任何证明都带有本位主义的色彩。对这种粉饰渲染的现象我将要严厉惩处。我对你们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熟悉业务和合理思考。对待不合理现象,你们就该把它看作象自己的灾难、不幸和自己孩子的疾病那样除之为快。为什么呢,马尔克·列伏维奇? 因为向科技革命这几个字眼做祷告是不够的,要按照这几个字的规律去生活! 对我来说,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最严重的罪行不是计算错误,也不是完不成生产进度表,而是放过了一个可能性。一个人,伏拉基米尔·格里高里也维奇,如果他不惜代价要回避冒险,那他也就回避了成功,再说,你们每一位都领导着几百个人。要懂得,人都应该上进。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当然,那个呆着的人,他的经验也在成长,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工作的兴趣、他的活力和热情都会急剧下降。因此你们要敢于解雇这些人,送他们去享受养老金。同时,这样的人在我们生产中所居的

职位越高,就越好。去了一个他,可以使你们马上提拔和奖励五、六个人。当然罗,同志们,工作应该干得愉快些!

对讲电话声 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紧急事故!制造后轴的“曼罗牌”自动化作业线停下来了。

〔工程师上,走向拉夫洛夫。〕

拉夫洛夫 怎么回事?

对讲电话声 暂时还不知道,这就去了解。

拉夫洛夫 动用备用品吧!

对讲电话声 备用品只够用三个钟头,那以后就……

拉夫洛夫 讲下去,别害怕!

对讲电话声 我想说的,您自己也知道……要是我们三个钟头不开动作业线,总输送带就得停了。稍等一下,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是导轨的齿轮轧碎了几个牙齿。

拉夫洛夫 这种齿轮我们仓库里有吗?

工程师 没有。它们从来没有损坏过,所以我们没有要求过进口。(对着对讲电话)得做一个新的齿轮!

对讲电话声 要三天,至少三天。

拉夫洛夫 他说得对。您在建议什么?您知道,现在问题在哪里吗?再过三小时工厂就要停工了!这由于谁?由于我们!

工程师 应该跟调整工商量一下。

拉夫洛夫 跟谁?

工程师 只有一个人……他的一双手简直比金子还宝贵,是电子控制式的……

拉夫洛夫 (不耐烦地)姓什么?

工程师 柯席尔·米哈伊尔·塔拉索维奇。

拉夫洛夫 (开对讲电话)请广播一下让调整工柯席尔·米哈伊尔·塔拉索维奇马上到我这里来。他还没来得及离开工

厂。把我的电话接到总厂长哪里。(向台下)稍等一下，同志们，我们马上继续开会……

广播声 请注意！调整工柯席尔·米哈伊尔·塔拉索维奇，请你马上到机械装备分厂经理办公室去。

〔灯光打在人事处职员身上。〕

人事处职员 人事处通报：今天录用八十四人，离职二十八人。离职者社会测验结果。问：“请讲一讲离职的真正原因。”答：“不满意劳动条件，工作单调。”——三人。“工资低。”——六人。“缺少有意义的休息条件和文化享受，日常供应差。”——四人。“工长、车间主任、工段长或者上级领导太粗暴。”——十二人。“居住条件差。”——二人。“家庭情况。”——一人。问：“如果建议任您选择调换另一个车间、科室，或工段，您愿留厂吗？”答：“是的”——十八人。“不留”——八人。“无所谓”——二人。

十七点 总厂长接待个人来访。

〔总厂长办公室。伏洛兴在听对讲电话。〕

伏洛兴 拉夫洛夫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对讲电话声 没有变化。

伏洛兴 谁在修作业线？

对讲电话声 调整工柯席尔和总设计师室的列夫·阿历克山大洛维奇·马尔金。

伏洛兴 他们保证了什么啦？

对讲电话声 什么也没有保证。

伏洛兴 什么时候要停总输送带？

对讲电话声 备用品还可用二小时十七分。

伏洛兴 拉夫洛夫在那儿？

对讲电话声 在车间。要找他吗？

伏洛兴 不用了。我这里开始接待个人来访。请您每隔十五分钟跟我联系一下。

对讲电话声 知道了，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阿尔乔莫夫走进办公室。〕

阿尔乔莫夫 党委对您要争取五十万辆产量计划的想法几乎一致支持。

伏洛兴 好。

阿尔乔莫夫 只是钢材到哪里去找呢？国家计划委员会那儿又不只是我们一家在请求。去黑色冶金工业部——这个想法肯定要落空。进口——也一样……

伏洛兴 让那些该考虑这个问题的人去伤脑筋吧。您读过了中央委员会关于订出紧张的响应计划的号召书^①？

阿尔乔莫夫 读过了。怎么？

伏洛兴 那我们就在社会主义义务保证书中这样写上：在四十八万六千辆计划之外增产一万四千辆汽车。对这件事会有什么反应，也不难猜到……您笑什么？

阿尔乔莫夫 我想象得出契斯诺可夫那时会怎样……他只好去给我们找钢材。

伏洛兴 是的。我想起来了，明年要出“五十万”这个数目，他早在我们厂开始建造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

阿尔乔莫夫 英明。我跟群众讲去。（下）

〔伏洛兴按一下跟秘书通话的电钮。〕

对讲电话声 我听着呢，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① “响应计划”是指基层单位的群众根据国家已下达的计划订出的本单位的具体计划，往往指标更高些。

伏洛兴 专机什么时候着陆？

对讲电话声 再过一个半小时。州委书记们已经去飞机场了。

您没多少时间也得去了。

伏洛兴 登记来访的有多少人？

对讲电话声 名单很长。

伏洛兴 要请同志们原谅。我只能接待三个人。请吧！

对讲电话声 波列亚诺娃·娜佳，在总输送带上工作过，由于健康状况调她到统计科去了。

〔一个瘦小的姑娘娜佳·波列亚诺娃走进办公室。〕

娜佳 您好，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伏洛兴 您好，请坐吧！

〔姑娘在桌旁坐下，突然大哭起来，抽搐地、大声地、绝望地。〕

伏洛兴 我说，娜佳……您这是怎么啦，怎么啦……我们这就把一切都谈一谈……请您平静一下……喝点水，请吧……（从桌旁走出来，坐在姑娘旁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娜佳？您要尽量控制自己……

娜佳（边哭边说）把我……从总输送带上……根据健康……（大哭起来）

伏洛兴 这我知道。可又怎么办呢？

娜佳（边哭边说）那会儿我在总……我们工作队……午餐的时候大伙儿在一起……坐在一起……吃在一起……一起凑钱……去买馅儿饼……而在这里……一到吃午饭……每人拿出一只小包……就……就……就……

伏洛兴 我说，娜佳……

娜佳 可是在总输送带上……我们全队……让我来记账……我们买了饭票大家就都在一张桌上……一个人给大家倒着……说说笑笑……在这里……大家都拿着玻璃纸袋……谁

也不理谁,就……就……就……

伏洛兴 可您到底要想说什么?

娜佳 (忍住哭)我是说……我们全队总是在一起……坐在一起……吃在一起……可这里大家都带着包包……就……就……就……

伏洛兴 您听着,娜佳,我一点也没有听懂。您要想说什么?是不是让我取消玻璃纸袋袋。

娜佳 我要调回去!

伏洛兴 可是身体?

娜佳 在那里……简直就活不成……他们一拿出来……就……就……就……

伏洛兴 (按电钮叫秘书)尼娜·谢米昂诺夫娜,请转告阿尔罕盖尔斯基说我请他把娜佳·波列亚诺娃调回工作队去,在那里给她找个力所能及的工作。

秘书声 好。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娜佳 (站了起来,揉了揉鼻子)谢谢,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我感到……您要知道,我们大家在一起时……我们并肩一起……

伏洛兴 我懂。

娜佳 那样我会是个很勇敢的……(下)

[伏洛兴开对讲电话。

对讲电话声 我在听着,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伏洛兴 拉夫洛夫那里有什么情况?

对讲电话声 暂时没有什么新闻。他们打开了自动装置。

伏洛兴 那又怎么?

对讲电话声 我没有得到报道。

伏洛兴 好。(跟秘书联系)尼娜·谢米昂诺夫娜,接下去,

请吧!

秘书声 乌拉洛娃·叶莲娜·阿历克赛也夫娜申请离职。

伏洛兴 什么?(站了起来,走到门边,走到接待室去,又走回来)

(与他一起走进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漂亮妇女,身穿正规的蓝色大衣。

伏洛兴 叶莲娜·阿历克赛也夫娜,怎么回事?您怎么啦?

乌拉洛娃 (不愉快地微笑)想换个地方。(递上申请书)

伏洛兴 (阅后)这不太严肃,叶莲娜·阿历克赛也夫娜。您是科长,您给厂里做了这么多工作,可您竟写出了,请原谅,这种胡闹的东西……(激动地)我认识您差不多十五年了,我有权要求另一种谈话。怎么回事呀,叶莲娜·阿历克赛也夫娜?

乌拉洛娃 我也了解您,尤里·尼古拉也维奇,请您相信我,最好还是别作解释。我希望您记住我是这样一个人……

伏洛兴 叶莲娜·阿历克赛也夫娜,请相信,这是不严肃的。您到底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有人欺侮您吗?

乌拉洛娃 (不愉快地微笑)这样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我不想把自己的担子加在您的肩上……明白吗?我不想!

伏洛兴 我能受得了,而且如果……只要有一点点机会……

乌拉洛娃 不会有机会……(长久地沉默后)已经两年了……我私下悄悄地跟一个人同居……他是我的下属……他比我年轻十岁……他有家庭、妻子、两个女儿……一切都很糟糕……必须斩断……我知道,我没有及时,但对我来说今天也是个界线。一切都很糟糕。我在这里不能再多呆一天了。必须斩断……我必须走得远远的。请您放了我吧,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伏洛兴 (长久地望着乌拉洛娃, 沉默) 多么糟啊……

乌拉洛娃 糟透了!

对讲电话声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暂时没有什么……

伏洛兴 给转接技术副厂长。(关上对讲电话) 真糟糕…… 我不明白……不明白……您打算上那儿去?

乌拉洛娃 大概, 去卡玛……

伏洛兴 我不明白……要是换了我, 距离医治不了……

[他们长久地沉默, 一切都让位给人的不幸。]

伏洛兴 叶莲娜·阿历克赛也夫娜, 我不能跟您分手……请您再考虑一个星期……如果还作这样决定……那您去找随便那位副厂长……让他们给签字。我不能够。

乌拉洛娃 谢谢,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下)

[伏洛兴经久地望着乌拉洛娃的背影, 难受地沉思着。]

秘书声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克拉西可夫上您这儿来了, 不过您该准备走了……

伏洛兴 (清醒过来) 请吧……

[克拉西可夫带着大量的文件夹和图纸走进办公室。]

克拉西可夫 再说一遍, 您好,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开始象主人似地挂图纸, 把文件夹分放在桌上。)

[伏洛兴沉默, 失神地看着这些准备工作。]

克拉西可夫 我只占用您不超过四十五分钟……(挂图纸)

伏洛兴 (开对讲电话) 情况怎么样?

对讲电话声 没有变化。

伏洛兴 第五十万辆上总输送带了吗?

对讲电话声 是的, 上了。

伏洛兴 (关上对讲电话) 您瞧, 敬爱的尤拉·克拉西可夫同志……(坚定地) 党中央有决议, 要在各个机器制造厂生产日

用必需品。我们也得成立一个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车间。生产什么呢？还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废料。我任命您为废料科科长，过十天我等待您的建议。

克拉西可夫（失措地）任命我？废料？

伏洛兴 是的。只有您能够解救我们……（迅速地穿戴好，走向门口）这一切我将在以后再听您介绍。现在——就请您先考虑一下，克拉西可夫，请考虑一下吧！

克拉西可夫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有个主意！

伏洛兴 不，不，克拉西可夫，可别现在！先过十天再说吧！十天！（下）

〔手足无措的克拉西可夫因过于喜悦，在总厂长办公室里跳起了某种可笑而怪诞的舞蹈。〕

对讲电话声 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我是拉夫洛夫。您在这儿吗？

〔克拉西可夫否定地摇摇头，飞快地奔出办公室。〕

汽车厂中心通讯站文件

“政府电报

汽车厂伏洛兴收

已给伏尔加轮胎厂组织了连续供应运输轮胎车厢句点 如发生不合要求的情况请迅速通知句点 交通部”

“汽车厂总厂长伏洛兴党委书记车尔尼索夫收

代表橡胶工业制品厂党积极分子大会接待了你们厂党组织代表逗点 决定加班为你们厂建立储备句点 提出了高指标的保证句点 你们可以充分信任我们工人的支持句点 我们保证质量句点 此电由党积极分子一致通过句点 厂长莫吉列夫采

夫党委书记乌达钦³

二十点三十分 总厂长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的是伏洛兴和领导人——上级党代表——六十岁左右，个子不高，很结实，上衣翻领上有苏维埃代表的徽章。他与伏洛兴两人似乎很相象。

领导人 我非常高兴，争取到你们这里来。你以为这很简单吗？我们那里曾经打架——就为了谁到这里来。我总算争取到了，也不是没耍花招，说真话，不是没耍花招……喂，你准备拿什么给我喝？一天我要接待七、八个人，各种会议还不算在内，因此我对这种咖啡简直看也不要看了！茶和面包圈也一样！

伏洛兴（笑）要是我把咖啡和某种美味而又相当醇厚的饮料掺合在一起呢？

领导人 那我举双手赞成。

伏洛兴（取来了白兰地和高脚酒杯，给斟上）为这次会面干杯！

领导人 干杯！我坦白地说，我没有想象过……出乎意料之外……多么好的城市……多么好的工厂……

伏洛兴（突然地）我即使再过一百年之后也愿意到这里来，就象跟一个心爱的姑娘相会那样。

领导人 我真羡慕你啊。

伏洛兴（开对讲电话）拉夫洛夫那里有什么情况？

对讲电话声 没有变化。

领导人 喂，你谈谈吧，谈谈吧，我打断了你最有趣的话题……你身边都有些谁啊？

伏洛兴 我把整个汽车工业的人都抢过来了。

领导人 那就极简单地谈谈每个人的情况吧！

伏洛兴 总工程师……技术之神。比我高出三个头。过去在生产中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和材料，今天——则是工艺。但是工艺变化很快，因此要求采取新的措施。他就能抓住采取新措施的必要性，就象雷达一样。唯一的危险——我就怕，人家会把他抢走。

领导人 我也听说过他。

伏洛兴 马卡洛夫——是经济之神。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加上始终不渝地在努力保持时代水平。在各个方面。他的问题我不用研究。跟他在一起就感到毫无危险，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德拉古诺夫——建设副厂长。他是一只脚踩在今天，另一只脚——已跨进了后天。有上帝般的建筑师的才能。季赫米洛夫——生产副厂长。是个组织之神。他对工厂比对自己的住宅还要清楚得多。

领导人 （笑）我说，尤拉，你这里简直成了全苏规模的一个小奥林匹斯^①了。按照面积的比例诸神的数量显然已非同寻常。

伏洛兴 神他们倒是神，可我们大家远非都是安琪儿。

领导人 你身上这种品质很好——力图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那些庸庸碌碌的人，而都是有才能的。有很多人就有相反的毛病——在令人讨厌的庸俗背景衬托之下，多么容易突出自己……你还记得吧，在沃尔霍夫前线时，你那儿有个政委……你们是经常吵嘴来着，可你们没有分开？

伏洛兴 是啊……真可惜，多么好的一个汉子……他代替了我到……

领导人 还记得吧？（轻声地）“让我们为那些指挥连队的人们，

^① 希腊北部的一座高山，古希腊神话中认为诸神都住在这山的山顶。

在雪地里死去的人们，突破沼泽冲进列宁格勒掐住敌人咽喉的人们干杯……”

伏洛兴 干杯！（一饮而尽，开对讲电话）拉夫洛夫那里有什么情况？

对讲电话声 没有变化。

领导人 尤拉，你还是到那里去吧！我看得出——你在焦急不安……

伏洛兴 这很自然。不过在那里大家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我去只会妨碍他们……（继续介绍）第二个领导行列——分厂经理们，都是些坚定的人，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实干精神和工程技术，而另一方面要有人道主义、真诚，可以这么说。得啦，关于那些肩负地球的人们，我可以给你讲上几天几夜。我是个干巴巴的人，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不善于作崇高的评价。总而言之——英雄主义。那些参加建设和设计的人们的英雄主义。全体参与协作的人们的英雄主义。

领导人（站了起来在室内踱着）把科技革命的成就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看来，似乎意思很简单，报告当中的一句话。可是这一句就能决定时代。我刚刚周游了世界——象这样能把全国力量都集中在某些关键性地区，那是谁也办不到的。

伏洛兴 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与此同时，我很想让你知道，当工厂建立起来，并开工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一直都在不得不与另一个相结合斗争——即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与我们的缺点、我们的问题相结合。我已经对你讲过有关亚美尼亚地毯，有关装糖的口袋，有关轮胎，封严物。这听起来，好象是笑话、奇谈，可这是事实。你问我，为什么电子计算中枢

不开足全力进行工作。可是如果我们放进电子计算机里制订的全部规划由于某个地方少了个橡皮塞子而在一秒钟时间里都化为乌有，那末数十台最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又能顶什么事呢？如果今天没有轮胎，明天没有封严物，后天没有前灯——那末自动化管理有什么用呢？如果每天晚上人们都必须留下给汽车补上配件，那干吗还要最有利的核算呢？我认识到一点，我们今天怎么工作，那我们明天就怎么生活。我最不愿意具体地责怪谁。问题不在于革新者和保守者，不在于那些不想把工作做好的、有意识在干扰的坏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是我——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总输送带必须运转，得有东西供养它。我只给你提一个问题：这种经常性的供应失调，将导致什么结果？

领导人 什么结果呢？

伏洛兴 或者是我们凭着你的帮助来克服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或者……

领导人 或者怎么样？

伏洛兴 或者让工厂成为没有利用的可能性的纪念碑。

领导人（兴奋地，发自内心的微笑）供应人员把你给整苦了。当然，供应杂乱无章，没有听从规划的支配。但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想得太狭窄了。把眼界放宽阔一些。要知道，实质上问题是在于，工厂暂时还没能很好地进入现有的经济实践；在于工厂还很难把自己同许多今天存在的计划方法、组织方法、管理方法、供应方法结合起来。不过这也很自然，也只能这样。象你们厂，卡玛汽车厂，阿巴坎厂这样一些工厂就是造整个经济的平静状态的反造出来的。你们迫使所有和你们并肩作战的人，按照新的方式来进行工作。而最理想的是你们不但要促进和你们并肩作战的人，而且

要带动所有的人。要知道这是斗争：不但是你们在压别人，别人也在压你们，想把你们压到因循守旧的老一套中去。怎么能不这样，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打架。不过你是习惯的！是的，赌注是过于大了些。正因为这样，大家才都来帮助你，从下到上。你就别装可怜相了！是不是给你列举一下，有哪些人处理你的电报，就从我开始？

伏洛兴 这不是正规化！

领导人 当然罗！当一切都进入正规化，我想，电报也就不会有了。

伏洛兴 这么说——就没有问题啦？

领导人 问题大着呢！而且有多少啊！（平静地，仿佛出声地沉思）你们工厂暴露了我们生产中某些不协调，反映了一些薄弱环节，提出了一些全局性的问题，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明白的。正因为这个过程将会是长期的，不可避免的，而你们的工厂就是它的前驱，那你就会懂得，你们的经验是何等重要……输掉你们厂——就是失去了这样的时机……这里问题不仅仅在于供应和计划，这里是许多问题的大汇合……我们老早就讲过，规划和企业管理的整套实践必须而且一定要作本质上的改进。问题是在于——如何改进？如何？应该抓哪一环？这里面，我觉得，与选择什么样的核算起点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拿一九一三年的俄罗斯作为核算起点，那我们就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就，很大的飞跃，甚至不能不骄傲，不能不喜悦了。但是为了解决科学技术革命的问题而选择的核算起点，就不是我们的过去，而该是我们的未来，未来的需求。那末我们将平心静气，毫不惊惶地告诉自己：在我们面前有许许多多问题，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理想的途径。无可争论的东西只有在争论中才能

产生，而不是在陈旧的概念中，也不是靠把早已知道的东西现代化。不，思想要灵活。你记得这个几何测验题吗：一个正方形，四角为四点，如何用三条线联系这四个点？手就会很习惯地引一条对角线，又引第二条——怎么也不成功。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在正方形内部去寻找答案！你不妨试试走出正方形，把正方形内接在三角形中，问题就解决了，这种走出正方形，善于创造性地灵活地对待问题的本领正是我们今天许多人所缺乏的。我们准备马上开个会讨论这些问题，我很想让你来发言。

伏洛兴 让我考虑一下。

领导人（兴奋地）你知道吗，解决这些问题的保证在于什么？不是在于竭力掩饰和假装问题不存在，而是在于我们愿意揭露问题的实质，准确、具体地说明任务。当然罗，你说得对，问题不在于人不好和脾气不好。必须要有这样的政治上、经济上、道德上的气候，这样的社会空气，这样的社会天气……那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觉得自己在对一切负责。我们盖房子不是为了获得基础和墙壁，而是为了人以及在这座房子里的人们必然会发生的哪些关系。但是他们明天生活得怎么样，尤拉，你说得对，要取决于今天。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历史面前的责任极其重大，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极其重大，不论他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还是普通工人。

伏洛兴 我发言。一定发言。

领导人（指对讲电话）打听一下那里怎么样。连我自己也不放心起来了。

伏洛兴（开对讲电话）拉夫洛夫那儿有什么情况？

对讲电话声 备用品用完了，总输送带刚刚停。

伏洛兴 谢谢。

〔拉夫洛夫和阿尔罕盖尔斯基匆匆跑进办公室。〕

领导人 你们好，同志们……（和拉夫洛夫、阿尔罕盖尔斯基招呼）尤里·尼古拉也维奇，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工作吧……把各个协作厂的全部材料都给我。谢谢。我到党委去。（下）

拉夫洛夫 一切办得到的和办不到的都进行过了。

伏洛兴 修理还要继续多长时间？

拉夫洛夫 也许，十五分钟，可也许还要四小时左右……这要看……

伏洛兴 懂了。（向阿尔罕盖尔斯基）厂里怎么样？

阿尔罕盖尔斯基 来了大批的客人。报社、电台、电影厂、电视台……围着访问。大家都在等待着大会（看表）再过一小时四十分……

伏洛兴 您有什么建议？

〔阿尔罕盖尔斯基和拉夫洛夫都沉默。〕

我听听您的。列昂尼特·谢米昂诺维奇？

拉夫洛夫 我们遇到了复杂的局面……他们对我说，将有现场电视转播……重大的社会意义……全欧电视广播……等待这次大会的客人……我们的工人……既然这是个特定的阶段……是总结，那就该说……是工厂的声望……

伏洛兴（严厉地）文章以后再做。现在有什么打算？

拉夫洛夫 保证第五十万辆装配齐全。

伏洛兴 明白了。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呢？

阿尔罕盖尔斯基 完全同意。不可能有第二种意见。

伏洛兴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能有？您还是习惯一下吧，可能会有十种意见。

拉夫洛夫 事情关系到工厂的声望。

伏洛兴 声望……这对于社会蛊惑煽动来说倒是个自由的天地……可声望在于什么呢？（向拉夫洛夫）我们的原则又怎么办呢？

阿尔罕盖尔斯基 例外无损于原则。

伏洛兴 在这种类似的情况下我已经听过几千次了。能不能讲点什么新的呢？

拉夫洛夫（生气地）难道您从来也没有签署过接收文件，虽然您非常了解……

伏洛兴 签署过！签署过！正因为这样……

拉夫洛夫 归根到底，从生产和经济的观点来看，五十万辆和四十九万九千辆之间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别！

伏洛兴 从生产和经济的观点来看没有……（突然地）您有儿子吗？

拉夫洛夫 有。

伏洛兴 大了吗？

拉夫洛夫 九年级……

伏洛兴 他从来没有拿着书本到您跟前去，也从来没有提过什么问题吗？但愿上帝不让您在他的眼睛里看到讽刺。我的话说完了。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尤里·尼古拉也维奇？

伏洛兴 等。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要是柯席尔修不好……我说，总厂长同志，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这是个政治问题。

伏洛兴 在这种事情上欺骗和谎言——永远是政治问题。

拉夫洛夫 这么说，大会……

伏洛兴 取消。

阿尔罕盖尔斯基 那末客人、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呢？

伏洛兴 让他们各自回旅馆，睡觉去。

拉夫洛夫 那我们就在他们面前承认自己是一筹莫展了？难道这对您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说就不是羞辱吗？

伏洛兴（力图抑制怒火）您要记住，人们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了说真话的权利！只要我还在这里——就不许出现阴暗的角落！（几乎叫起来）不许出现阴暗的角落！

阿尔罕盖尔斯基 您得知道，尤里·尼古拉也维奇，这一切我都极其喜欢，虽然要是我的话，就不会这样做，我可不是这样一丝不苟的人。我们没能说服您，甚至使我高兴！虽然当我想到，您将会遭到……我就惶恐不安……

伏洛兴 我的话说完了。

拉夫洛夫 我只是希望您知道，完不成生产进度表的全部责任是我一人承担的。而从工厂利益出发您没有权利拿自己的脑袋去挨打！

伏洛兴（疲乏地）我的话说完了，同志们。

〔拉夫洛夫和阿尔罕盖尔斯基下。〕

〔伏洛兴独自留下，难受地沉思，欠身向对讲电话……〕

〔灯光打在调整工柯席尔的脸上。〕

柯席尔 您好，亲爱的妈妈！您的儿子米哈伊尔·塔拉索维奇在给您写信，首先让我向您祝贺七十岁寿辰。我很抱歉，不能回家喝您的寿酒，而且我张罗请假的事也没有得到肯定的结果，因为现在“斯基卢艾丽牌”自动化作业线正在投入生产，调整工就象金子一样宝贝。同时我又怕错过了得到房子的机会，这房子将是我跟您一起住的。我要让您的晚年过得又温暖又幸福，要让您看到，人们怎样在大城市里生活，要让您的一切也都象别人那样顺顺当当。您别为菜园子、牛和乡下的房子忧愁。我们可以卖掉，或者我们跟人家

讲好，让他们给照料一下，世上总不会没有好心肠的人。

妈妈，我很想念您，为了不使您白白担心，我急于告诉您，我已经放弃跟红头发的拉丽斯卡通信了，教母和妹妹们那里我还是经常写信。关于房子问题我现在给您解释一下。今天他们欺侮了我，好象是给了我房子，后来又收回去了，而且领导连谈也不跟我谈清楚，他一定认为我比他低下。妈妈，我虽然出身于乡下，可我也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当着他的面，什么难听的话都没说。我只不过轻声地说，我姓柯席尔的不愿跟这种没有同情心的人在一起工作，就回去写了一张申请书要求调到别的分厂，那里很快就会给我解决房子问题。就在这时，妈妈，我们这里出了事故，“梅罗牌”生产后桥梁架的自动作业线出毛病停了。他们用广播把我给找了去，还是那个本来连话也不愿意跟我说的领导，他开门见山地说：你挽救一下生产吧，米哈伊尔·塔拉索维奇，因为在这一天必须从总输送带上装配出第五万辆汽车，而且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大领导将到厂里来。妈妈，同时，他还暗示着：把房子给你，米哈伊尔·塔拉索维奇，我们当场就给。

而您，妈妈，虽然养小牛度过了一生，也没上过大学，可是您给自己的子女讲解得很清楚，该怎么生活，为此，我要向您深深地鞠躬。我没有理睬他的暗示，就直接走向“梅罗”自动作业线上，它已经损坏了，而且正给全厂造成停工的威胁。我的朋友红头发的列夫·马尔金也来了，他是我们同乡，也是从里沃夫村来的，关于他，我已经给您写过很多次了。只是您别把他跟红头发的拉丽斯卡混在一起。他不是她的兄弟。他是总设计师室里最聪明的一个工程师。妈妈，我打开了自动装置——发现是怎么回事呢？输送两轮

轴的提升设备的导轨齿轮轧碎了几个牙齿。我跟红头发的列夫·马尔金在现场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在制动肖榫槽上凿孔，使齿轮不使用损坏的牙齿，而是使用原先不跟导轨接触的牙齿。为了实现我所说的这个措施，我的朋友搞计算，而我呢，花了两个半小时在槽上凿出了眼子，保证了输送两轮轴的正常提升，摆脱了运转失灵的局面。

妈妈，全厂在等待着您的儿子，莫斯科来的领导就在总厂长那里坐着，当然，关于这种小小的故障他们是不会对他讲的，这一点我也是完全同意的。每个人都应该考虑自己的事情。然而我不隐瞒您，妈妈，当我完成了繁重的劳动之后，把要求调换别的分厂的申请书交给了先前欺侮过我的而现在已经给了我一套两间房间的住宅居住证的那个领导时，我是很愉快的。妈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和您可以再等那么两个月，而要是我不再尊重自己，那您跟这样的儿子在一起，也不会有任何愉快，您的未来的儿媳妇也一样。不过关于媳妇问题，您别难过，也别老是记挂在心，因为这样的打算我暂时还没有。我跟列夫·马尔金认为这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它，但只能不慌不忙地、个别地解决。

亲爱的妈妈，信就写到这里，因为再过几分钟总输送带上就要出产第五十万辆汽车，我们的集体决定，让我跟其他四个小伙子和姑娘一起乘坐着绕厂一圈。我要洗脸去了。
米沙

二十二点四十五分
在总输送带上。

〔这里是总输送带的尾部。一个匆忙搭起来的小讲台上站满了尊贵的客人。第五十万辆汽车的荣誉乘客也在上面，他们肩上都搭着红缎带：丽玛·索波列娃、绍达·日盖季、尤拉·克拉西可夫、米沙·柯席尔和一个红头发小伙子。话筒旁边站着阿尔罕盖尔斯基。伏洛兴和领导人上，和荣誉乘客打招呼。〕

领导人（向索波列娃）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五十万辆！

索波列娃（接着他的声调）我们还要完成一百万辆，如果……

领导人（笑）懂了，懂了……一定会完成的。

〔乐队奏起进行曲《我们诞生，是为了把童话变成现实》〕

伏洛兴 来了吗？

阿尔罕盖尔斯基 喏，来了……

〔我们看到，从舞台深处向我们迎面移过来一辆围满了工人、被许多“机械手”钳住的小马力汽车，它闪烁着白色的珐琅磁和镀铬的装潢，点缀着鲜花和彩色标语。松开“机械手”，汽车诞生——强有力的工人们的“乌拉”欢呼声响彻四周。〕

阿尔罕盖尔斯基 亲爱的同志们……

〔这时出其不意地有几十个工人在“乌拉”欢呼声中奔向汽车，把汽车举了起来……擎着……〕

同志们……可得当心一点儿，魔鬼，可别毁了车子！你干吗抓住了挡泥板……

领导人（笑着）别管了，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洛维奇，您别干涉啦……

阿尔罕盖尔斯基 可是该开大会了……

伏洛兴 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次大会。

（召 力译）

实 习 生(中篇小说·选译)

作者：阿纳托利·切尔诺乌索夫

载苏修《西伯利亚之火》杂志 1973 年第 1 期

这篇小说描写了苏修工厂中生产混乱的景象，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谁的错？作者认为生产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老式”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都已过时，适应不了“科技革命时代”的要求，而出路在于用“自动化管理体系”来管理生产。

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西伯利亚西部某地有个工业技术学院，学院里的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在结束了学年考试后，就到一家机械制造厂进行实习。其中有一个名叫安德列的学生被分配在装配车间。

安德列所在的小组共有六个人，以一名工长为首。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在月底前装配出一台大型的自动翻砂机。但是在月初七天里，整个小组连一只零件也没有拿到，无从装配，工人们就整天打牌谈天。安德列闲得难受，就到其他车间去参观。在参观过程中，他体会到装配车间停工待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一个零件在到达装配工人手里之前要经过翻砂、锻压、金属切削等许多工序，而这些环节是经常出毛病的。安德列亲眼看到过翻砂车间的传送带常常一小时、半小时地停着不动，金工车间里的很新的机床由于没人工作而盖满灰尘，而那些有人工作的机床也常常停着，因为工人溜出去喝酒了。有一次安德列亲眼看到从工厂围墙外面跳进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四面张望一阵后，向墙

外喊了一声，于是从墙外飞进来两个酒瓶，墙内的工人灵巧地一一接住，接着又跳进了一个工人。两个人一起走进树丛去喝起酒来。

安德列看到厂里工人的这些表现，就回忆起不久前他在考哲学时曾说过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这怎么能联系得上呢？“一方面‘伟大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这两个带酒瓶的人，十足的冷漠态度，整整一星期不干活，玩玩多米诺骨牌，海阔天空地胡扯。这该怎么理解？……也许，这些车床工和装配小组里的钳工不是真正的工人？……那末他们算是什么人呢？……”

到第八天上午，总算来了一些零件，装配小组开始干活。可是吃过中饭后，又没事干了，全组工人又坐在一起闲谈，内容都很无聊。组里一个年纪较大的电焊工巴格拉季昂对这些情况很看不惯，他向安德列发牢骚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工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因此都能自觉地好好干活，而现在这些工人象个什么样子呢，他们在污辱工人这个称号。安德列说，现在的工人也不是个个都不好，象当过兵的格纳就很好。巴格拉季昂说，格纳是个好钳工，但他在读夜大学，一拿到毕业文凭，他就不当工人了，这是好事，但是也令人伤心。现在凡是聪明一些、有一点本领的工人都向着科学跑，去当工程师和设计师，留下来一直当工人的只有象谢尼亚、巴什卡和潘克拉托夫这样的人。这种人是不会离开的，即使离开，也无非是到别的车间、别的工厂去当工人。他们追求的只是吃喝玩乐和多挣钱。

巴格拉季昂的一番牢骚引起了安德列的深思。他想到自己毕业后将长期同工人们打交道。那时候，他将依靠什么人呢？巴格拉季昂当然是“光荣的老近卫军”，但他不可能是明天的“近卫军”，因为他没有高深的理论知识，不可能去操纵将来的自

动化流水线。因此，他不能依靠巴格拉季昂。当然，他也不能依靠巴什卡和谢尼亚，巴什卡成天想的是酒和女人，而谢尼亚只有十七岁，是不愿念书才来做工的，他上班天天迟到，生产中不断出事故，还断不了跟人吵架。潘克拉托夫也不行，因为这人是个流氓惯偷，外号“阴沉的家伙”。

安德列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只能依靠格纳这一种人。他们是“新的近卫军”。安德列幻想着自己将成为一个部长，要把西伯利亚西部变成地球上文明的中心，那时候，他将依靠工人阶级，而“现代工人阶级的精华——这就是读完了十年制学校，服过兵役，现在在车间中工作而同时又在大学和技术专科学校学习的人们”。

在离开月底只有九天的时候，装配小组的工作还有一大半没有做，因此车间主任和总工程师都出现了。他们要求工人进行突击。对于这种每月一次的突击，工人很不情愿，他们埋怨领导计划不好，而总工程师则认为这是工人的旷工和酗酒造成的。争论并无结果。工人还是要突击。安德列和小组工人一起参加了突击。几天的突击把工人一个个弄得疲劳不堪。但机器装好试车的时候，却发生了事故。工长要追查事故的责任，安德列说：“这里不是‘谁’错了的问题，而是‘什么’错了的问题”。他认为事故是领导上的“突击作风”造成的。他决心将来跟“这个怪物去搏斗，摧毁它”，但又想：“我能行吗？”

小说《实习生》中的最后两章是《突击》和《是谁？》。在这两章里，作者为了批评所谓“战时”养成的“突击习气”，宣传“唯一的出路”是“用自动化机器代替人”的主张，对突击过程做了细致的描绘，这倒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苏修当前工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阶级的痛苦生活。

第十三章 突 击

离月底还剩下九天,其中只有七天是工作日,而小组的工作还非常多。于是在他们的工作面上出现了厂总工程师和装配车间主任……

工长把全组人员叫到自己的小办公室里。

“我认为,装配工同志们,”车间主任开始发言。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面容疲乏的人。“你们一定会响应……你们一定会支持厂行政上的要求,在三十一日交出机器……”

“对,工人同志们,”总工程师也发言了,“我们知道你们这个小组是全厂最好的小组之一……”他打量着挤坐在长凳上的装配工们,在他的没有刮过的大脸上出现了某种类似微笑的表情(总工程师的眼睛象大学生在考试期间一样发炎,仿佛里面进去了砂子,西装是揉皱的)。“至于报酬,这不成问题。休息日工作每人当即发给现金十个卢布。零件我们保证供应,现在一切都投入到这上面去了。甚至设计师和工艺师们也被我们派去开车床了。我自己已经两昼夜没有离开过工厂……”总工程师做了一个雄辩的手势,意思是说,你们自己也看见了,我连刮胡子、睡觉、烫裤子都没有时间。

“每次都是这一套,”格纳气愤地说。“半个月没事干,半个月累折腰。没有什么休息日,没有什么节日,从天不亮干到天黑……”

“可是我要结婚,”巴什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插话。“而为了结婚,用不着说,就需要女朋友。需要去跳舞,看电影,熟悉了

解，每天傍晚散步。但是恰恰相反，我却必须从早做到夜晚，这未免不象话。我说得对吗，谢苗？”巴什卡转向“小学生”谢尼亚。

“这不假……”“小学生”应了一声，脸红了。

“结婚——这倒，你知道吗……”格纳又说了。“可是我不得不缺课了。以后又得整夜整夜不睡觉，抄提纲，赶上去……工艺设计方案已经要交了，而我还没有开始。计算搞错了。错误出在最开头的地方。只好从头算起，可是有什么时间重算呢？”

“有什么办法呢，同志们？”总工程师叹了一口气。

“这很清楚，”格纳冷笑一声，“是毫无办法……”

“要是这一切仅仅取决于我们……”总工程师显然被刺痛了。“任何计划安排，任何想调整好节奏的努力……最后都在工人身上，在供应人员、工长身上碰了壁。本来一切都可能很好，可是他，狗崽子，伊凡诺夫-彼得罗夫今天酗酒了，明天由于宿醉还是不能工作。而赶走这伊凡诺夫-彼得罗夫，我们不能够。你们自己看看吧，我们有多少车床空闲着。而伊凡诺夫-彼得罗夫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就肆无忌惮：你敢赶我走！甚至不许你骂我——否则我明天就走。到另一家工厂去。那边人家抢着要我，我甚至会比在这里挣更多的钱……”

“但是在领导人中间也有这种伊凡诺夫-彼得罗夫们，”格纳说。“很多事情取决于你们，如果不是一切事情的话。譬如您提到了计划安排……事实是，你们不能把这个计划安排搞好。”

“我同意！”总工程师用手在空中一劈，重复说：“我同意……”他神经质地丢掉烟蒂，立即重新点燃了一支。“如果我们是成批生产，每年都出同样产品，输送带有严格的节奏，一切都可以计算到秒那样准确……但咱们这儿是小批生产，甚至是个别生产。你们自己看见，多少种不同的机器在这儿同时装配。而这意味着，在各机械车间里每天甚至每小时都要加工大量的各种

不同的零件。计划安排因此而无法估计地复杂化了。我们的进度表常常破产。因为在实践上不可能估计到所有的偶然事件。这种偶然事件是成千上万！……一会儿是供应人员叫人上了当，一会儿车床坏了，一会儿极其复杂的铸件被搞坏报废了，一会儿科室里的图纸搁住了。有的人在文件上搞错了什么，有的人仓库里一片混乱——什么也找不到；还有人小孩生了病——走掉了……但是，我重复一遍，最可怕的是——旷工，酗酒。用什么方法，什么计划，什么进度表，能够估计到这个伊凡诺夫-彼得罗夫明天是来上班还是不来呢？在输送带上，这是不可怕的。在那种地方，伊凡诺夫-彼得罗夫，譬如说，只是在零件上钻个孔。他不来，那就让他见鬼去，我可以叫个清洁女工来顶替他。可是在我们这儿就不行。我们的大部分工人是高度熟练工。他不来上班，旷工了……我们的进度表就完蛋了，我们的节奏性就完蛋了……”

“您当然知道，什么叫自动化管理体系吧？”当工程师不作声的时候，格纳问他。

“嗯！就算知道吧……”

“如果您知道，唯一的出路在于有效的计划安排，而只有依靠自动化管理体系才能搞好它，那末您为什么不采用自动化管理体系呢？要知道电子计算机在一秒钟内就能消化成千的事实数据，并提出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唉，您算了吧……”总工程师向格纳暴躁地挥挥手。“自动化管理体系，自动化管理体系！我告诉您吧，没有任何一种自动化管理体系能估计到和预料到明天在工作时间内伊凡诺夫-彼得罗夫要跳过工厂的围墙跑到食品店去买一瓶酒……”

安德列一会儿看着格纳，一会儿看着巴格拉季昂，等待着：现在他们将说出来，出路在哪里，现在他们就要说了——因为他

们是近卫军，他们是工人阶级的精华啊……

然而电焊工低头坐着，不吭声。格纳现在也和他一样。

沉默持续着。

“请原谅，总工程师同志……”于是安德列声音不高地说了。“我虽然不大懂哲学……但是把一切都推给伊凡诺夫-彼得罗夫——这不是成了唯心主义了吗？啊？”

总工程师看看安德列，就象没有看到他一样，并且甚至不屑于回答他。

“他是我们这儿的实习生，”巴格拉季昂帮安德列说话了。“他对一切都感兴趣……”

格纳则悄悄地向安德列眨眨眼睛。

“那末怎么样啊……同志们？”车间主任怯怯地提醒说。

“我们有什么呢？”电焊工巴格拉季昂坚定地说。“我们明白。需要——就意味着需要。”

工长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那末开始吧，同志们，”车间主任总结了一句，从椅子上站起来。“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

领导向邻近的一个工作面走去了，那边的工长也正在召集自己的人们到小办公室去……

“你顶得好……”小兵格纳追上安德列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进去了，但是——顶得好……把一切该死的罪过都推给我们工人是最容易不过了……可是我坚信，主要原因是组织太脓包了……你看到了，他甚至因为他不刮脸、不熨衣服和在厂里过夜而自豪。向人们表示他是在为共同的事业而牺牲自己，象在战时一样……他不懂，现在早已不是战时了，甚至不是战后时期了，因此他这种样子是毫无英雄主义可言的……”

“确实，他的这一套作风大概还是战时的……‘老经验’……”

“对！这一套已经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了——用突击解决问题！但如果那时候是必要性所迫使，是情况所要求，那末现在这种‘功勋’还有什么用呢？”

“月计划的百分之六十要在七天内完成……”安德列觉得难以想象。

“是的，六十，”格纳证实着，并补充说：“简直可能中风……”

……已经很晚了，在车间外面太阳已经下山，装配车间已经开灯了，因此大零件、部件和机器上都产生了黑色的影子。

刚才在起重吊车的帮助下全组一起安装好了大传送带的平台。平台高踞于机器上空，象一架旱桥：四根用槽钢做的支架，两头有小梯子让人上去；还有护身的栏杆。

安德列从铁的扶梯上登上旱桥，在为传送带安装轴辊之前，先看看四周。

从这里，从上空看机器，整台机器都了如指掌。

整个工作面从旱桥上也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块很大的正方形场地，四周摆满了木头的钳工工作台。

再过去就是其他组的工作面。那里在装配震荡式成型机，另一个地方则是压力翻砂机的工作面，自动化作业线的工作面。如果向另一个方向看去，就可以看见水管离心式铸管机的长大的机身……

各种光滑的轴辊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薄薄的齿轮咧着牙，形形色色的曲柄在盼望着永恒的运动，矮壮的生铁机身默默地承担着自己主要的负荷。

到处都有人在装配着的机器旁边忙碌。一个地方在轴上装齿轮，另一个地方在把盖子连接到机身上，加固横梁、托架或吊架，装环，拧紧螺丝，压进柱销和塞子；金属在发出磨擦声、叮咛声；压缩空气发出凶狠的嘶嘶声；有的东西在敲打，有的东西在

轧轧响,有的人在喊叫:“吊车!”然后是“往上拉一点!”螺帽扳子张着嘴咬住螺帽;钻头钻进钢铁,象弹簧条一样的白色铁屑弯弯曲曲地飞出来。从金刚砂轮底下火星飞进——有人在磨冲心鏊;在正在一块铁板上烧出孔来的巴格拉季昂的焊枪下面,火星象下雹子一样,空气中因此充满了燃烧着的金属味;被手指摸脏了的巨大的装配图纸象不干净的丁香色被单一样挂在工作台上……一切都象白天时一样,只不过现在在电灯光下,周围的东西使安德列感到比白天时更虚幻些,更不现实些……

于是安德列仿佛不是站在旱桥的平台上,而是站在船长台上,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座车间,而是一条巨大的神奇的船。在那边远处也不是一台离心式铸管机,而是一枚即将发射的星际火箭。在那边沉思地坐着的不是别人,而是柏拉图本人,他被粗鲁的物质的横行弄得不知所措了……安德列手里握着的也不是栏杆,而是舵轮……

而在船外——车间的窗外——是黑夜。庞大的车间——船正开往何处呢?什么样的风暴巨浪在等待着它?

“斯克沃尔卓夫先生,请告诉我,您作为一个部长将从什么东西上面开始自己的活动?”^①

“我将从切实整顿秩序开始。我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可是一定要在整个工业中达到举世无双的秩序。”

“迄今为止这没有成功……”

“俾士麦说过,俄罗斯人民的性格是:套车慢,可是跑得快。因此,先生们,你们可以认为,迄今为止我们是在‘套车’……”

“部长先生,您是否能费心向我们解释,您准备怎样摆脱象

^① 在小说中有几处用斜体字插入安德列幻想自己当了部长后与西方记者的谈话。这就是其中的一处。

突击作风这一类的纯粹俄国式的生产无秩序状态？”

“很遗憾，先生们，会见的时间已经完了。我有工作。首先是工作。谢谢你们的访问。”

“首先是要把传送带的轴辊装好，”安德列自己取笑自己。

他把一根根光滑的圆柱形的小滚轴装上托架，传送带就将在这些小滚轴上面奔跑。同时他想：“也许，这工厂是十分落后吧？……”

可是不，不落后……如果它生产的自动化机器和自动化生产线的部件在送往几乎三十个国家，它怎么会是落后的呢？……安德列亲自看到过白色的用刨光的木板做成的坚固的集装箱装上铁路的平板车……“海运包装”，——装卸工指指集装箱说。

就是说，这家工厂不是那种欺诈搞鬼的企业，虽然也不是象“乌拉尔机器厂”那样的赫赫有名。

那末，问题究竟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总工程师，组织者，把一切都归罪于工人。格纳，工人，把一切都归罪于组织者……他们就这样老是互相责怪，而与此同时突击作风则越加兴旺。聪明的顾客在商店里选购贵重的物品时，总要看制造日期……如果这货物是在月底制造出来的——最好是不买。

“也许，出路真的在于自动化管理体系？也许，突击作风本身将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实现而自动消失？……也许……但是，为了达到这个完全自动化，还需要做多少事情啊！……这是一！而其次……万一自动化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呢？……对自动化机器所抱的希望是不是太多了？……说什么，那时候将降临一个‘黄金时代’。而现在则毫无办法……这岂不是成了一种消极坐等的态度……”

可是安德列很快就根本顾不上思考了。突击把他卷进去了、吞没了、带走了。

……突击。突击进行到第三天了。

“大学生！把这块铁板拿到机床上去。快！”

于是安德列把铁板拖到摇臂钻床旁边，装上去，用夹具夹住，在铁板上钻洞，然后拿去钻头，换上四叶扩孔钻，扩大钻孔。

“大学生！去卡住轴瓦……”

于是安德列开始用有一条细缝的小螺丝去卡住黄铜轴瓦。

“大学生！……”

于是安德列跑到工具仓库去拿刮刀，然后去刮滑动面。

“大学生！……”

电焊工的氧气没有了，需要立即去搬几瓶氧气来。安德列用肩扛着沉重的氧气钢瓶，心里想，但愿不要把锁骨压裂了……

“大学生！……”

于是安德列拚命地沿着梯子奔上旱桥，以便去拉直传送带的带子，让小兵格纳用穿在一枚大针里的生皮绳子缝浸透了橡胶的带子。

现在安德列刚刚把传送带的张紧装置上的歪斜地方弄平，他的背上湿淋淋的全是汗，膝部累得痠痛，两只手上布满伤痕：擦破的、割破的、碰伤的；裤子破得露出了肉。

安德列坐到一张工作台上想喘一口气，他的眼光向工作面扫视了一周。小兵格纳、巴什卡、“阴沉的家伙”、“小学生”谢尼亚、电焊工巴格拉季昂都穿着象不锈钢一样发亮的、沾满黑油的裤子和衬衫，由于疲劳而脸色苍白，正在拧着螺丝，清洗、切削、焊接、钻孔，在机器的庞大的身体中，在这个由钢架、支柱、横梁、平板、托架、传送带……组成的结合体中慢吞吞地磨蹭着。

“大学生！拿台气钻……在这个地方钻两个孔。快！”

“压力机……”安德列想到了工长的这种不停地对人又压又挤的作风和方法。“真正的压力机。简直有点可怕……要知道在这台机器里，在它的内部有成千上万个大小零件。而在这样的忙乱情况下只要忘记或装错随便哪一个小玩意儿，一切就都会完蛋……”

工长下完命令，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是脸色苍白，眼下浮肿。这也难怪，他一天要出去跑多少公里路啊！……加起来不会少于五十公里的。

安德列站起来，看了看铺在工作台上的已经破破烂烂的装配图纸，用眼睛找到了将要钻的“两个孔”之后，不禁懊丧起来。用气钻钻这种直径的孔，而且是由下往上，是一件苦工。这个他已经知道了……可是只能由下往上。继电器盒子要安装在旱桥平台的下面，正是为了安装继电器盒子才需要这两个孔，要把它们钻在槽钢架的下面。

气钻就躺在眼前地板上，地板由于脏和机油已经发黑，气钻的机身是白色硬铝做的，有两个手柄，钻头竖起着，旁边则拖着一条皮管，通压缩空气。一切都象“手枪”一样，只不过这个鬼东西大概有十公斤重，而且要把它举过头，悬空托住……

安德列换了钻头，举起气钻，转动一只手柄，气钻叫起来，吼起来，钻头转起来了。安德列把两脚分得开些，把钻头对准槽钢架下面，手掌上感觉到手柄表面的粗糙的波纹，用足力气从下向上压着手柄。

大钻头慢慢地进入槽钢，热的钢屑落到安德列的肩上和短上衣的敞开的领子里，气钻叫着，抖着，震动着安德列的手、肩、全身；安德列的牙齿微微地敲打着。他用出汗的手掌压着，压着，压着手柄；钻头在向上钻进去，进到钢铁里面去，又进去了一些，又进去了一些，两眼由于紧张而发黑，脑子里只想着一点：“再一

点点，再坚持一秒钟，只要再坚持一秒钟，再一秒钟！……”一……二……特拉赫……钻头穿透了钢架的背面，手柄从手里冲了出去，安德列用最后的力气急忙转动了一只手柄，切断了压缩空气，气钻沉默了。解决了。

手——沉重、麻木，好象不是自己的，好象断掉了似的——垂落到身体旁边。安德列站了一会，然后直接坐到肮脏的地板上，向旱桥的支架上一靠，喘了一口气。他感到自己整个身体都空了，一天之内干了多少事啊……现在看来已经到了极限。再也没有力气钻第二个孔了。大概连动一动手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

当然，他会喘过气来的，他了解自己。主要的是要越过“死点”，出现第二次呼吸。到那时候，手、脚、手指将变得象杠杆一样，而他，安德列，将变得象一台机器，到那时他将还能够工作很久。主要的是要越过“死点”。

安德列看看工作面——所有的人都在工作，都在吃力地、勉强地干着。他把眼光从一个人身上移向另一个人身上，心里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各不相同的、平时互相很疏远的装配工们现在是一致的，他们被一种强烈愿望连接在一起，就是要在屈指可数的几天里装配好机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完成它。因此他们现在是美的，非常之美。瞧，巴格拉季昂……他强壮，宽肩膀，衬衫领子敞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电焊的火光不断照亮他的处在机器暗影下的脸庞，这脸显得坚定而且刚强。

巴什卡的健康的两颊绯红，坚强的肌肉在衬衫下滚动起伏，额上挂着汗珠。

小兵格纳的褐色大眼睛，在小小的平凡的脸上象两个怪物，闪耀出智慧的光芒。

“小学生”谢尼亚脸色红得发紫，鼻子上和上唇上满是透明

的珍珠……

大家都很美，很灵巧，汗淋淋的，热气腾腾，大家现在都是真正的男人，在这个时刻安德列爱他们，钦佩他们。

电焊工拐着脚走过来，坐在安德列旁边的工作台上，吸起烟来。

“怎么样，安德列？挣口饭吃不容易吧？”

“不容易，”安德列叹了口气。他仍旧坐在地板上，背靠支架。

“没有什么，”电焊工鼓励他。“你这小伙子身体很好。你顶得住的……我们这里来过许许多多的大学生……他们工作似乎也还不错，可是一遇到突击，他们就歇斯底里大发作了。他们叫嚷说，他们在棺材里看见过这种工作！他们是来实习的，不是来做苦工的！……”

“这有啥，他们说得也不算错啊……”安德列打算说下去。

“你不要为他们辩护，”电焊工打断他。“这些人是废物，而不是工作人员……他们不懂，在这里，恰恰是在这里，决定着一切。不论是人民的生活，还是我们的政策、威信，以及……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决定着是不是会发生战争。一切都在这里决定着，在现在决定着……你记得吗，你曾问过我，为什么我没有升上去，没有当上首长，而是在这里干到了老，在这污秽里、烟里、铁里？我那时没有告诉你，不能决定。我怕你会想……你会以为老头儿是在唱高调。可是现在我要告诉你。主要战线，安德列，是在这里。不是在那边的办公室里和科室里，而是在这里。”

“正是这样，他们，老近卫军，就是这样认为的，”安德列想。“需要——就意味着需要……可是现在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拚伤身体，而不是在一个月里均衡地、平稳地工作？巴格拉季昂对

这个不在乎，他习惯了，他已经习惯了突击作风，这种作风仿佛已经成了他的性格的一个特色。顺便提一下，这同样也成了总工程师的性格的一个特色。在这方面责怪他们是不应该的。因为他们也不是生来就是这样，他们这种样子是由条件、历史环境造成的。”

嗯，好吧……巴格拉季昂，总工程师——这些人的情况就算是理解的，可是怎么理解安德列在写实习报告时看到的那些年轻的工艺师们呢……

他常常去工艺科，坐到一张空桌子旁，研究一本厚厚的工艺过程资料，做着摘录。到工艺科“刮”工艺过程的实习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工艺科里谁也不去注意他。

几乎每一次，安德列都亲耳听到抽象空洞的谈话和争论。有一次，他在科里坐了两小时，写满了一大堆纸，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科里一分钟也没停止过关于……法式菜配料的谈话。

“哼，你算了吧！”一个脸色粉红的壮年胖女人热烈地反驳一个穿着高级灰色西装的优雅的美男子。“就是说，你一次也没有吃过用白葡萄酒煮的小牛肉。”

“唉，玛丽亚，伊凡诺夫娜，”安德列想，一面把技术草图抄到自己的本子上，“您所操心的事能给我们就好了……”

坐在这个科里，听着关于白葡萄酒烧小牛肉的议论，使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窗户打开着，正对着槭树的绿荫，新鲜空气不断流进来；一张张桌子，桌上的一叠叠文件，盛装的女人们，聪明的打着领带的男人们……甚至不能相信，在周围有紧张的、烟熏火燎的车间在轰鸣，在车间里极端需要的机器正在痛苦中诞生……记得，他那时就曾经想过：“哎，哎，这儿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昏睡’啊……”

现在安德列思考着：“如果巴格拉季昂和总工程师是由困难

的战争年代和战后年代所产生的，那末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些‘法国人’呢？”

这时安德列想起了学院……因为如果分析一下，那末在学院里简直就是在培养突击作风……在一个学期里，特别是到高年级，任何人都不做任何事，所有的设计、习题、考查通常都在临近考试前用突击解决。每门学科都在考试前的三天内掌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学生的不眠之夜”。别人且不去说他，至少安德列自己是十分熟悉这些不眠之夜的。记得，连实习导师卡列莉娅·萨莫伊洛夫娜也曾经感动过——大学生的心理就是这样：一夜不睡，实习报告就写好了。而且在一支大学生歌曲中也这样唱：“从考试到考试，大学生过得真快活，而考试一年才两次……”。还有一个针对这个问题的笑话：有人向大学生提了一个问题，大学生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考试过。稍微过了一些时候又问起他同一个问题，大学生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已经考过了……

就是这样的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工厂、科研所、科室、车间。他们成为组织者、计划人员、经济师。要知道现在有多少多少个领导人，他们全都是以前的大学生，可以说他们全体在血液中都带有这种突击作风……

然而该站起来了，该拿起钻头去钻钢架上的第二个孔了……

“必须站起来，——他自己说服自己。——要知道那时候，在山洞^①里，也不比现在轻松……必须站起来……”

……突击。突击进行到了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所有这些天都连成了一个满满的工作日，中间只间隔着短短的睡

① 在上文中曾谈到安德列喜欢爬山洞这种运动，有一次曾在山洞中遇险。

觉时间。在这时间里安德列勉强地拖着两条腿走到宿舍自己的床前，跌倒在上面，就这样睡着了，直到小几上的闹钟把他叫醒……

在突击的第七天，已经很晚了，工作面上出现了工长的妻子，也不知她是怎样冲过大门口的。她扬起瘦瘦的拳头在工长面前晃动，大叫道，她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她要丢掉他，丢掉工长，她再也不需要他了。他可以在这里放一只行军床，在这里过夜，既然他已把灵魂出卖给了这个该死的钢铁……

工长感到羞耻，难为情，他试图把妻子引到一边，低声地很快地在向她说着什么，但是她却“面向群众”，叫嚷得更响亮，更歇斯底里了。后来大哭起来，跑掉了……

娜塔莎也到工作面上来过。她用手指向安德列一招，当他走过去后，就把他拖到自己的考勤室。她开了灯，让他坐到凳子上，自己也坐到旁边，解开油光光的报纸，说：吃吧，这是给你吃的。

报纸里包着新鲜的、还有点热的肉饼（“这是妈妈煎的！”）夹面包，还有三个红番茄。

“吃吧，吃吧，”娜塔莎鼓励他。“看你甚至已经瘦了……”她坐着，用一只手支撑着头，认真严肃地看着他吃。

要是安德列的衣服不是脏得不堪设想的话，他一定会跌倒在娜塔莎的面前，抱住她的脚亲吻……

“你是我的太阳，”他在分别时说。

然后，奔跑着回到工作面。

“大学生，你刚才到哪儿去了？要到仓库里去拿零件，快！”

“爹啊，爹啊……”安德列想起了娜塔莎的口头语。

第十四章 是 谁？

电工们已经在工作面上忙碌奔跑。他们从各处铁柜子里把大量漂亮的彩色电线拖向机器，在机器身上又绕又穿，好象一根根神经，还到处安装了开关、继电器、保险器。

可是装配还在继续。

对金属，对人本身的疲劳所进行的发疯般的斗争，对人自己的斗争在继续。全组的人都一星期没有刮胡子了。巴什卡的胡子长得这样浓、这样硬、这样红，以致看上去就象里面有一道彩虹。

大家的眼睛都红了，就象来动员小组搞突击时的总工程师一样。

“嗤—嗤—嗤！”——巴格拉季昂的焊枪呼叫着，发出耀眼的、天蓝色的火光。他自己已经被烟熏得墨黑。

“嘭—塔赫—塔赫！”——巴什卡的大锤在吼叫。

“津—丘克—丘克！津—丘克—丘克！”——小兵格纳在为制动装置配盖子。

“茹—茹，茹—茹！”——“小学生”谢尼亚在用锯清整焊缝。

“啞—啞—啞—啞！”——“阴沉的家伙”手里的压缩空气皮管发出嘶叫声，把刚钻好的孔洞里面的残屑吹掉。

“咕噜噜，咕噜噜！”——安德列手里的钻头在嚎叫。

小兵格纳一面装着盖子，一面想的是，他太累了，他已经有六个昼夜几乎没有睡，因为夜里不得不抄提纲，重新计算工艺学方面的作业，否则不行。否则“尾巴”就使你麻烦透啦……而一

一切都是由于这该死的突击……

譬如他，格纳，其实是喜欢这里的。他喜欢装配机器，对这很有兴趣。可是到月底实在太苦了……象现在这样。闷，热，汗流到眼睛里，手脚变得仿佛是别人的一样。而任何工作，即使它是三倍的有趣，如果它使人的精力消耗得太厉害，也会变得索然无味。格纳不禁盼望着得到大学毕业文凭的那一天……

出路只有一条——格纳想。——用自动化机器代替人。既然人有头脑，那末就应当让人用头脑而不是用肌肉去工作。

格纳还想到玛格达^①，想到一等他通过了毕业设计答辩，就立即写信告诉她，现在他也是“工程师先生”了，象她的哥哥一样……

……巴什卡用大锤敲着电柜的弯曲的钢架，把它敲直，一面在想：“唉，现在最好能喝上半瓶酒，就躺下睡觉！……好，就算不是半瓶吧，那怕是一小杯也好……真累坏了！可是这个月二百五十卢布是拿定了。外加奖金……如果工价开得不好，我就走。白白地累折腰——你们去找傻瓜吧！至少二百五十，再少我就不干……唉，真想喝酒啊！喉咙里，还有肚子里，都干透了。热得象在地狱里一样！”

……电焊工巴格拉季昂把吱吱作响的电焊条沿着铁板拖，用红色的逐渐冷却的焊缝把铁板焊上。他感到，残废的一只脚上的骨头又瘦又痛，有时候痛得简直想喊叫……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需要嘛。我需要，别人需要，机器象面包一样需要啊。造型工们大概是等得心急如焚了吧……他们也许比我们这儿更困难。对他们来说，这机器等于是救星呢。”

“最好能算一下，这是我装的第几台机器了？也许，已经是第一千台了吧？……要是把我一生中做过的机器都收集起来堆

^① 玛格达是格纳当兵驻在波兰时认识的一个波兰姑娘。

在一起。喔哈哈，就象一座山了。这个车间是装不下的，很明显。”

“家里怎么样了呢？我的那些顽皮鬼怎么样了呢？……最好能把孩子们扶养成人，在无常来到之前了却这个心愿……希望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能够学习……就象我们这个实习生安德留哈一样。这小伙子是能干的。作风是我们的、工人的作风……”

“瞧，外面已经是黑夜了。老太婆又要唠叨说——你总是比人家需要的多！……住口，老太婆，住口！你什么也不懂！要知道我不是在喝酒，不是在玩乐，不是在到处游荡。我是在工作。我在装机器。浑身是汗。衬衫能绞出水来……”

……过去所有功课全是三分的“小学生”谢尼亚疲劳得一直想哭，想叫：“该死透顶的工厂！一切都见鬼去吧！让车间、机器，一切的一切，统统都见鬼去吧！我恨透了！手和脚都要掉下来了。以前在学校里胡说什么——‘劳动的欢乐’……白痴！最好强迫你们也来这样做做看……这儿有什么欢乐！欢乐——这意味着姑娘、吉他、音乐……克利弗·李却特，汤姆·琼斯……唉，最好能使个魔法，找个替身，我自己就和埃莉维尔卡一起去荡马路……也可以弯到公园里去一下。那儿有一个角落，一直总是阴暗而且没有人……唔，嚯，见鬼！……真闷啊……背上已被汗渍得发疼了——真难过……象一只湿老鼠……”

……疲劳……一切东西都会疲劳，甚至金属。如果把钢条在同一个地方弯拢又放开，弯拢又放开，那末钢就会疲劳，在它的晶体格子和原子之间的内聚力就会消失，就会出现疲劳性的破损。钢条就会断掉。

所以，如果锯条，或者铁锤，或者小组正在装配的机器本身会思想的话，那末它们大概会这样想……

“我是锯子，我疲劳了。我没有力气从铁家伙身上揭下皮来

了,我磨擦得发热了,我的牙齿钝了……”

“我是钳工用的钢锤,我没有力气用我的前额去敲铁凿子的后脑了,我的头疼了……”

“我是机器。我正在被装配。我浑身创伤,电焊火烧得我浑身痛,钻头钻得我满身洞,我全身布满了螺钉和螺帽,我的机体目前还是死的。我目前好象还在睡觉。还需要很多东西,才能使我活起来,动起来。呼吸起来。我刚刚在诞生。我在艰难地诞生。我累了……”

……“阴沉的家伙”背着地躺在机器底下拧螺栓。拧紧一个螺栓——九个戈比,再拧紧一个——又是九个戈比……抬着手累了,常常自己放下来,掉在肮脏的地上。于是“阴沉的家伙”就象尸体一样闭着眼睛躺着,想着……

他回想起“自由自在的生活”,回想起他怎样同朋友瓦夏一起从一个农民那儿偷了一条摩托船,在维季姆河上飞驰……怎样在比罗比江市里的冷藏库里“拿”肉,把肉捆扎在自己身上,用衣服盖住……有一次还想偷越蒙古国境……

他到这儿,到这个可恶的车间里来,是由于没有钱,他决定,等他积起一些钱——就到“草原上”去。已经积起一些了……本来可以走了……那末他还在等什么呢?……等什么?所有的勘察队都已经到原始森林中去了,运木材的驳船队已经向北方出发,而他拖延着,拖延着……

这全都由于她,这个红头发的……有着光滑的膝盖的畜牲……迄今为止他只知道一些容易到手的麻脸厨娘,木材采伐处的宽肩膀的不拘小节的女人以及一些乡下女傻瓜。而这个……仿佛不是用肉做成的,仿佛是天上下来的。一切都乱了套,一切计划和想法……她什么都不要,她什么都不要他的……

这时再加上出现了这个花花公子大学生。必须给他留下个

纪念……让他记住舒拉·潘克拉托夫，长久地记住……

给工长也必须留下个纪念……

“他们全都以为，我是个坏蛋，——我知道。我对他们来说是外人。我到处都是外人……唉，我就这样在机器下面突然死掉算了……拧一个螺栓——就是九个戈比……哈！”

“能做点什么呢？……想出个什么点子呢？！ 什么呢？……”

愤恨的眼泪沿着舒拉·潘克拉托夫的僵硬的两颊流下来。

……工长在想着计划，想着今天哪怕鼻子流血，也要把机器装配结束。明天已经一号了，必须把机器在今天交出去。如果今天把机器开动，就意味着除了其余一切之外，还有奖金可拿……而如果他把奖金拿回家去，那末妻子就会心平气和起来：她是喜欢奖金的，很喜欢……可是总的说来，家庭生活不美满——这一点他现在十分清楚。而且如果仔细想一想，那末他的一切都不美满。

“我曾经想从事科学，写学位论文，可是……却在这里，在车间里变得迟钝。在这里就好象是处在锤子和砧子中间：上面压下来——要你完成计划！下面压上来——要求多挣工资。我变得迟钝了。我已把在学院里学过的科学统统忘光了。这儿是用不上它们的。为了开开派工单，在关于计划的会议上顶顶嘴，搬搬半成品，同供应人员吵吵架，不需要高等代数……离开吧。离开这儿，趁着还不晚。到科室里去。随便做什么：设计师、工艺师、采购员、经济人员，就是不做工长……装完这台机器，立刻就走他娘！……”

而四周围是铁在呻吟，铁在尖叫，铁在敲打轰鸣，铁在咬牙切齿，铁在燃烧，铁在怒吼。

勃良姆！勃良姆！勃良姆！勃良姆！

津！津！津！

咕噜噜噜噜!

噉—噉—噉—噉—噉!

茹—茹—茹—茹—茹!

呜—呜—呜—呜—呜!

铁,铁,铁……

时间过了半夜,所有装配工都已累得站也站不稳了,工长下令揩擦一下机器,整理一下场地。

安德列把工具、用不着的零件和一块块被切割后留下的铁片残余推到一旁,一面在想,工长太急于试车了,最好是把所有的环节都复一遍,检查一遍……

马马虎虎地把机器上和场地上的碎铁清除了,在机器的桥架下面的两条轨道之间放上了一只三吨卡车车厢一般大小的木箱子。工长向站在操纵台旁边的一个红头发电工点了点头——可以了!——电工用右手大拇指揸了一下一排黑色的起动按钮中最边缘的一只。

接点喀嚓喀嚓响起来,沉重的钢桥抖动一下,平稳地动起来,轮子发出了轰鸣声。它象铁路平板车一样,沿着铺在地板上的轨道移动。跑到尽头时,终点断路器开动了,钢桥停了约几分之一秒,好象绊了一下似的,又同样不慌不忙地、认真地向着相反方向跑去。

工长又点了一下头。电工揸了第二个按钮。一辆小车在钢桥上沿着它的狭窄轨道来回奔跑起来,就象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终点断路器准确清晰地发出喀嚓声,使得小车在活动着的钢桥上来回奔忙。

现在又开动了第三个发动机:安装在小车上的小传送带转动起来。过了一分钟,在高踞在机器上空的象旱桥一样的地方,

大传送带的宽阔的带身动了。

脸色苍白的、长满胡子的装配工们站在一旁拼命地吸着烟，看着自己的机器，这个庞然大物现在充满着运动、轮子和马达的吼声、接点的喀嚓喀嚓声。

安德列向巴什卡要了一支香烟，神经质地用手指中捏了捏，点着了。

“开吧！”工长用沙哑的喉咙喊了一声。

红头发的电工舐了舐焦干的嘴唇，用整个手掌揪在最大的一只黑色按钮上。一部漆成浅绿色的大马达立即吼叫起来。随着它的转速加快，它开始转动藏在铁壳里的沉重的转子。（转子是一个严格保持平衡的轮子，上面装有勺子。）

小兵格纳站在旱桥上，把大铲插进铁箱，向传送带上放上了第一份型砂。

这堆黑色潮湿的砂土沿着旱桥在传送带上移动，被斜置着的一个犁形物一挡，就跌到小传送带的带面上，小传送带把砂土送到转子的铁壳前。

砂土消失在铁壳里，但过了一刹那，它就被转子上的勺子接住，从下面飞出来，形成了一股不间断的黑色激流。

格纳不断地加着型砂，它从铁壳里喷出来，象水龙带里喷出来的黑色激流，重重地打在机器底下的木箱里，使木箱的底部盖上了均匀的、密密的一层。

安德列高兴得全身发抖，成百上千个大零件和小零件：花键小轴、轴衬、圈、轴承、支架、齿轮、双头螺栓、螺帽、平板、螺钉、杠杆、轮子、柱销、盖、桁架——所有这一切都装配成为一部统一的机器，然后……它已经在开动了，它已经在工作了，从它里面正在喷射出黑色的砂流，并结实地铺在大箱子的底上。

安德列看着机器，看着它的合理的、协调的运动，为它的复

杂性和它的用途而感到骄傲。这可不是什么咖啡壶，这台机器自己将产生机器。

安德列几乎象看爱人一样看着机器。他在它的尖锐的边角上留下了多少块皮肉啊，他用自己的裤子爬遍了、磨遍了它的全身，他的手接触过它的几乎每一个部分，他额上的汗水曾经滴落在它上面……现在它活了，有了意义和用处。

这时候，藏在铁壳里的转子的转数越来越快，正在接近极限。黑色砂流的喷射力已经是如此之大，个别的砂粒碰到生铁喷嘴的边缘时，竟会冒出火星。安德列看到这个，手指尖上感到了刺痛。

极限——每分钟一千五百转——终于到了，这时机器内部轰隆一声，有什么东西破裂了，打在钢桥桁架上，咚的一下，碎了。碎片向四面八方飞去。其中一片带着尖叫声和风声贴着安德列的头顶上飞过，打在窗上。玻璃碎落下来。紧接着安德列看到，先是小车，然后是钢桥，再以后是整台机器都微微地抖动起来，并且越抖越厉害。

“失去平衡！”安德列紧张地想。

现在螺纹结合马上要松开了，焊缝也要裂了，钢铁桁架要弯曲、歪斜了。……

小车、桥架、旱桥，整台机器抖动得象害疟疾一样，机器似乎发疯了。

所有的人似乎发疯了。

都呆住了。

工人站着，脸色象墙壁一样白。

安德列的后脑勺上头发竖了起来。

“关——关——关！”安德列放开喉咙大叫起来，两步就跳到了呆若木鸡的电工身边。

电工清醒过来，他和安德列的四只手一起揪到了红色的按钮上面。

轰鸣声开始低沉下来。

当机器的最后一根钢架停止了抖动，当不平常的、可以说是在宇宙空间中一样的静寂开始降临，当人们意识到大家都活着，而机器总的说来也并没有垮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们互相看了看，陷入了一种神经质的、会使人极度疲劳的兴奋状态之中……

他们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互相讲述同时又彼此不听对方：碎铁怎样飞散开来，玻璃怎么乒乓作响，机器怎样抖动，实习生安德列怎样象一只老虎一样扑过去……

他们笑着，笑着，笑着。显然是由于碎铁片本来也是完全可能打到头上的……甚至非常可能。可是没有打中——大家都活着，大家都完好无损。因此小组拚命地笑……大嘴脸的巴什卡哈哈大笑，笑声嘹亮而有感染力，“阴沉的家伙”无声地笑得发抖，巴格拉季昂笑声象打雷，疲乏到了极点的“小学生”谢尼亚笑得满脸是眼泪。

安德列看着他们，也笑了。

“别笑了!!!”面色象死人一样灰白的工长突然用可怕的噪音大喝了一声。接着就大骂起来。

当大家都停住了笑，他用生硬的口气问道：

“是谁在转子上装勺子的？”

大家都不作声。

“是你吧？”工长用疯狂的眼睛盯住了“小学生”谢尼亚的泡在泪水中的脸。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小学生”脸一红，咕哝地说。

“你？”工长转向“阴沉的家伙”。

“去你的……”“阴沉的家伙”挥挥手，以一种受到了侮辱的样子背过身去。

“你？”

巴什卡什么也来不及说，因为小兵格纳从旱桥上下来了，大家本来已经把他忘记。

“勺子好象是我装的，”格纳紧张地说。“一时昏了头……细节我记不清了……一个纵向螺丝我是拧紧了还是没有拧紧……”

工长吃惊地看着格纳，大约总有一分钟，然后吐了一口唾水，垂头丧气地走向自己的小办公室。

……安德列在淋浴室里用热水和肥皂洗着脸和手，一面紧张地思考着——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勺子落下来了？设计上的计算错误？格纳没有好好拧紧？……这两者都难以相信。

他在脑子里计算，要把螺栓上的螺纹完全削平，该有多大的力量。

他想着工长——他现在怎么样了？……

……工长坐在自己小办公室的小桌子旁边，用两手捧着头。工长听见铁制的房门吱吱声，回头一看，大约有一分钟光景对他视而不见，然后说：

“啊，是你……”

安德列坐到桌旁。

“嗯……怎么，大学生，”工长想着自己的心事，同时漫不经心地问。“你以为，勺子是由于什么原因脱落的？”

“由于什么……现在很难说，但最可能的是格纳没有装牢，没有楔住，于是就……”

“你认为，与设计师们毫无关系？”

“咱们现在来算一算……”安德列拿起丢在桌上的一张纸和铅笔，画了一张勺子安装图，各种力的矢量。“给我计算尺……”

工长不太情愿地从上衣的胸前袋里摸出一把小计算尺，递给安德列。

“您看……咱们根据这个公式来算出向心力……螺纹切片面积——也能确定。由此可以得出切片的压力……如果压力大于‘对切片的临界压力’，一切就变得比较清楚了。您同意吗？”

“唔，假定是这样……”

两人算了算，看了看《机械师参考手册》和各种表格。

“一切都对，”工长说。“我现在也想起来了——是他在搞勺子……英雄，哼！”工长的握紧了的拳头发白了。

“您何必这样，格利戈利·伊凡诺维奇，”安德列轻声地然而坚定地说。“如果好好想想，那末格纳恰恰是责任最轻……他累了，格纳，累坏了。我甚至觉得，他可能是打了一会儿盹……后来，可能是人家叫他了……他就忘记了。他不是说吗：他好象是一时昏了头，细节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是他装上去的。装上去，但是没有做到底……大家都累坏了。每个人都可能出这种事……这里不是‘谁’错了的问题，而是‘什么’错了的问题——这个才是必须考虑的……”安德列还按照这个意思说了很久，直到后来才发现工长处于一种完全有气无力的状态之中。

“你听我说，大学生，”工长用瘖哑无力的声音说。“顺便问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老是喊你大学生，大学生……”

“我叫安德列。安德列·斯克沃尔卓夫。”

“咱们，安德列，各自回家去吧……是时候了……让这一切都被火烧掉吧……”工长沉重地、象喝醉了酒一样地从凳子上立了起来。

……安德列回到宿舍里去，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幻梦似的街上走着，跨着沉重的步子，仿佛他移动着的不是两条腿，而是两条石柱；他在地球上走着，弯着腰，低着头。黑色的云块低低地

爬过，低得碰到了他的蓬乱的头发……

“怎样……”安德列想。“怎样才能摆脱突击习气呢？这就是任务，这就是值得认真去干的事业，这就是用武之地。同这个怪物去搏斗，摧毁它——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比站起来去冲锋更差的英雄主义……”

但是他立即就产生了怀疑——我能行吗？我的力量够吗？在这方面也许需要整整一生，要把自己整个葬送、烧掉，但结果还是一事无成。而别人在此同时却能生活和享乐……那末值得吗？也许，还是象大家一样普普通通地过日子，不要多管闲事？

……小伙子们都已经在宿舍里了，准备躺下睡觉。

“喂，安德列，事情怎么样？”黑皮肤的伊格纳特裹在白色的被单里问他。“把机器发动了？”

“出事故了……”安德列嘶哑地说，一面把被油腻浸透了的破汗衫和短外衣脱下来。“转子上的勺子脱落了，撞得粉碎……一千五百转……”

格利什卡·萨穆先科轻轻地吹了一下口哨，房间里约有一分钟鸦雀无声。

“要是飞到脑壳上？……”弗拉基卡沉思地从自己的床上问。

“也有可能飞到脑壳上，”安德列应声道，一下栽倒在自己床上，立即就睡着了。

格利什卡和弗拉基卡争论起来，但是一向审慎的彼得罗呵叱了他们一声，提醒说，睡觉的时间已经几乎没有了，说罢关上了电灯。

夜色从伟大的西伯利亚平原上一小片一小片地开始退去，就是这个西伯利亚平原，安德列曾发誓要把它变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齐 戈译）

普通的一个月(长篇小说·梗概)

作者：伊利亚·什杰姆列尔

载苏修《十月》杂志 1973 年第 8、9 期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为了解决生产混乱和产品质量低劣的问题，企图借助电子计算机搞自动化管理体系，受到了上下各方面的反对。小说结束时暗示他的计划已暂时遭到失败。

小说承认，物质刺激现在已经失灵，甚至成了弄虚作假的根源。小说对“精神刺激”(表扬“先进”)也作了种种挖苦，认为这只对个别人谋私利有用。出路在于用电子计算机来管理生产。

乌拉尔有一家生产地质勘探仪器的工厂，规模不大不小，约有一千五百多名职工。由于年年都能完成计划，被部里看作是先进厂。

厂里的总工程师格列可夫，年约四十左右。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下班前半小时总要到他认为工作较差的车间去走走。

月初的某天，格列可夫来到了装配车间。离下班还有半个多小时，车间里看上去还是忙忙碌碌。但是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工人们已经不在工作了，不过是在收拾整理，准备走路。只有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些人在继续工作。陪着总工程师一起进来的车间主任竭力挡住他的目光，不让他往那个角落望，而

总工程师自己也装作没有看见。原来，在那个角落里干活的人是在为上个月的产品补课。这些产品在上个月底已经作为完成了的产品送进仓库，打上了厂牌硬印，但实际上并未完成，所以到月初又从仓库里拿回来加工、上漆、校验。自然，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但技术监督部门和销售部门都乐于配合，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月度生产计划，就有超额累进计件工资和奖金，对大家都有好处。格列可夫知道，如果把这事闹穿，不但有许多人要受处分，还要宣布厂的月生产计划实际并未完成，已经送往各级机关的生产报表也要作废，承认是假的，如果追究下去，还可能惊动法院。所以他只能装聋作哑，听其自然。车间主任也知道格列可夫不会干预，因为这样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既然短缺的零部件要在每月二十日才能到齐，叫装配车间有什么办法呢？

装配地磁仪需要的一种部件传送器，是由外地供应的，不但质量差，而且经常供应不上。在总工程师巡视装配车间后几天，厂长对总工程师说，这个月的计划将完不成，因为传送器还没有运到。格列可夫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废品堆里找三百个已经报废的传送器，叫工人们拆拆拼拼，只要能凑满六十个就够用了，不过要付加班费。总经济师^①说，这些传送器已经报废了两次，还能再用吗？何况他也没钱支付加班费。但是由于没有别的出路，厂长决定还是照总工程师的办法去做。

格列可夫要把这个任务交给装配车间。装配车间的车间主任斯塔洛杜布却推托说：“抽不出人。”

“那就只能完不成计划。”格列可夫威胁说。

其实，斯塔洛杜布早已在心中盘算好把任务交给谁，他所以不马上答应，是想为自己车间多争一些利益。现在他还要磨

^① 主管财务会计的人。

一磨。

“没有人啊！难道要我自己上工作台吗？”

“西尼可夫在干什么？”

“他在调节电磁站，周末可以搞完。”

“那末，阿辽欣呢？”

“他有一台机床坏了，现在不能找他。”

格列可夫又提了几个小组，从车间主任的回答中可以感觉到，他说的有真话，也有搪塞的话，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车间少干些额外的活。

格列可夫决定使出他的法宝：

“假如付加班费呢？……把这个付加班费的任务交给谁？你们这儿谁爱钱？”

车间主任反问道：“谁不爱钱？问题是要使人感到合理，不生气。”他决定把任务交给上个月挣钱少的西尼可夫小组和这个月坏了一台车床的阿辽欣小组。

事出意外，当车间主任向工人们宣布了这件事之后，西尼可夫当场拒绝。西尼可夫是个正在上夜大学的青年工人，格列可夫就问他，是否是因为加班影响他上夜大学。西尼可夫回答说，主要原因不在这里，主要是因为这是废品，是欺骗买主。西尼可夫的话使接受了这一任务的阿辽欣勃然大怒，当场同他吵了起来，说他为了标榜自己纯洁而污辱别人，把别人说成是只要钱而不顾一切的人。阿辽欣组里的另一个工人索普列叶夫还乘机挑拨说，西尼可夫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诚实的，懂得不能不顾质量，而总工程师倒不懂。格列可夫在一旁听不下去，命令车间主任处理这件事，自己转身走掉了。

格列可夫离开车间，就同厂里的销售科长格梅略一起到公证人办公处去听取关于客户索赔的问题。格梅略是公证人办公

处的常客，因为每月都有用户索赔的事件。这一次由于索赔的数目较大，公证人要求厂领导到场。公证人是个女人，她宣布，案件的原告是巴库的一家托拉斯，他们买回去的四台仪器都不能用，把仪器退回之后，工厂却不肯把货款还给他们。格列可夫解释道，返回来的仪器厂里已经分析过了，原因是传送器坏了，打开电子管一看，发现电极熔解，说明是使用时电压过高，应由用户负责，何况传送器是罗斯托夫市的产品，每件上面都有合格证。公证人表示怀疑说，四台仪器是分批送去的，巴库人不至于对每一台都犯同样的操作错误而不接受教训。格梅略狡辩说，如果巴库人把起初试用仪器的人解雇，就不会再出问题了。格梅略还大肆吹嘘他们厂里生产的仪器如何高明，蒙古朋友还曾寄来过感谢信。公证人打断他的话说，既然如此，怎么你成了这里的常客，而且总是当被告呢？格梅略装出委屈的样子说，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善于注意和记住别人的不光采的一面。最后，公证人说，将派专家进行鉴定，然后裁夺。

格列可夫走出公证人办公处，告别了格梅略，忽然看见一家咖啡馆的大玻璃窗里面坐着厂里的总设计师列宾，就走了进去。这一天，列宾曾经向格列可夫请假早退，到法院去同妻子办离婚手续，现在他正一人坐着喝闷酒。格列可夫和他一起喝了几杯，打开了话匣子，对列宾说，他们两人中间，可能还是列宾比较幸福，因为列宾碰到了坏女人，但离了婚，一切都已定了下来，而他自己当初糊里糊涂结了婚，心中却爱着另一个“非常好的女人”，如今他同自己的妻子感情不好，而这个“非常好的女人”却成了别人的妻子，而且还天天见面。

从咖啡馆里出来后，列宾拉格列可夫一起到工业学院去听一位莫斯科来的经济学教授的报告。这个教授近来非常红，他的关于控制论的文章在报刊上连篇累牍，还出了不少小册子。

格列可夫心目中的“非常好的女人”名叫塔吉扬娜，是厂里经济科的工作人员，她的丈夫就是装配车间的工人阿辽欣，他们的儿子基里尔已经十九岁，也在厂里做工。

阿辽欣是全城有名的“先进”工人，担任着许多名誉职务，但为人自私，连老婆和儿子也不喜欢他。只有同组的一个工人索普列叶夫为了利用他而跟他跟得很紧。

一天，阿辽欣和索普列叶夫同路回家，边走边谈论西尼可夫的“可恶行为”。自从那天西尼可夫拒绝对已经报废的传送器进行检修加工以后，车间里引起了不少议论，有些人主张开个会“好好教训一下西尼可夫”，但也有人称赞西尼可夫的行动。后来斯塔洛杜布想了些办法，才使这个事件平息下去。

索普列叶夫对阿辽欣说：“有些人急于要脱离工人阶级，上大学，进训练班”——他是指西尼可夫说的。“但要是人们朝前看，就会知道，当工人是最有利的策略。”

“照你说，我们也是在搞策略罗？”阿辽欣问道。

“否则你是怎么想的？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地比某些工程师还赚得多！到处都要讲策略。拿西尼可夫来说，他也有他的策略。然而他的策略只会把他引向死胡同。因为现在情况不同了。对人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

他们绕过了广场，在广场的一角高高地矗立着光荣榜。光荣榜的第二排最右边挂着阿辽欣的画像。阿辽欣曾多次从旁观察，有没有过往的行人停下来看看光荣榜，结果总使他失望。今天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人对光荣榜上的画像扭头看一眼。阿辽欣就把这一点告诉索普列叶夫。索普列叶夫说：“现在人们顾不上这个。要让一个人停下来，需要给他看卢布。”

“那末画家画这些像干什么呢？”阿辽欣故作天真地问。

“为什么？这也是宣传鼓动的一种形式。当然，这种形式起

不了多少作用。我什么地方读到过：一个总统和一只猴子拥抱着拍了一张照，希望得到这样的效果：人们会马上停下来看猴子。不过把你的像挂出来，对我们、对小组有好处。你在领导面前出了名，我们大家都沾点光。基尔伯金分到了房子，市苏维埃替我的披屋接通了热水，使我节省了四百个卢布。”

“你一切都用卢布来计算，”阿辽欣拍拍索普列叶夫的肩膀。

“那该怎么样呢，巴沙？现在连国家也开始用卢布来计算一切了。”

“照你说，把我画出来，就是为了让别人抢到肥肉？”阿辽欣提高嗓门说，“索普列叶夫，你太贪心了，当心胀破肚子。”他不和索普列叶夫告别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但阿辽欣脑子里一直在想着索普列叶夫这个人：阿辽欣不想给光荣榜拍照，索普列叶夫一直在旁边劝说。每次会议上都是索普列叶夫提名阿辽欣担任各种职务——厂工会委员、同志审判委员会委员。阿辽欣能在厂里出名是靠着有人把他及时推上去，而索普列叶夫最会搞这一套。索普列叶夫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他宁肯做个不吃亏的、默默无闻的人，可以活得长些。而阿辽欣天生应该当个英雄。阿辽欣想，这话有道理，因为索普列叶夫虽然手艺不比他差，人也不坏，但没有人尊重他；可是他——阿辽欣难道受到大家的爱戴吗？常常是几个星期没有人打一个电话给他，就好象他突然到了异乡一样。

厂党委在厂长办公室召开扩大会议，党委书记斯塔洛斯金主持会议。只讨论一个问题：完成月度计划的前景如何。

当销售科长格梅略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总设计师列宾在下面挖苦他。两个人争吵起来。阿辽欣站起来帮格梅略说话，批评设计科的女设计员装模作样的神态，他说自己是个工人，说话

粗鲁、直来直去。列宾反击说，“说话粗鲁、直来直去”是阿辽欣的一张王牌，实际上也是他的策略。他回过头来攻击格梅略说：

“在我们厂里很难找到象格梅略这样对工厂忠心耿耿的人。格梅略象教授一样精通自己的业务，积极卖力。但同时，他给工厂带来的损害却比任何人都大……你们见到过格梅略是怎样接待顾客的吗？简直象演马戏，又象搞催眠术，弄得你迷迷糊糊：又是知心话，又是表示相互信赖的挤眉弄眼，又是一套套的科学术语。连我自己也禁不住想买一台矿石分析仪回去，装在自己家里。那些从外地来出差的被旅馆折磨得很苦的采购员到了他这里就象到了慈祥的外祖父家里一样。没有人会拒绝买我们的产品。对有些地理位置相隔很远的单位，格梅略通过写信和他们联系，作出种种承诺和保证，使人深信不疑。如果这样做还是拉不到客户——就用停止供应相威胁。他把稀缺的热门货搭上滞销的仪器一起卖出去。反正买主多付几千个卢布也不在乎。这样一来，格梅略当然成了个好人！至于以后工厂会收到索赔的信件，那是以后的事！等到用户发现问题时，奖金早已发出，厂工会的办公室里也早已挂上荣誉奖状了……”

“这有什么可怕的？”阿辽欣叫了一声。

列宾说：

“有什么可怕的吗？太可怕啦！因为我们全厂都依靠这个好人——格梅略工作。大家都知道，这个好人会想办法的。既然厂里有格梅略在，那又何必去为产品质量操心，伤脑筋，费精力呢？甚至技术检验科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格梅略甚至可以把已经交出去并打上铅印的产品从仓库拿回到车间来再加工。这些产品月底前还有点工序没完成，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反正都是自己人，技术检验科也就眼开眼闭——大家都想拿超额累进计件工资，总不能喝西北风啊！于是，一切都遮盖得天衣无缝

……而这已经是触犯法律了。”

列宾最后教训格梅略说：这样的好人做不得，这对工厂和自己都是有害的。美德在于诚实，而不在于发善心。

格梅略听了这番话气得发昏。他马上打了个电话到销售科，说让从哈萨克斯坦来这里购买荧光仪的采购员在从仓库取货时要认真注意质量。厂长当场感到很惊奇，因为荧光仪恰恰是他们厂里最好的产品，得到过银质奖章。格梅略说：“小心谨慎没有错……我为什么要当老傻瓜呢？也可以象别人那样，晚上悠闲地坐在家里喝喝茶。好吧！我看你们这个月怎么来庆祝月度计划的完成。”

“你不要威胁我们，”党委书记说。

“我不是威胁，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月能生产几台地磁仪。”

厂长一听这话，马上问装配车间主任，这批仪器的生产情况如何。斯塔洛杜布说，情况不明，因为这个月要对“虹光”地磁仪进行全套的质量检查试验。而地磁仪中的主要部件传送器是从废品堆里拼凑起来的，一般试验尚能承受，全套试验肯定经受不起。会场上有人叫了起来，说这样的全套试验一年内只进行一次。为什么偏要挑这个时候对这批产品来进行试验，这不存心要影响发超额累进计件工资吗？厂长明知故问：这是谁的命令。车间主任说，是总工程师的命令。党委书记请格列可夫作解释。格列可夫说，这是技术问题，不在党委扩大会讨论之列。

会后，厂长斯麦尔多夫请格列可夫同车回家，准备在车上和格列可夫谈谈，让他改变进行全套试验的命令。

他们先谈到今天会上列宾和格梅略的争吵。厂长说，今天列宾的话是对的。

格列可夫表示同意：

“是啊……出现了产生格梅略这种人的环境，就产生了这种人。看起来是理想中的诚实的人，实质上是个骗子。”

“我不同意，格梅略的某些行为不诚实，但并非出于私心。”厂长说。

“怎么不是出于私心？那末奖金、超额累进计件工资是什么呢？看来，我们的物质刺激也会把人们引向有害的方向。……那些对工厂，因此也对格梅略有利的，对国家却有害。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工厂目前的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和我们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了。你认为怎么样，厂长同志？”

“假如明天格梅略离开工厂，人们的责任感是否会加强一些呢？同时……”厂长说。

“不会，”格列可夫打断他的话，“还会出现另一个格梅略，他是工厂的产物。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要找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但是就我们一家厂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是在一个总的体系里。我们同供、销两方面联系在一起。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

“这么说，我们就只能一直空忙下去罗？”格列可夫沉思着说。“不，应该走出这个死胡同。”

过了一会儿，厂长问格列可夫，为什么要对这批地磁仪进行全套试验，又为什么要让人们开夜班修传送器、付加班费。明明知道从废品中修复的传送器经不住全套试验，又坚持要搞，这不是故意要使计划完不成吗？厂长说，明天他将发一道命令，取消总工程师的命令，让这批仪器只经过一般的试验就出厂。格列可夫不同意。他说，如果这样，他就辞职不干。

格列可夫坚持要使这批产品过不了关，原因在于他想以此证明根本改革工厂管理体制的必要性。自从他听了莫斯科来的基辛柯教授的报告后，又去旅馆里拜访教授。他委托教授给他

的工厂出主意。教授回到莫斯科后，从自己的研究所里派来了三个年轻人。他们在工厂里调查了三个星期，提出了初步的意见书。

格列可夫对来自莫斯科的这三个年轻人说：

“你们的方案里所建议的东西是乌托邦，而托马斯·莫尔就是因为写了《乌托邦》这本书被处死的。”

年轻人说：

“他被处死不是因为写《乌托邦》这本书，而是因为他拒绝承认英国国王是宗教领袖。”

格列可夫同意部分地实施他们提的建议。青年人说，如果只是部分地实施，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必须采取坚决而明确的步骤来实施他们的全部想法。

这个三人小组的组长很自负地说：

“我可以坦率地说，什么是科技革命呢？以你们工厂为例，你们目前的情况怎样？将来会变得怎样？随着技术的发展，你们厂里的工人越来越明显地分化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照我的分法是一——积极部分。这些人，照通常的说法，善于动脑子。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促进他们创造的本能。他们在这种环境里感到自由。思考成为他们的生活需要，成为他们生存的一种形式。但是，遗憾得很，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类人，这些人懒于动脑筋，他们从学校毕业的时候成绩不好，到了厂里，又碰到如此复杂的技术。这类人中又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善于随机应变、适应环境。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当工人了，而想努力当所谓‘社会活动家’。某些人上了当，把这些‘活动家’误认为先进人物。另一种人整天借酒浇愁，用厚颜无耻、不问政治和吹毛求疵来掩饰自己。”

格列可夫对这段“高论”很感兴趣，希望这个年轻人进一步

阐明一下。

那个年轻的组长继续说：

“关键在于进步的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很多可悲的篇章。也许技术革命能找到最好的出路。……可能，人的认识的发展要比技术进步的变化快。这样，就能使消极部分逐渐缩小，积极部分逐渐扩大。”

格列可夫说：

“也许你对技术革命时期工人阶层的划分是正确的。但这可能仅仅是技术革命初期的状况。如果一个工人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一定会去努力达到生产任务所要求的水平。”

“那末，怎样才能使工人热爱自己的工作呢？”

“照我看，他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劳动最终将成为哪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复杂的，因为即使是工程师也常常不知道自己工作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格列可夫说。

“不但是工程师，有时候一大批研究所共同研究一个题目，而这一题目只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问题就在这里，”格列可夫说，“但我相信，在技术革命的胜利进军中，会找到使每个工人热爱自己工作的方法。”

最后，三个年轻人邀请格列可夫到他们研究所去进一步商谈。格列可夫表示同意。

厂里的总设计师列宾和格列可夫一样，也是积极主张改革管理体制的。他根据格列可夫的想法，起草了一份意见书，主张把设计师、工艺师和经济计划员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生产核心。他们正在提出这种合并的理论依据。当格列可夫仔细阅读这份意见书的时候，列宾说：

“我认为，可以花十天的时间作为互相物色合作对象的期

限。在这期间，他们中的每个人可以按自愿原则自由选择合作的对象。人们不是初次认识，因此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找合作者。”

“如果有人找不到合作的对象怎么办？”

“那时候再由专门委员会仔细分析原因，如果单干户是些好吵架的人或是无能之辈，应该把他们解雇。”

格列可夫说：

“我感到要这样做，除了工厂组织工作方面的许多麻烦之外，还会因你的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引起许多不愉快的争吵……我一直在考虑你提的自由结合的问题。你知道吗，改组工厂中最复杂的事是什么？不是技术上的困难，而是道德心理上的阻力。在我们的条件下解雇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即使是解雇一个大家都公认是无用的人也不简单！工会、法院、各种各样的调查组都会出来干预……”

“不得不这样干。一颗老鼠屎会坏一锅汤……当飞行遇险时，航空者只能竭力摆脱多余的货物，否则就要失事。治标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否则，一切良好的愿望都会落空。”列宾的决心看来很大。

格列可夫感到这种方法可能不行，最好另外找一条路子。他想起最近碰到的一系列打击：由于格列可夫坚持对产品进行严格的全面试验，工厂的当月计划没有完成，影响了大家的收入，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不满。厂长到莫斯科去向部里作解释。市里派出了人民监督委员会到厂里查究原因。还有人写匿名信攻击和威胁格列可夫。女经济工程师安尼娅跑来告诉他说，有人对他造谣中伤，说他和安尼娅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利用职权解雇了经济计划科长符谢斯维亚茨基等等……

列宾告诉格列可夫说，有一个混蛋打电话给他，骂他和格列

可夫勾结在一起，害了好人格梅略，把他送进了医院。说他们两个人为了追求个人名利，不顾一切；还说，普通工人对这种行为决不能袖手旁观。但那个打电话的人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

格列可夫想，列宾遇到的情况和安尼娅告诉他的情况如出一辙，看来都是为了对付他们的改革而采取的卑劣行为。

离开列宾家的时候，格列可夫想起了研究所派来的那三个青年人对他说的关于托马斯被杀的原因。他对列宾说，托马斯的被杀不是因为写了《乌托邦》这本书，而是因为他反对国王。格列可夫说：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搞乌托邦是可以的，但不能反对国王，清楚吗？”

“清楚了。不过，看来效果不会太大。”

工厂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市委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与邻厂合并的问题，说是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勘探仪器厂应该和邻近的生活用具厂合并，除生产地质勘探仪器外，也要生产象吸尘器之类的日常生活用的器械。厂长在莫斯科时，无意中把这事告诉了部长。部长立即与市委联系表示反对合并。这一下得罪了市委，市委就对勘探仪器厂施加压力。厂长斯麦尔多夫刚从莫斯科回来，就看到市执行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提出要把分配给这个厂的住宅面积削减一半。厂长认为这是一种“行政制裁”，而且“这只是个开头呢！”党委书记斯塔洛斯金和格列可夫对此也很不满，认为这是“专横武断”，他们商量着应该怎么办。厂长觉得简直没办法，他说：“我们是处在榔头和铁砧之间，往右走，地方上的力量就要揪你的耳朵；往左走，部里就打你的后脑勺。”

最后，他们决定一起去找市委书记求情，用保证同意并厂来换取不削减住宅，而对并厂则采取拖延的办法。斯塔洛斯金

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去保证一番，叹叹苦经，把日期往后推迟……到时候，也许就会把合并的事情忘掉的。生活中每天都有新的任务，在匆忙中忘掉点什么是不稀奇的。”

果然，市委书记卡洛斯特辽夫一见到他们，就指责他们不该向部里乱报告。他说：

“你们部长打电话给我，指责我们越权，我看他得到的情报不十分确切，市委是建议研究几个企业合并的可能性。可——能——性！”

这时斯麦尔多夫想到，还是斯塔洛斯金说的对，应该同意合并，反正事情不会进行得那么快，又是要和部里商量好，还要准备文件，还有几百个问题要谈妥，这就需要不少时间，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变化，而自己也可能就退休了。想到这里，斯麦尔多夫轻松地叹了口气。

但是，格列可夫不顾原来的约定，竟忍不住同市委书记争论起来。当卡洛斯特辽夫大谈合并工厂的好处时，他讽刺说：

“你看，我们每月生产它百把个榨果汁器，这样，我们就算完成了当前一项重要措施。由劳力不足就可变为劳力过剩：可以多下一打女清洁工和女打字员，外加白白毁掉一个具有传统和经验的老厂，这个厂唯一的不幸之处就在于生产组织不现代化……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我们对搞榨果汁器搞得入了迷，以致宁肯撇开搞地球物理的仪器，全部转向搞厨房自动化设备。到那时地球物理仪器将由机灵的集体农庄生产队来搞。他们将把谷仓改造为工场，并请一些设计师来代替农艺师。”

“您未免过分悲观了！太过分了。”斯麦尔多夫不理解总工程师的行为。

“他是对的！”斯塔洛斯金大声说。

“你还是住嘴吧，可尊敬的吉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斯麦

尔多夫尖刻地对斯塔洛斯金说。

“为什么，我也是和您一样的党员，是坐在市委的办公室里，又不是在你家里，”斯塔洛斯金甩了甩头发。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向你们谈小企业合并的好处。”卡洛斯特辽夫平静地说。

“但不能根据沿一条电车线路的原则来合并^①！”格列可夫反对说。

“你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了。”

“丝毫也不，卡洛斯特辽夫同志，为什么我们不与中心设计院合并？或与某个设计组织合并？应该搬掉的是这种石头。否则他们自行其是，现在谁也管不着。他们才不肯合并给我们呢。”

“而且也不会有这样的工资了。”斯塔洛斯金支持他的意见。

“也会动到设计师们的头上的，得有个过程嘛！不过更明智些的做法是把工厂从属于设计院，您满意吗？”卡洛斯特辽夫笑笑。

“我个人是满意的，”格列可夫说，“可以少操些心。”

“也可以少负些责任，例如计划没完成。你们怎么会这样呢？你们一直是完成的，可是，突然间来了个没有完成。”

“任何事情都有个原因……是的，都有自己的原因。”

卡洛斯特辽夫好奇地看着格列可夫，格列可夫站起来走了几步。

“不久前我请搞经济的专家替我们分析一下厂里的情况，从基辛柯教授那里来的几个年轻人做得很详细，他们对各方面都

^① 关于小企业合并的问题，市委曾提出一个原则，即合并一条电车线路沿线的几个厂。

做出了报告……我们都是同年人，用不着互相欺骗，我们那里情况是严重的。都认为是偶然破坏了计划，但其原因远不是偶然的，我不知道其他企业的情况，可是我们厂的生产水平是无法保证目前产品的高度技术质量的。就更不用说将要出产的产品了。坦率地说，应该责备我的不是上个月未完成计划，而是我厂最近两年里出厂的某些产品的质量，应该指责这些，而主要的……”

“好，格列可夫！”斯麦尔多夫打断他说，“现在您拿着病假证明，躺进精神治疗所去吧！”

“别打岔，拉法艾·波里卡尔波维奇！”斯塔洛斯金做了个反对的手势说，“让他讲嘛！”

“请吧，格纳基·扎哈洛维奇，您自己定了个条件——‘不欺骗’。”卡洛斯特辽夫走近格列可夫，“最主要的什么！”

“最主要的是，我们正在播种冷漠态度和不负责任。如果我们有时做自己事情时的那种做法是可以允许的话，那末一切都可以允许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敢于把那些隐藏着小小的不合格配件的仪器报废的原因，也可能这些如果运转起来并不差，但在根本上它们是违反技术条件的，换句话说，——违反法律。一般说来，在法律面前没有什么将军和小兵之分，人人平等，轻视法律，人和人类早晚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也许，开始时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这是假象！好了，我已经离题了。”

“您早就离题了，”斯麦尔多夫低声说，“我们来拜访的目的是关于执行委员会的信，可是您竟大发起议论来了。”

由于接见别人的时间到了，他们和市委书记告别。市委书记说，有这场谈话很高兴，可惜相见机会太少，而且特别对格列可夫说：

“您知道，格纳基·扎哈洛维奇，我和您谈话，的确感到有兴

趣,可是,原来您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个英雄,甚至还暗暗地自我欣赏。”他的声音里有些不快。

临走时,市委书记给格列可夫一封信。

离开市委办公室,斯麦尔多夫到饭馆吃饭,格列可夫也跟进去。

吃饭时,格列可夫把市委书记给他的那封匿名信,念给斯麦尔多夫听:“由于关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我必须把我们厂总工程师格列可夫……”

信中揭露格列可夫的胡作非为,“工厂常常没有完成计划,弄虚作假,以少报多,而上个月就更不象样了,格列可夫进行冒险,他命令用废品拼凑传送器。人们出于爱国心而工作着,把这种传送器装进了仪器,可是格列可夫却使‘虹光’地磁仪报废了,这是专门为了提高他那摇摇欲坠的个人威信。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他在自己身边也聚集着一群好阿谀奉承、随波逐流的人,这些人是总设计师列宾等。他们道德败坏,荒淫无耻。他还和经济学家安尼娅搞非法的暧昧关系,格列可夫有妻室家小,还是个党员……迫害老实人,如对销售科长格梅略……厂长斯麦尔多夫是个有生产经验的人,在格列可夫影响下,也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格列可夫收起信说,“我正在想,市委书记为什么把信给我?”

“大概想表示,他不为你的蛮横无理而生气,再说,他拿着这信又有什么用?然而,这是一种诽谤,是一种胡作非为。”斯麦尔多夫说。

销售科长格梅略在党委扩大会议后,气喘病发作,送进了

医院，不久就死了。在开完追悼会后，格列可夫和“非常好的女人”塔吉扬娜偷偷地一起搭乘电气火车到郊外游玩，恰巧被塔吉扬娜的儿子基里尔碰到。基里尔很识相，不声不响就走开了，但格列可夫和塔吉扬娜惊慌失措。次日，格列可夫就乘火车到莫斯科去出差了。尽管当时市检查组正在厂里调查，而且时近年底，生产紧张，一切都说明总工程师不宜离开，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走了。

总工程师打算改组工厂的事，厂里早已传开。最反对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总工艺师泽姆佐夫，他不学无术，害怕改革后失去饭碗，另一个是阿辽欣小组里的工人索普列叶夫，他有较高的手艺，工资也很高，觉得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很好，如果搞什么自动化，叫他改行另学一套，他年纪大了，学不进。此外，厂长也觉得格列可夫近来不务正业，装配车间主任则觉得格列可夫把工厂的现状说得太糟糕，抹煞了他们辛苦工作的成绩。

市检查组在厂里经过广泛的调查，写出了一份报告，在厂党委扩大会议上宣读。报告中搜集了厂里为了完成计划而采用的种种不法手段，列宾当场起来说，这份报告等于废纸，因为如果生产的客观条件不改变，即使厂的领导人都作了检讨，表示悔改，实际上根本改不了，检查组下次还会再来，还会发现这些老问题，只不过是白白折磨总工程师的神经而已，而总工程师是一个好人。这时，总工艺师泽姆佐夫与列宾争了起来，他指责列宾同格列可夫相互勾结，互相包庇，还说了格列可夫许多坏话。一时间，会场上互相挖苦叫骂，乱成一团。由于格列可夫不在场，会后总经济师责问厂长，为什么不发言保护总工程师。厂长悔恨地说，他老了，他老了。

这时候，格列可夫正在莫斯科奔走。他一到莫斯科，就到研究所去找基辛柯教授。教授告诉他，从他厂里调查回来的三个

年轻人，一直在继续研究他们厂里的材料。所有带回来的材料都已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结论。教授说毕就交给格列可夫一份厚厚的材料，格列可夫从这份材料里看到了他的工厂目前的情况和理应做到的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但为了实行改革，第一阶段的工作量就已大得惊人。教授替他打气说，不要害怕，里沃夫电视机厂在实行了“最有利的计划化”体制后，节约了五十万卢布。

格列可夫带了改革方案去求见总管理局局长。局长让他在接待室等了两天，不予理睬。好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格列可夫的老同学沙图诺夫，这人是部长手下的一个专员。他对格列可夫很热情，而且支持格列可夫的计划，就设法把这个问题排进了部委员会^①的议事日程，定于一月二日由格列可夫向部委员会作报告，这样就越过了局长这一级。

在开会以前，格列可夫由基辛柯教授介绍到一家实现了自动化管理的工厂去参观。这家厂不但生产自动化，而且在中心调度室里可以通过电视看到全厂各车间各科室的一切活动。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电视监察之下。格列可夫看到这种景象，心里感到很抑郁，而且他认识到要把自己的厂改造成这种样子，工作量大得无法估计，用毕生的精力恐怕还不够，所以想打退堂鼓。他打电话给沙图诺夫，说他要是在元旦前回家去，但沙图诺夫对他说，现在已经不可改变了，要后退已经晚了。

除夕晚上，塔吉扬娜坐飞机从乌拉尔赶到莫斯科，在格列可夫住的旅馆里找到了他，两人一起在红场上迎接元旦。塔吉扬娜的到来坚定了格列可夫的信心。

在由副部长主持的部委员会上，格列可夫作了四十分钟的报告。委员们的意见分成两派。一个委员说，冻结在比尔姆市

^① 由部长或副部长主持的专门讨论重要问题的组织。

的一笔钱至今没有销账，因为那里的第一流的电子计算机的使用率只有百分之五，而格列可夫却要消灭厂里最重要的科室，伸手来讨电子计算机，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基辛柯教授反驳说，高尔基汽车厂的计算中心代替了三千名管理人员，你们知道不知道？总管理局局长对格列可夫早就不满，他发言说，格列可夫不务正业去搞新花样，使生产计划完不成，自满，破坏纪律，市检查组的结论甚至要撤他的职，根据是很充足的。副部长打断他说，格列可夫个人的问题应当同当前正在讨论的问题分开，因为这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大事。

在部委员会刚开始时，厂长斯麦尔多夫也从乌拉尔赶来了。这时，副部长发现他在场，就叫他发言。他说，他是来要求退休的。

斯麦尔多夫已六十多岁，有心脏病，但本来还能工作。他的退休，是对格列可夫作出的一种自我牺牲，因为这样就使格列可夫免除了被撤职的威胁，厂长和总工程师是不能同时去职的。

散会后，斯麦尔多夫问格列可夫为什么如此闷闷不乐，格列可夫说，高兴的事很少。斯麦尔多夫说：“你知道吗，有一个怪人在飞机失事的时候怎么想？他想，幸而地球是圆的，否则跌在角上就会更痛。所以在每种情况下都可能有更坏^①的。让他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吧！这样甚至更可靠些。而且基辛柯也将变得更厉害。”

当晚，格列可夫就和塔吉扬娜乘飞机回去了。

（上海师范大学苏修文学评论组译）

^① 即任何一种坏的情况都不能看成是最坏的。

托洛契的白房子

(短篇小说·简介)

作者：阿·卡什塔诺夫

载苏修《新世界》杂志 1974 年第 5 期

这篇小说主要描写一个车间里的工长企图用“沙皇戈罗赫时代”用过的小组工资制来对付工人，使工人干活时互相监督，受到工人的抵制。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苏联工人在生产中已丧失主人翁的地位，在生活中也充满屈辱和痛苦。

小说作者卡什塔诺夫是明斯克市的一个铸工工程师，对铸工的生产和生活比较了解，但其立场显然是资产阶级的。工人在他的笔下是那么麻木、糊涂、无聊和空虚，完全是可以任人摆弄的卒子。作者不满意工人的状况，企图改变这种状况，是为了使他们积极起来，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力干活。但同时又对工长提出的办法毫无信心，也提不出其他有效的措施，这样就使小说充满灰暗的调子。

小说文字冗长拖沓，我们这里只把它的主要内容作如下介绍和摘译。

谢苗是一家机械厂铸工车间的工人，他的姐姐卡嘉是这个厂的行车工。

卡嘉与普罗达谢尼亚离婚了。但是，普罗达谢尼亚还常常

打卡嘉。昨天，他去看望儿子的时候，又把卡嘉的脸打伤了。早上，穆拉什科在更衣室里故意问谢苗：“是谁把你的姐姐卡嘉打出青紫斑的？……”谢苗怒不可遏，恨不得马上把普罗达谢尼亚狠狠地揍一顿。

上班前，谢苗碰到姐姐，就告诉她以后不要再去跟普罗达谢尼亚接头了，“孩子都十七岁了，该参军了，不管怎样，没有他也过得去！”

由于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谢苗忘了为儿子依戈廖克买奶渣。到家后，遭到了即将分娩的妻子齐娜的埋怨。平时，他的妻子和岳母也常说他不关心家庭，没有良心，甚至还骂他是寄生虫。而谢苗认为自己不喝酒，一个月挣二百个卢布，甚至还要多些，统统拿回家来。想到这些，他很气愤，便借口去买奶渣，到普罗达谢尼亚那里去了。

他来到工厂大门口，走过去，穿过整个厂区，从后门出来，就是郊外。走上一座山岗，看见不远的托洛契村一排高大的白房子，这是新造的住宅区。而在这个住宅区的脚下，还有一个小村，里面是原有的平房。普罗达谢尼亚就住在这里的一座平房里。见面后，谢苗警告普罗达谢尼亚以后不许再打卡嘉了。普罗达谢尼亚说，过去卡嘉总是在他喝醉的时候管教他，并且还跟许多人搞腐化，是卡嘉拆散了家庭，毁了他的生活，所以他才打她的。于是，谢苗转而同情普罗达谢尼亚了。他们在一起喝起酒来。谢苗再一次劝普罗达谢尼亚不要再去找卡嘉，更不要去打她了；否则，她会唆使证人去告状，在法庭上人们会罚他吃三年苦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普罗达谢尼亚就同意了谢苗的意见。

第二天，谢苗照常去上班，他的班里一共有八个人。其中的穆拉什科总是在上班前一刻钟第一个来到工段。来了之后，他

就先跑到输送带前从上一班留下的待清整的铸件中挑出一批容易做的放在自己工作的地方。这样，他的工作速度就谁也赶不上了。但是，今天所有的铸件都是坏的，没什么好挑选的，活儿要比平时难做得多，穆拉什科因此发起火来，同砂处理工长争得面红耳赤。他担心由于铸件不好，自己难以完成定额，工资将被打折扣。而砂处理工长却说：“你已经被惯坏了，习惯于每月拿三百卢布了。”这使穆拉什科更为恼火，他以铸件不好为理由，建议发给补贴工资，并且说，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干活是没有劲道的。其实，大家都有这种愿望，不过都不愿意参与争吵，只是让穆拉什科一个人去和工长相骂。砂处理工长说，发不发补贴工资与他无关，这事应当向你们自己班的工长提。这时，恰好他们这个班的工长卡斯特利茨基来了，砂处理工长趁机溜走。卡斯特利茨基问清原委后，不同意发补贴工资，并且批评他们“只想多捞卢布”，把合格的铸件都扔进了废品堆，造成了铸件的不足，以致连机器装配都停下来了。工长还特意警告穆拉什科，如果他再这么无理取闹，就要罚他，让他拿固定工资，每月只有一百四十卢布和奖金。这使穆拉什科大为吃惊。他要工长说明原因，工长说，等中午休息时再谈。总之，这是同昨天穆拉什科把有用的铸件当废品送去回炉的事有关。于是，穆拉什科气得在原地跺着脚。

原来，浇好的铸件用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到清整工这儿来，而清整工拿的是计件工资。大家为了多拿钱，专拣容易清整的做，而把较难做的放在一边。有时遇到收废品的车子来了，就干脆把这种难清整的铸件同废品混在一起送去回炉。穆拉什科就表示：“要我跟这样的铸件硬拚？让他们去啃吧！”昨天，穆拉什科又干了这样的事，正好被炼钢工段的工长发现了。为此，工长卡斯特利茨基受到了车间主任的训斥。

中午休息时，工长卡斯特利茨基来到工段。他对大家说：

“大家都在这里吗？我的话只要五分钟。有这样一些事：第一，厂里缺铸件，装配车间经常停工待料，但我们在清整中却扔掉了一些合格的。……昨天炼钢工段的工长看到一只合格的、整理一下完全可以交上去的铸件连同废品一起被装进炉子，……我们有的人很聪明，认为与其为这些不易加工的铸件去受罪，还不如干脆把它们扔掉。第二，每一个人……就不说每一个人，我说某些人力图为自己拣比较好加工一点的铸件做，而把差的留给其他同志，有这样的事情吧？……第三，……咱们的情况是：扶起东来西又倒。以前实行固定的等级工资制，干活有质量，但没有数量；实行计件工资制后，质量又没有了。穆拉什科还动不动就要求加补贴工资，我知道穆拉什科经常能够超额一倍，甚至还要多些，但你为了不被降低计件工资金额而故意拖拉。”

穆拉什科反驳说：“那难道不是这样吗？你能给我三百卢布吗？”卡斯特利茨基说：“我不给。我根据派工单办事，这里不是你的私人小铺。沙玛利只要挣满了一百五十卢布，就什么也不干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接着他又说：“总的来讲，是这样，今天车间主任整个早晨都在批评我，说我们数量和质量都没有保证，而这里又碰到了报废这桩事。照我看，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小组工资制，”这样，“每个人的工资将取决于大家，焊工工仍然各干各的，其余的人将按照级别的比例来分配工资。”工长的话音刚落，穆拉什科就想提问题，工长叫他先别提，去干活，等明天再说。

下班后，谢苗和穆拉什科一起进浴室洗澡去了。穆拉什科对谢苗说：“卡斯特利茨基提出这个小组工资制是为了邀功，向领导上显示他是在开动脑筋工作，创造性地对待问题。卡斯特利茨基很聪明，他知道我不会容忍有的人在组里磨洋工，而工资

又是平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互相监督了。他这个算盘可真不错。可是，我才不会吃他这一套呢，我才不会去为那个沙玛利耗费神经呢！这应当让卡斯特利茨基去管，他是靠这个挣钱的。我们只管切割，连眼睛也不会向旁边去看一看。”谢苗赞同地说：“一点不错，卡斯特利茨基是无所谓的，他再过一年就混满了工龄，就要走了。他自己跟我说过，……他想去搞科学，他才不愿在这里闻铁腥气呢。”“是啊！对他来说，还有一年，可我们得一直拚命卖力气。我认为，应该同他讲讲，好好解释一下。总之，定额我们可以完成，并且不用补贴工资，但不要用小组工资制来触犯我们。”谢苗表示同意。

谢苗洗完澡，来到出口处，沙玛利正在等他。沙玛利说，卡斯特利茨基要他们等着一起走。说着，卡斯特利茨基就出现了。他先说了一些讨好他们的话：指指路上的姑娘，问沙玛利这个喜欢吗，那个喜欢吗？又问谢苗想不想进大学，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舅舅帮个忙。接着，他约沙玛利晚上再见面，就同谢苗谈起了正事。

卡斯特利茨基说，穆拉什科肯定要反对小组工资制。但是他，卡斯特利茨基不明白，谢苗怎么能容忍穆拉什科这种人。穆拉什科每天早上把好的铸件拣到自己的地方，这就是在剥削谢苗。而小组工资制是一个好办法，是对谢苗直接有利的。接着卡斯特利茨基又说了穆拉什科许多坏话，甚至说穆拉什科和卡嘉有暧昧关系。在分手时，卡斯特利茨基对谢苗说，他们之间已经“互相理解了”。谢苗也没有反对，实际上接受了小组工资制。

谢苗回到家，比平时稍迟。岳母用尖刻敌视的眼光迎接他；妻子齐娜脸色苍白，坐在椅子上。原来妻子就要分娩了，正在等他回家去叫汽车。谢苗就立即转身奔了出去。

出租汽车站上排着队，人们又不肯让他。他急得没法。幸

亏他班里的一个电焊工、“苏维埃代表”巴昆丘克驾着自备汽车经过，帮了他的忙，把他的老婆送进了产院，后来又应他的要求把他送到公园里去。途中，巴昆丘克的汽车差点儿撞倒一个喝醉酒的人。巴昆丘克说，现在这种酒鬼多得象蝗虫一样，而他认为，能够战胜伏特加的唯有汽车。一个人如果有了汽车就会有无数的忙忙碌碌的事情，并得到这样大的智力上的享受，以至于不会再去想到喝酒，何况酒醉了就不能驾驶汽车。接着，他又把自己的汽车大大地赞扬一通，说这是“技术的美学”、“美学教育”。

谢苗送妻子齐娜进产院后的第二天，就到姐姐卡嘉那里去了。卡嘉跟普罗达谢尼亚离婚后，把他们俩共有的房子留给了他，自己带了孩子搬出来。而普罗达谢尼亚给了她三千卢布作为代价。卡嘉用这三千卢布向“住宅合作社”投资，买了一套三个房间的住宅。如今，她把一个房间租给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每月可有三十卢布的租金。谢苗曾经劝她，不要把这个房间租给一个男人，而应租给三个姑娘做集体宿舍，这样，她就能每月拿到六十卢布。但卡嘉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谢苗心中有些怀疑。这次，谢苗走进卡嘉家里，发现这个房客穿着汗衫短裤在卡嘉面前非常随便，心里很不舒服。卡嘉见到弟弟倒是很高兴的，摆出许多酒菜庆贺他生了女儿，并邀请房客作陪。喝酒时，他们谈起了厂里的事情。谢苗说，他们已经按小组工资制在工作了。穆拉什科曾经表示反对，并保证以后超额完成计划，只要不实行小组工资制，但当时多数人都默不作声。卡嘉问谢苗自己是怎样表态的，谢苗说：“我反正都无所谓，小组工资制也好，计件工资制也好，……我总能挣到一块面包的。……况且，何必多说废话呢？反正卡斯特利茨基怎么决定了，就得怎么做。”房客问，按小组工资制工作后的情况怎么样。谢苗回答说，同过去一样，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据老工人索尼奇说，在沙皇戈罗赫时代就曾

经按小组工资制工作过。卡嘉指责谢苗，既然已经答应了穆拉什科一起反对小组工资制，后来就不该食言，不该再赞同卡斯特利茨基。谢苗反问卡嘉，她怎么知道他曾经答应过穆拉什科的，并且还用一句双关语来影射卡嘉同穆拉什科的关系。卡嘉大怒，两人吵了起来，酒席不欢而散。

月底这一天，卡斯特利茨基在上班前就来到工段，催促大家快快干，今天一定要把车间里的铸件都出清。上午，工人洛沙克的一只手受了伤，鲜血淋漓。他到保健站去包扎了一下，继续工作。中午休息时，卡斯特利茨基又来问洛沙克，保健站有没有把他的伤记录下来。洛沙克回答，记总是记的。卡斯特利茨基又问，这伤分在哪一类。洛沙克说，管它呢？反正不算工伤。卡斯特利茨基又问，你能不能工作。洛沙克气愤地反问，我不是一直在工作吗？卡斯特利茨基检查了半天的工作成果，十分满意，称赞大家今天速度高，只有洛沙克拖了后腿。穆拉什科问卡斯特利茨基，这是谁的过错？按穆拉什科的意思，这是因为实行小组工资制后，把沙玛利调去和洛沙克一起清整小铸件，洛沙克为了帮助生手，才受了伤。但卡斯特利茨基不承认自己有错。洛沙克接上去说：在强者面前总是弱者错。说毕，看看小铸件已经积压很多，要马上就去工作。穆拉什科叫他不要做了，大家会帮他干完的。巴昆丘克也向卡斯特利茨基说情。卡斯特利茨基没法，就叫索尼奇去替下洛沙克，自己顶替索尼奇，但他还是不放洛沙克回去休息，叫他用吊车帮大家搬运铸件。

这一天，工作的速度特别快，穆拉什科一人完成了两个定额，其余的人也都超额很多。卡斯特利茨基得意洋洋地对大家说，小组工资制不是很好吗？

可是第二天一早，穆拉什科却悄悄地直接向车间主任的秘书交了辞职书。卡斯特利茨基得知后，就象吃了一下闷棍，气急

败坏地来找穆拉什科，责问穆拉什科为什么事前不打个招呼，同时又想挽留他，问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再商量。穆拉什科回答说，他对一切都满意。卡斯特利茨基没法，就说他不能马上签字同意他离职，还得找到一个顶替的人。穆拉什科挖苦他说，找个人还不容易，只要说一声这儿是小组工资制，人们就立即会蜂涌而来。卡斯特利茨基挥挥手走了。

穆拉什科对工人们说，他想到秋明去，据说那儿的工资高。他还劝谢苗和他一起去。谢苗心中又产生了动摇和期待，但他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也不会去的，因此心情又不舒畅起来。

这天回家途中，谢苗遇到了普罗达谢尼亚。普罗达谢尼亚对谢苗表示要和卡嘉重新和好，谢苗支持他，两个人一起去找卡嘉。但卡嘉对他们很不客气，对普罗达谢尼亚的要求一口回绝。普罗达谢尼亚伤心地说，卡嘉变得高傲了。谢苗说，这都是那个房客在作怪。

两人一起回到了普罗达谢尼亚家中，喝起酒来。普罗达谢尼亚说，谢苗的妻子齐娜是个好人，不骄傲。自从齐娜进了产院后，医生一直不让出院，说是血液化验中有问题。在许多天里，谢苗曾想着一个偶然在工厂大门口几次遇到过的姑娘。现在，他终于也想念起妻子来了，决定在她出院后好好地和她过日子。

（复旦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 75 届部分学员译）

劳动过程所构成的……

评论家的政论性札记

作者：鲍利斯·阿纳申可夫

载苏修《各民族友谊》杂志 1974 年第 8 期

这篇评论说，当前苏修工业生产题材作品中的一个“流派”被评论界忽视了。这个“流派”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真诚地、深入地努力了解新现实，极其准确地理解生产中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工人的心理”，另一方面又“企图把现实削足适履地塞进习惯了的老框框和旧观念之中”。它们的主人公或者是对当前工业生产中的种种问题束手无策；或者随波逐流，“成不了大气候”。而“社会的要求倾向于另外的主人公”——“作为同经营不善、欺骗、形式主义、马虎大意、恶意煽动作斗争的积极坚定的战士”。

作者认为，中篇小说《实习生》也属于这个“流派”，但它塑造两个有希望的人物：安德列和格纳。前者是未来的工程师、生产领导人，他决心为改变现状而斗争，并且找到了改变现状的“依靠力量”、“未来的近卫军”格纳。

文章最后流露了对切什可夫（《外来人》）、维克多·拉古京（《炼钢工人》）、伏洛兴（《明天的天气》）等“强

有力的主人公”的倾心，认为以这些人物为主角的作品是工业生产题材中的又一种“流派”。作者充分肯定这些人物表现了“文学中和生活中的进化”，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物“还不够真实，不够自然”，还是“思想的传声筒”。

显然，文章作者希望苏修作家能够更积极地去塑造“当代英雄”的形象，以便帮助苏修统治者摆脱当前工业生产中的困境。但是，不管作者的呼声多高，苏修统治者们又是多么需要，“当代英雄”的产生看起来仍然是很困难的。

文中小标题原有。译文有删节。

仅仅只是落后吗？

目前，所有的严肃的文学评论文章，所有的报告，无数次的辩论，都在抱怨所谓工业生产题材落后于生活的要求。

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他们对于我们迅猛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大量变化是首当其冲，这些变化不但大大地影响到生产，而且也影响到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心理。

我们不能够说，文学已经足够充分地、广泛地、鲜明地反映了这些变化及其不断增长的速度，而且恐怕永远也不能这么说。

但是，不管人们指出工业生产题材落后于生活这个事实本身如何无可非议，我们在议论关于这个问题时那种轻率、随便的态度，而最主要的，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指的内容，终究不仅不

能促进,而且反而会阻碍这个题材的发展。

近几年来出现了几十部新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都是描写现代生产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的。但是有许多作品不仅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领会,甚至没有被评论界所注意到。至多只是有篇把应付性的、走过场的书评。没有作过任何稍微认真的尝试去把这些作品联系到一起,编为一个文学上的队列,不但把这个队列拿来与以前的一个文学阶段对比,而且也与曲折发展的历史的当前阶段对比。据我所记得,这样的尝试还没有人做过,虽然活生生的文学过程正在大声疾呼地要求这样做。

发生这样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常常用老尺子去对待新的现实。而关于老尺子不适应新条件,苏共二十四大上已经谈到过了:

“我们的过去有多年的英勇的历史,那时候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自觉地忍受牺牲和苦难,愿意满足于最必要的东西,不认为自己有权要求特殊的生活上的舒适……但是那种在过去曾经是可以解释的和自然的东西(那时候居于首位的是另一些任务,另一些事情)在现代条件下就成为不可接受的了。”

题材的“落后”,以及整整一个散文浪潮被评论界忽视,原因难道不就在这里吗?我认为这个新的散文浪潮是与IO·安特罗波夫、A·卡什塔诺夫、A·切尔诺乌索夫、A·斯卡隆、A·克利沃诺索夫、P·舒麦洛夫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正是这些名字使得我们今天不仅可以谈论题材的落后,而且也能谈论对新事物的探索。

这股新浪潮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内在的论争性,对处理工人题材的新立场和新方法的探索,新的价值尺度的制定。我们将看到,这一过程是不简单和不容易的。

当然，新浪潮并不是突然在一块空地上出现的。我个人在这股浪潮中看到它同 H·叶夫多基莫夫、И·维列姆鲍夫斯卡娅、H·沃罗诺夫、A·列克姆楚克、Г·弗拉基莫夫、M·罗辛的作品的直接的联系，然而这股浪潮的来势是如此之强，所以我认为可以而且必须谈到它的由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现阶段所决定的性质。

我要预先声明，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只谈到一个流派：那些迫使我们一再想到苏共二十四大总结报告中的一个思想的作品，这个思想我已经引在上面了。

这个流派我是在反复阅读 B·叶基莫夫的一篇不长的、文学价值并不突出的短篇小说《不要抛弃……》后“发现”的。我翻阅了近两年、三年内记在我的笔记本里的作品清单，突然发现，这篇被我偶然看到的短篇小说具有某种“代表性”。

这个可爱的、可爱的特鲁宾……

那末，先来谈谈《不要抛弃……》。不要抛弃什么东西呢？还是不要抛弃什么人呢？……是不要抛弃一个机械制造厂里的车间，小说的主角、工程师特鲁宾在其中担任车间副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古怪地，用这样的形式来提出问题呢？要知道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车间不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一个人的去留能有多少决定作用呢？而且这到底是不是美学“审查”的对象呢：主角离开车间还是留下来？特别是在我们的时代……

四十年前或更早以前，在经济、技术、文化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当时的问题是“谁战胜谁？”（或者是我们在极短时期内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或者是我们被消灭）因此把问题这样尖锐地提出来是有道理的，也是合乎规律的。

“脱离劳动战线的人曾经被我们认为是逃兵，”我不止一次地听见阿穆尔河岸共青城、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基地、切利亚宾斯克拖拉机厂的首批建设者们这样说。这些人对目前我们报刊特写和文章中经常出现的“人员流动”这个字眼感到不快和厌恶。这个字眼太软弱、太含糊了。难道能跟逃兵这个词相比吗？

有什么可说的，确实，逃兵——这个概念更明确、有力、响亮、不妥协，它表达了群众由于意识到历史的必然性而自己制订出来并且应用到自己身上去的一种道德规范。

现在是另一种时代了，有另一种价值尺度了。如果还象几十年前一样提问题，这就是忽视已经改变了的环境。因此产生了“人员流动”这个概念。概念改变了，处理态度也改变了。

虽然人员流动仍旧是一种很大的坏事（培养出了一个人，让他成长起来，而他突然走了，就需要找人代替他，需要重新培养一个人，这一切都要钱，而且要不少的钱），但事情的经济方面现在已经不象以前理解得那样狭隘了。不错，这是一种损失，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中学校的毕业生，来到了生产岗位上，可是对这个工作不喜欢。怎么办？强制地压制个人的兴趣吗？……可是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对某一工作没有天赋，不能从劳动中得到满足，那末，他也就不会付出全力，不仅他，而且社会也受到损失。所以我们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现在建议，让小伙子先乱跑一阵子，让他找到一个符合心意的工作，结果对个人、集体、社会都会更有利。眼前的、可见的损失（以前我们不能允许的损失）将会被以后的收获所补偿，并且被大大超过。

可是出来了这篇短篇小说《不要抛弃……》

这是什么，是文学上的不合时代的现象吗？

我们不要忙于作结论。先看看车间。这篇小说是由主角和矿工者埃迪克（他又是一级登山运动员，又是自动生产线的调整

工、函授大学生)的谈话开始的。谈话的语气是信任的、恳求性的;这种语气不仅是由于主角的个人品质,而且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

“唉,我有什么可向你证明的呢!”他(特鲁宾)举起双手,仿佛投降一样。“我不能剥夺你的工资。我不会调你去做清洁工。因为这样生产线上就要没有人工作了。没人代替,对吗?啊?”

“没人,”埃迪克回答说,抬起头来。

“你看!”特鲁宾似乎高兴起来一样……“我也不能剥夺你的第十三个月的工资,你本来就是没有的。因为你的工龄还不满三年,对吗?”

“还不满。”

“噢!还想得出些什么呢?你没有登记排队要住宅。这方面也抓不住你。而且说到底,你不是瞎子,你看到我们车间里有这样一些演员,他们每个月总要旷工一星期。也没有什么……是这样吧?譬如说,不久前普列谢也夫来了。他整整一个月不知在哪儿鬼混。可是还是把他收下了。你不是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埃迪克叹了口气。

特鲁宾似乎把一长制所依靠的全部王牌都列举出来了,可是对这个登山等级运动员还是毫无办法。

但是就这样把旷工者放走也不行。于是特鲁宾拿出了珍贵的剪报簿(“有什么地方在骂我们的工厂,我就立刻剪下来……这是一种癖好,照现在的说法”),塞给了埃迪克,不过也并不太相信他会有空去看。

特鲁宾桌上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但他还是终于到了车间里。

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跨出一步,就被一个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罩衫的瘦女人抓住了袖子。

“‘这太不象话了,德米特利·巴夫洛维奇!’她对着他的耳

朵尖声叫道，‘这太不象话了！’

“‘出了什么事？’他抬起头。

“‘车床停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找不到一个头绪。’她拍拍细瘦的、青筋暴起的手。‘我去找钳工！他走来了，摸了一阵……说，这不是我的事，要去找电工。我叫来了电工，电工说，你去叫液压工吧。’

“‘我跑了又跑，总算找到了液压工，可是他说——你去叫钳工来，叫他替我把这块铁板拿掉，铁板妨碍我。可是钳工说——我没有空，叫他自己拿掉吧，手也不会断掉罗，——你看这多么荒唐，德米特利·巴夫洛维奇。我在他们之间奔来奔去，就象个送急信的信使一样。’”

特鲁宾和这女人一起来到钳工们那儿。这些人正在议论他们自己那一套跟生产毫无关系的新闻。他们一看见领导，就冲向工作台，冲向门口，但特鲁宾站到了门口。他叫女人把事情重新说了一遍，他给她的话作了解释。这个女人有两个孩子，一个老母亲，没有丈夫，她必须挣钱，而她整整停了一小时的工。车间也少拿到了短缺的零件。

特鲁宾命令机械师找到罪魁祸首，把停工损失记到他的账上，剥夺他的奖金，然后去开会了……

后来又去为轴承而奔走，靠了总工程师的帮助才搞到手，然后又去修理铸造车间、动力车间……特鲁宾走出工厂大门，已经是七点半了。这还算是好的，还算是早的，因为有时甚至要到十一点钟才能离开。

这样一天接着一天，一年接着一年。十七年！

家庭呢？有的，有的。他有个好妻子，几个好孩子，但是他们几乎看不到特鲁宾。甚至在星期天也看不到他，因为“休息日是最能工作的日子：改装设备，重新调整机床，装配……”。特鲁

宾自己也不知道，孩子们是怎么长大的。

主角认为，出路是离开工厂。在同妻子发生了又一次争吵之后，他提出离职申请。但我们很快就明白，他永远不会离开，哪儿也不会去。

“反正总得有人工作……我走了，别的人会来，他还是要挑这副担子。而他有什么地方比我坏呢？难道他不愿意好好生活吗？”在小说结束时主角这样安慰自己，这样替自己辩解。这个立场不失为一种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尚品格的立场，我们当然要把它算作是主角的一个优点，他使我们感到可亲可爱。可是同时我们明白，这里也有恐惧在起着不小的作用。他，特鲁宾，是既成的工厂秩序的产物，而同时又是它的牺牲品，十七年来，在大学里教过他的东西有许多已经忘记了，丢弃了；特鲁宾作为一个专家，作为一个生产组织者实际上已经没有本事了，他自己也承认这点，可是另外一些品质反而大大地发展起来，磨练出来了，这种品质通常不好意思提到，它们使人感到压抑：

“你天天挨人骂，你也天天骂人，从早到晚奔来奔去——有时是确实为了正事，有时只不过由于某个人不工作，损坏了什么，而你不得不去纠正……为了要一个轴承可以磨上半天，为了证明钳工伊凡诺夫需提级而说得唾沫四溅，否则伊凡诺夫就会走掉，——他们是无所谓的，可是你却需要这个人……你好象轮子上的松鼠一样团团打转，而且你知道，你所做的常常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专业，而只不过是挖肉补疮，敷衍了事……”

有一度曾经有人邀请主角到研究所去工作，而且现在大概还会要他，但是我们可以补充说：即使要了他，他，特鲁宾在科学研究所那里能做些什么呢？他还能够以另外的方式生活和工作吗？……

性格是抓住了，刻划出来了，我们看见了主角，我们同情他，但是这个明显的艺术上的成功却完全出人意料地反过来既反对作者，也反对作者引着我们去得出的那个社会的和道德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用标题加以突出的。

不要抛弃！坚持！……为了什么呢？为了向上爬吗？但主角完全没有向上爬的意向。人们曾经建议提升他，想让他做车间主任，而且曾经十分坚持过，但主角摆脱了这个荣誉，强调自己是个工程师、机械师，而决不是个行政人员。

那末，他是个有天赋的工程师了？但对这个问题特鲁宾和作者也已经作了回答。他是个“钻门路的人”、“催逼家”、“牧人”、“采购员”，总之，你称他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是工程师。

那末，为什么呢？也许，主角只不过是对于工厂舍不得，习惯了？十七年，而且不是一般的十七年，而是最好的年华（大学一毕业就来了）都花在生产上了。特鲁宾把离职申请书交给了主任以后，走到车间里，看见了花费过他许多心血的铁板、车床和生产线，想象自己即将和这一切告别，就不自在起来。

但是……但是这种舍不得的感情，是我们理想中要在人们身上唤起的感情吗？这种感情能够丰富主角、丰富主角的精神上的“我”、丰富他的道德和社会性吗？它能够扩大他同周围世界的联系和关系吗？它能够变成对他，特鲁宾所服务的事业的一种崇高的、光明的爱吗？

“不，”作者坚决地归纳说，“特鲁宾不爱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中他感到满意的时刻是太少了。有什么时候是可以高兴的呢？在车间终于完成了计划的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吗？不，特鲁宾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计划是怎样完成的。是靠大叫大嚷，靠该死的‘快，快’，靠歪曲所有的工程技术上的基本道理和普通的做人之道来完成的。他憎恶这样的秩序，但他不能否认它的实

实际上的必要性，因为无力改变它……那末在什么时候他在工作中是高兴的呢？也许，是在新的车床、新的生产线投产的时候？不。他在这种时刻只是松了一口气。‘一座大山从肩上卸掉了，在这件事上不再会挨训斥了。’但接着他马上又被其他的事情抓住，这些事情尽管有大有小，可是都同样的急不可缓。这样一天接着一天，无休无止。

不，他不爱自己的劳动，劳动对他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要是主角只是以牺牲自己的体力上、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健康作为代价，倒还罢了。可是，不！别人的、首先是妻子和孩子的幸福以及孩子的前途也受到威胁。而且特鲁宾对共同工作的同志的态度也是我们难以接受和赞同的。

小说中描写主角同老电工彼得罗维奇的会见和谈话的几页恐怕是全篇中最有人情味的了。“特鲁宾爱这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在某个方面有点象他的已去世的父亲”。

但是这个老工人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特鲁宾，他的性格中有哪些特征使特鲁宾特别感到亲切呢？是彼得罗维奇的公民立场吗？是他对混乱状态的愤怒吗？是他同旷工的、经常变换工作的人、出废品的人的斗争吗？……

不。首先是彼得罗维奇的驯服和不发牢骚。“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是的，特鲁宾是个可爱的人，人们尊重他，因为他对事业十分忠心（尽管他对这个事业并不喜欢），但是他十分缺乏创造性，完全没有能力上升到日常生活之上，没有能力把日常生活同国家正在解决的那些巨大任务相应地联系起来！

不错，特鲁宾在收集工厂的毛病（指剪报），每一个毛病都象尖刀一样刺在他的心里，可是这些毛病也就是他所……产生的。

年轻的工长阿廖沙花了整整一星期劝说检验员们，检验员

们把废品放过了关,但最后他们终于顶住了:有个止境没有?

“‘可是我不能!’阿廖沙突然象公鸡一样叫喊起来。‘我还不能象其他人一样去对检验员施加压力!’”

“‘你就学嘛,’特鲁宾耸耸肩。

“‘可是我不愿学这个!难道工长的价值同嘴巴张开的大小成正比例吗?啊?您说,德米特利·巴夫洛维奇,’阿廖沙的眼神既是凶恶的,同时又是恳求的。’”

特鲁宾是怎样回答他的呢?……他劝他去向“嘴巴尺寸”大的工长讨救兵,那个工长是能够把废品硬塞出去的。

这不是怪事吗?一个特鲁宾收集骂工厂的剪报并且因此感到痛苦,另一个特鲁宾却在增加这些毛病……

实际上这一切都完全符合逻辑。

是的,从抽象的观点,主角当然认识到,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应当为人们服务,应当使人们感到欢乐,教育他们,鼓舞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但在实践中,车间的计划早就变成了偶像,变成了目的本身;特鲁宾向阿廖沙解释说,“我们的道德问题并不会使零件感兴趣”,如果用正常的方法不能完成计划,那末就把废品零件也都拿出去,对检验员就得施加压力。

所谓生产题材的小说已经使我们中间许多人对“劳动条件”这类概念不感兴趣。这是对于企图把人变成生产问题传声筒的尝试的一种自然反应。但是我们在牢记艺术家在这方面可能遇到的危险的同时,还是应当明白,离开生产,不同生产相联系,就不可能了解现代劳动者的性格。

Б·叶基莫夫(即《不要抛弃……》的作者)的功绩在于,他做到了把生产中的日常生活“人格化”,向它注入了生命。我们看到了特鲁宾的车间里的劳动条件,这种无休止的“挖肉补疮,敷衍了事”,为计划而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团结人们,不能使

人们高大起来，反而使他们变得低微渺小，使他们不能上升到日常生活之上，不能看到远景。

从永恒的观点看？

我所以如此详尽地分析了一篇不大的、一直不被人注意的短篇小说，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近几年来所谓工业生产题材的小说中一些十分重大的失败和成就。照我的看法，这些失败和成就对于工业生产题材的小说的今后发展有着原则性的意义。

从一方面来看，真诚地、深入地努力了解新的现实，极其准确地理解生产中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工人的心理，出现了一批不是从外面来找寻题材，而是完全生活在题材中的作家(Ю·安特罗波夫、А·卡什塔诺夫、А·斯卡隆、Б·叶基莫夫、Р·舒麦洛夫、А·切尔诺乌索夫、А·克利沃诺索夫)。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材料面前不大胆，不果断，有时甚至慌乱失措，企图把现实削足适履地塞进习惯了的老框框和旧观念之中。

“从国外买来了二十多台轧管机，人们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全部是用黄金换来的，但是我们将要生产出来的管子，将比全世界所有的黄金还要贵重得多。轧管机还没有安装妥当，计划就已经来了，已经有地方在等着我们的管子了，急不可耐地等着了……”

“轧管机自有其英文技术名字，但我们立即就称它们为‘罗肯罗尔’^①，因为两个词的发音几乎一样，而且人们还不得不在这些机器旁边跳来跳去……弯腰扭身，可是事情还是进行得不顺利”，“这‘罗肯罗尔’是某一个专家发明出来制造打高尔夫

^① 摇摆舞。

球的曲棍的……也许，它对于造球棍是适用的，可是对于我们的任务就怎么也用不上。管子不仅仅没有一公里又一公里地轧出来，而且连一公尺也轧不出……”

П·扎格列别尔内的长篇小说《从永恒的观点看》就是这样开始的。

如果小说的情节是在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展开的，那末，很明显，主角们应当抱怨一番，说是我们还缺乏经验，缺乏知识，被资本家骗了，他们象开玩笑似的把制造什么球棍的机器当作轧管机塞给了我们，而这种球棍有什么用，高尔夫又是什么东西，那只有天知道。但是既然钱已经付了出去，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又不是很有钱，因此，同志们，让我们咬紧牙关，给资产阶级看看工人阶级的本领——攻下轧管机！

但是这部小说谈的是当前的日子，难以相信今天的专家会把球棍同钢管搞错，这里最可能的原因是通常习见的粗枝大叶，官僚主义的漫不经心，因此小说的可能方向之一就是愤怒，劳动者对经营不善的义愤，探索这种现象的根源，这种探索实际上也就能培养出“国家的主人和代表”，揭示出工人的性格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性格。

但是小说的作者也好，他的主人公们也好，仿佛都没有注意到情况的荒唐。他们十分认真地接受了交下来的劳动任务——使制造球棍的机器轧制出规格复杂的钢管来。

小说的胜利结尾到来了。我们的主人公们到了基辅。科学院院长的聪明的脸上闪闪发光，他授予英勇的技术能手们列宁奖金获得者的证书。

当然，小说中有不少成就和艺术上的发现，作者成功地抓住了技术至上思想的若干特征，并证明了这种思想在新条件下是站不住脚的。

但作者的失败之处也不是偶然的。这又是过去的年代、旧的尺子和观念的惰性在起作用。

活的钱和死的钱

评论界注意到了 A·斯卡隆的中篇小说《活的钱》。然而它的主人公阿尔卡尼亚的“社会属性”，他的社会根源却被忽视了。

作为一个个性，阿尔卡尼亚根本不同于登山等级运动员埃迪克和矿工者普列谢也夫，但他们的社会本质都是一样的：社会意识明显地不发达，对生活和劳动抱着十足寄生的和自私的态度。阿尔卡尼亚仿佛预示出埃迪克之流的可能的发展前途。

阿尔卡尼亚是个技术高超的钳工，头脑聪明，十分重视使别人对他的专长有良好的评价。但每当他心血来潮时，就以一种非凡的轻率态度离开他所工作的联合工厂，到原始森林里去混上两三个月，打松鼠和貂鼠，等到休息够了，玩够了，就“开恩”似地回到厂里去，这时他十分明白，不管人家怎么咒骂他，反正总是会收他的，只要他做做样子地检讨一下就行了。而且即使不检讨也一样会收他，因为厂里非常缺少技术熟练的工人。

小说叫做《活的钱》。就是为了赚大钱，阿尔卡尼亚每年都要离开工厂，在原始森林里去冒生命危险：一个走歪门斜道的直升飞机驾驶员把他送到按老法打猎的猎手们一辈子也到不了的地方去。然而活的钱——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大钱。这是依靠高度紧张地运用全部体力和精神，依靠勇敢和坚韧挣来的钱。

可是工厂里挣的钱（也不少，每月二百多卢布，而且用不着冒生命危险）难道不是活的吗？难道在工厂的钱里，通过工厂的钱，在挣得这些钱的过程中，不能发挥出个性吗？

从原则上看，一般地说，正是这样，但是从特殊的观点来

看……在我们从叶基莫夫的短篇小说中所看到的那种条件下，在最近几年的一些作品（什杰姆列尔的长篇小说《普通的一个月》、卡什塔诺夫的中篇小说《工厂区》、切尔诺乌索夫的中篇小说《实习生》）里所细致描写的那种条件下，以及在斯卡隆的小说中也能猜测到的那种条件下，工资不是作为活的、“挣得”的钱出现，而只是一种“拨给”的钱。不是根据人的劳动努力和首创精神给予相应的钱，而是给予某种使人不至于生气走掉就行的中等的数目……

意识到我在用自己的日常劳动创造共同的福利和我自己的幸福，意识到我自己的幸福和共同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我越是自觉地劳动，对大家和对我自己就越是好——这样的意识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但如果想到我的劳动和我邻人们的劳动并不是根据效果来评价，而是根据某种与劳动不相干的、常常是十分主观的考虑来评价，——这种想法就能把人腐蚀、毁灭，就能束缚人，就会褻凌人的公民自觉性。

因此，事情不仅仅在于钱。一个强有力的、出众的天性总是要求有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环境。当然，我们的生产正是这样的环境，它理应把个人和社会利益最充分最协调地结合起来。

如果这个环境不起它应起的作用，就使另一种现象成为可能了。

依 靠 谁 ？

阿尔卡尼亚和类似他的人具体说明了和揭示出了现代工厂生活中的一种不良倾向，我们不应当忽视这种倾向。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意识中阿尔卡尼亚未必成得了什么气候。社会的要求倾向于另外的主人公——这种主人公要不回避混乱现象，但也并

不把它们汇集起来而津津乐道，借此来为自己的消极无能或者甚至最起码的不正当行为辩解，这种主人公要作为同经营不善、欺骗、形式主义、马虎大意、恶意煽动作斗争的积极坚定的战士，这种主人公要时刻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

在叶基莫夫的短篇小说里已经勾划出了一个这样的主人公，他既与特鲁宾相对立，也与埃迪克相对立。工长阿廖沙，年轻的专家，不愿意在工厂里面忘掉大学里学过的科学，不愿意逼迫检验员把明显的废品塞进计划完成数字里去。这已经颇有点意思了。尽管阿廖沙作为一种性格、作为一种典型还没有形成，但我们毫不怀疑，阿廖沙不是与不良倾向对立的老一套的正面人物，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现象，至于主角还很年轻，这也是一个必须记住的细节。

A·切尔诺乌索夫的《实习生》是这种形象发展中一个不大的，但是向前跨出的步子。

还在不久前，安德列对学校里的主考教师谈到过工人阶级是人类整个历史上最先进、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里也没有失去其意义。可是车间里：

“……我们没有东西可装配，我们等着车工把零件做出来，可车工们在喝酒。机器很需要，有的地方的造型工人在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这种机器，这一切仿佛都与他们无关……十足的冷漠态度，整整一星期不干活，玩玩多米诺骨牌，海阔天空地胡扯。这该怎么理解？……也许，这些车床工和装配小组里的钳工不是真正的工人？……那末他们算是什么人呢？……”

这些问题不是抽象的。今天安德列是实习生，明天就是工程师、生产领导人，而且是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的生产！他将同谁一起工作，依靠谁，指望谁呢？

我们和切尔诺乌索夫的主人公一起走向车间里的很多人面

前，看这位巴什卡。他在用铁棒干活并向领导提出最后通牒：二千五百卢布^①，一文也不能少。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他，对这个人多少总是比较清楚了。可是怎样对待老电焊工巴格拉季昂呢？他是彼得罗维奇的亲兄弟，安德列在他身上看到了光荣的老近卫军，他的双肩承担过多么沉重的负担，简直使人想想也可怕。巴格拉季昂称自己是“大地的精华”，他以工人的称号自豪，不拿这个称号去换任何别的，他把个人对公共事业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当作自己这一代人的主要特征。

这难道还不是榜样，不是典范吗？

但是安德列虽然给了巴格拉季昂应有的评价，却并不急于把他当作自己的依靠对象。这不仅是由于巴格拉季昂上了年纪，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同安德列一起工作。还因为巴格拉季昂同现有的秩序（更准确点说，是无秩序）和平共处了，而本来，他应当对这种秩序感到羞耻，应当与之斗争。“既然需要，那就需要”——这就是他的全部哲学。

这个毫无怨言的“既然需要，那就需要”，有一段时间曾被历史证明是有道理的。可是在新的条件下，这却不再是出路了。安德列的看法就是这样。

根据同样的考虑，他怀着深深的厌恶看着工厂的总工程师，这人不刮脸、不梳头、双眼发炎、衣服皱得一团糟，他号召工人们，在余下的七天时间内赶出月度计划百分之六十，仿佛想用自己的这种可怜相来感动人们，表明他自己也很苦。

安德列的注意力在小兵格纳身上停留最久。小伙子刚从军队里来，在军队里熟悉了最新的军事技术，读了许多书，倾向新事物，在工业技术学院学习。完全可以说是明天的工人的榜样。但是正是由于这个有经验的、能思考的、努力的格纳的过失而发

^① 原小说中是二百五十卢布。

生了事故，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命损失完全是奇迹。当然，责怪格纳是没有道理的。大家全都工作得超过了限度，弄得晕头转向（格纳几乎有六昼夜没有睡了）。事故是合乎规律的，不是这个人，那一定有别的人出差错，即使机器通过了技术检验科这一关，它在使用中也一定会出问题的。

小兵格纳聪明而且有学问，但他的智慧、才能、知识、工作上的熟练本领常常由于劳动条件本身而弄得失去意义；改造这些劳动条件——这就是象格纳、象安德列这样的主人公们的未来。

抛弃还是不抛弃？……

那末，叶基莫夫向自己的主人公和读者所发出的号召^①有没有客观的必然性呢？有没有必要去津津乐道并美化这毫无怨言的“既然需要，那就需要”呢？

没有。

而且据我看来，这样的号召在今天是有害的，不但在经济上站不住脚，而且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不要抛弃”——这就是完全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历史环境，无视新的经验、新的知识、新的可能性，就是怀疑我们科学地计划和正确地组织生产的能力。

“不要抛弃”——这就是要把已经形成的状态固定化，把道德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及活的人作为经营不善和无能为力的牺牲品，因为在那种象叶基莫夫和切尔诺乌索夫所描写的秩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有学习，不可能有文化上和职业上的成长，不可能有正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要抛弃”——这就是一只手培养专家，另一只手立即使

^① 指“不要抛弃”。

他们丧失本领，迫使他们年复一年地干那种与他们所学过的东西直接冲突的事情。

那末怎么办呢——抛弃吗？

实质不在于耍弄口号，这不是文学的事情。我们准备接受主角的任何步骤，只要这种步骤在艺术上是合理的。

特鲁宾留下了（这是符合这个人物性格的逻辑的）。而另一个不是臆想出来的主人公，A·涅日内伊的特写《冲突》（《星》杂志1973年第7期）中的工程师别利亚也夫却抛弃了比较搞得顺利的生产和安定的生活，来到一个比叶基莫夫的短篇小说中所写的还要糟的地方。而我们不但不谴责他，反而甚至钦佩他。

拿安东尼娜·勃拉金娜来说吧（A·卡什塔诺夫的中篇小说《工厂区》）。难道这不是一个意志坚强的性格吗？这也是一个特鲁宾，不过是女的罢了。她的工作地方条件还要差得多：翻砂。车间主任尼古拉·瓦日尼克也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不大肯赞扬人，但是他却这样评论她：“这个女人抵得过许多男人。”

可是安东尼娜要被赶出车间了。不是因为她工作不好。相反，她比许多人更好，更清醒地估价了情况，不顾情面地尖锐地发表了意见。但是车间大大地没有完成计划，必须采取措施，必须找一只替罪羊——安东尼娜成了最合适的对象。瓦日尼克起初企图保卫她，但是连他自己的位子也开始动摇了……

你们以为安东尼娜怎么样了呢？她感到幸福极了？肩上卸掉了一座山？不必再受苦，不必象特鲁宾一样为自己要走而找寻理由，不必因为见到那些留着不走的人而感到难为情吗？她马上想起了早晨恰巧来邀请过她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伤心委屈得要死，她勉强走到家里，就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

丈夫丢弃了她，她也没有这样痛苦过，只是到现在，当生活

又给了她狠狠的一击时，她在这个新的、“生产上”的痛苦之上，又更加体会到那个以往的、家庭的痛苦……

这里，你不禁会想到，尽管特鲁宾的口袋里藏着离职申请书，可是一旦他也处于安东尼娜的地位，他的痛苦也不会比她轻。只不过不至于号淘大哭罢了……

A·切尔诺乌索夫的主人公发誓要贡献出全部力量同那个叫做突击作风的怪物作斗争，虽然他明白，这个斗争是多么的复杂。

你们看到了，即使从纯粹的人性方面来看，同这个“抛弃、不抛弃”，同“既然需要，那就需要”这种哲学作斗争，是多么不简单。

但是，我们一方面给予这种不简单，给予这种人和这种人所处的环境以应有的估价；同时我们却不能摆脱苦恼和遗憾。我们的主角们经常只看见自己面前极其狭隘的、纯粹是实践性的任务：搞到一把铣刀，一个轴承，让一台机床、一条生产线投产，实施一项革新，达到百分比，填平计划……他们把这个近的（举手可及的）、当前的任务看作是一个张得很大的缺口，必须尽快地、不惜任何代价地，那怕用自己的身体去塞住，而这个任务夺去了如此多的精力、资财和时间，以至于再也没有精力、资财和时间剩下来去做更多的事情，去考虑这样的实践所造成的道德上、心理上、思想意识和长远的经济上的后果。

作家们有权描写这样的主人公（通过多种多样的日常生产关系十分细致地加以描写），这是不必怀疑的。

至于这些主人公不是经常能够去深刻理解周围的现实，也不能发动别人去同不良倾向作斗争，而是常常随波逐流，那末这决不等于说他是向环境投降。这样的作品出现的本身，就是在动员社会舆论起来跟反面现象作斗争。

当然，我们的关于工人的文学并不只限于这个。

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整整一长串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意志的坚定性和社会积极性同特鲁宾们和阿尔卡尼亚们相对立。这包括德沃烈茨基的剧本《外来人》中的切什可夫，鲍卡列夫的剧本《炼钢工人》中的维克多·拉古京，汽车厂总厂长伏洛兴（M·沙特罗夫的《明天的天气》），电焊工鲍利斯·卡尔宁（Ф·塔乌林的《非这样不可》），阿廖申（E·沃叶沃津的《我们坚持那个》）……这样的主人公越来越多，这也是现代描写“工人”散文的一种流派。但是在给予这个流派以应得的评价的同时，不能闭起眼睛不去看到，它的许多主人公还不够真实，不够自然，他们有时过于片面，过于宣言式——不是活人，而是，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思想的传声筒。充实、生动、艺术上的鲜明性，这一切他们将在与自己的对手冲突过程中获得。冲突、相互作用、找寻真理……

不能不考虑到，如果没有特鲁宾、瓦日尼克、勃拉金娜，没有阿尔卡尼亚和埃迪克，就不会有以切什可夫所代表的、别的、强有力的主人公。更正确些说，不与特鲁宾对比，就不能理解切什可夫，不能理解他的长处和短处，不能理解他在文学中和生活中的进化。

但这已经是另一个独立的题目了。

（褚 敦译）

绕赤道一百圈(小品文)

作者: И. 沙图诺夫斯基

载苏修《真理报》1975年1月12日

喀山汽车运输企业为了骗取奖金谎报成绩以及其他种种不择手段捞取金钱的行为,在今天的苏修社会已经是司空见惯,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有趣的倒是苏修统治集团围绕这一“案件”所进行的一场争斗。形形色色的经济专家和法律专家,鞑靼汽车运输管理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汽车运输部和检察院,直至苏联检察院和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喉舌《真理报》都卷入了这一场不大不小有趣的争斗之中。这是一场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坚决要求惩办“罪犯”的一方,包括《真理报》,显然站在大狗和饱狗一边,要维护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利益,维护修正主义国家的利益。

这场争斗迫使《真理报》以小品文的形式摊牌,说明它已经激化到苏修统治集团无法控制、无法解决的地步了。

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对于革命人民来说,是好事。他们之间斗得越凶,也就越能在劳动人民面前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使他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一个也逃不掉严厉的惩罚”。

如果相信记录,那末由经理 M·K·罗森贝尔克、主管运务的副经理 H·M·纳皮乌林和总会计师 M·A·雅尔克也夫领导的喀山汽车运输企业(简称喀运—1)完成了汽车运输历史上最出色的运行任务。他们一下子跑了四百多万公里,正好跑完了相当于绕赤道一百圈的路程。与此同时,他们还运送了四十六万一千吨的各种货物,在这过程中,他们还修好了价值三十万卢布的技术设备。

数字是动人的。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经理接受了流动优胜红旗,他被选为一系列区级机构的成员,还得了奖励。

可是,当欢呼声还在喧嚣、贺词还没有念完的时候,鞑靼汽车运输管理局的财务稽查员 Ф·И·日诺达罗娃突然产生了疑问:我们的汽车运输人员们是否真的跑了这么长的路程?

稽查员的经验丰富的眼睛发现,喀运—1的财务报表到处虚报圈圈和杠杠^①,添上多位数。举个例子,仅仅只检查了一组数字,就发现为马达保温的暖气费用比报表上少五千卢布。

很清楚,光凭在纸上的暖气费还不能证明绕地球跑过,于是汽车运输人员们顽强地寻找别的潜力。H·M·纳皮乌林和金吉尔采石场的头头 A·И·西涅奥基举行了密谈,双方谈妥,深夜天黑时在大石料场山脚下见面,纳皮乌林取得了假造的证明,说喀运—1从采石场运了三万吨石料,而西涅奥基则把九百卢布的贿赂放进了口袋……

鞑靼汽车运输管理局的领导本来应当支持自己的稽查员,把问题搞清楚并采取措施。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检查报告在最终以乌龟爬行的速度转到管理局局长 A·П·奥贝琴诺夫的办公室以前,长期躺在检查监督科科长们的抽屉里。

局长不是马上就能找到时间阅读这份报告的,而读过以后,

^① 即0和1。

只召开了一个范围很小的会议，并且宣布，对检查报告有怀疑。为了寻找根据，他吩咐管理局总会计师扎利波夫对报告进行重新检查。总会计师检查以后报告说：

“是的，当然，什么也没有证实。”

此外，还查明，稽查员日诺达罗娃占据着一个不必要的定员额，于是就把她从管理局里解职了。

喀运—1的领导们松了一口气。现在，他们虚报的替马达加温的暖气已被承认为真实的了，他们本来可以用这种暖气再去加热马达，开始进行第一百零一次环绕赤道的旅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顺利启程，普里伏尔日斯克区内务部门对稽查员的报告发生了兴趣。在金吉尔采石场拿到伪造证明的纳皮乌林被迫退出旅程，并受到刑事诉讼。

然而，这个被逮住的人的朋友们在区里某些工作人员中找到了门路，于是，案件就变了样子，成为完全是无罪的了。

于是，又任命了一个新的检查团对企业进行检查，它是由斯列特涅伏尔日斯克罪行调查中心科研室法律会计鉴定科头头H·Φ·法尔呼特奇诺夫亲自率领的。然而，笼罩在这些汽车骗子头上的乌云很快就消散了，被检查的人安然无恙，而检查人则填饱了私囊。这位著名的专家权威地证实，他所保护的人们确实绕赤道跑了一百圈。

汽车运输企业的经理非常高兴地又出发了，这次他不是去绕赤道跑，而是到莫斯科去出差，他在那儿事情多得很，这只要从他十天的首都生活中付给出租汽车四百五十卢布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经理的钱包是不会受害的，米哈依尔·康特拉切也维奇^① 活跃的旅行全部是由喀运财务科付的款。

首都的客人们作为回访来到喀山。米哈依尔·康特拉切也

^① 经理罗森贝尔克的名字和父名，即M.K。

维奇把他们的伙食安排在六号食堂：

“亲爱的客人们，吃吧，喝吧！”

于是拨给食堂五百零七个卢布，在“零件往来转账”项目内报销。

“纸^①能忍受一切！”

在喀运—1里，纸张还有什么没忍受过呢！副经理纳皮乌林在经理的赞同下，把二辆国家的“伏尔加”卖到别处去，而文件里则说：这二辆汽车似乎已不堪使用而拆成零件装配到别的汽车上去了。

还有一些有趣的文件呢：一份是经理任用某个姓阿纳尼耶夫的人为工程师的命令；同这个命令一起，还有一份人事干部的报告，说这个工程师虽然拿工资，但是并不上班。经理作出了反应，他把这个无人知晓的人调任五级钳工，后来又任命为技师。

“这个人岂非是个神话中的人物了？”

不，不是神话中的人物。阿纳尼耶夫原是高等学校里的一个教师。米哈依尔·康特拉切也维奇雇佣他为自己写候补博士论文，而付给这位科学雇工的总共二千六百九十二个卢布都由国库支出。

有一次，经理吩咐送一车车厢木板到乌里扬诺夫斯克的农业学院教授、工程技术博士И·П·波尔卡诺夫的别墅去，不要一文钱。但是，为什么呢？原来，米哈依尔·康特拉切也维奇需要用实际材料来丰富阿纳尼耶夫给他写的学位论文，于是他以自己企业的名义和乌里扬诺夫斯克学院签订了进行试验工作的合同。

自然，用车厢木板表示谢意是太微不足道了。喀运—1财务科拨给学院七千个卢布，其中不小一笔数目是由试验工作的

^① 指账簿、报表等。

领导者、波尔卡诺夫教授得到的。而经理的论文总共花了国家九千八百七十四个卢布二十一个戈比。

“然而总不能把一个酷爱知识的人送上法庭。”侦查员 IO·A·费多罗夫想道。现在，材料已到他手里。

塞得满满的文件夹被归档了……

这完全是明显地同事实的逻辑相矛盾、同法律相矛盾的荒谬的决定。稽查员日诺达罗娃跑到莫斯科去告状，一封封愤怒的信到了《真理报》。

关于对喀山汽车运输企业的领导们重新提出刑事诉讼的消息，传到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汽车运输部。最后，它也决定派两个检查员去。在喀山，有四个当地的会计同他们一起检查。

可是真怪，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检查组的领导 II·B·波尔恰尼诺夫刚踏上喀山的土地，就走进了迷宫。确实，是当地的汽车神帮他走进去的。这些汽车神到旅馆里去和他交朋友，送他到郊外去野餐。检查组在作结论时发生了分歧，出现了二个报告，一个是莫斯科的同志们写的，认为汽车绕赤道跑一百圈完全是事实，另一个是其他检查员写的，它断言，根本没有跑，不过是一些不老实的人在账上虚报了四百万公里和几十万卢布的超计划利润。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汽车运输部部长 E·Γ·特罗皮津试图亲自来解开这些谜。看来，他相信自己的检查员们的结论。他给鞑靼共和国检察长写了封信，用各种方式赞扬这个运输企业和它的领导们，在结束时写道：“我部不认为汽车运输企业的经理负有刑事责任……因此请您采取措施尽快结束侦查和停止此案的审理。”

共和国检察长没有满足部长的请求，于是部长写了控告书，控告检察长。后来，根据一切情形看来，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

见：部长坚持部长的意见，检察长坚持检察长的意见……

不久前，我们到喀山去了，汽车运输企业变化很大，它同邻近的一个汽车队合并了；已经不是在纸上，而是在事实上取得了不坏的成绩。来了一些新的人担任领导工作。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当地的某些汽车运输领导人的立场没有变。

我们本来想对鞑靼运输管理局局长 A·П·奥贝琴诺夫提一些问题，他，顺便说说，不准自己的部下按检察院的通知到检察院去和出示某些文件。阿历克山德罗·巴符洛维奇^①说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说过。你们看，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那您至少明白，您根据假的报表签发了数以万计卢布的奖金！”

“报表是否是假的还需要证明。”

那好吧，现在受理这一案件的苏联检察院，大概会收集到确凿的证据，从而使犯了罪的人一个也逃不掉严厉的惩罚。

可是，对那些在明明知道是伪造的调查证明上胡乱签字的人，对那些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竭力把水搅浑、把客观的审查引入歧途的形形色色的庇护者们怎么办呢？须知，如果没有这种人的话，那些精明强干的汽车运输专家们就无法绕赤道一百圈，而是早在最初几公里的“歪路”上就给拦住了。

（范其闻 译）

^① 即奥贝琴诺夫。



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科技革命时代” 的言论辑录

我们的时代是宏伟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

勃列日涅夫 1974 年在苏修共青团第十七次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世界革命的进程是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切使现代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时代。

苏斯洛夫：《苏共——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的党》，《共产党人》1971 年第 4 期。

在世界范围内，在和平共处条件下，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进程、结局和期限，将取决于这两个对立的社会政治体系怎样运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对社会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怎样发挥全部的优越性。

费·康斯坦丁诺夫：《哲学与政治》，《共产党
人》1970 年第 17 期。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杠
杆。

勃列日涅夫 1971 年在苏修第二十四次代表
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目前在经济方面，我们没有比实现科学技术革命更为重要的事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这一点，其办法都来源于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 1970 年 8 月 28 日在阿拉木图的讲话。

我们面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是：把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广泛地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固有的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各种形式。

勃列日涅夫 1971 年在苏修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科学技术革命和加速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问题，今后仍将成为党和政府注意的中心。这不仅在今年，而且在我国发展中整个可以预见的时期都是我们极为重要的经济战略任务。

勃列日涅夫 1970 年 4 月 13 日在哈尔科夫的讲话。

科学技术革命的直接结果是脑力劳动者的人数迅速增加，知识分子多了，大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了。同时，在很多方面的知识分子就其物质境况和社会地位来说颇为接近工人阶级，这为他们的联合行动创造着越来越好的前提。

H. 伊诺泽姆采夫：《科学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真理报》1970 年 11 月 13 日。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的说来适合生产力，并保证其迅速不

断的发展。而且,我国没有对抗阶级,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所以,社会原则上能够及时地、甚至能够预先揭示生产关系落后于跑在前面的生产力的个别落后方面,并且自觉地去完善它。

鲁米扬采夫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增订第二版) 1971年12月。

由于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的变化**,以及由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结构的合理化**所起的作用而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变动,不能不影响到当今革命运动的社会成分,影响到革命力量所面临的客观任务,并最后影响到解决这些任务的方式和方法。

《哲学问题》编辑部专题文章:《现代社会进程的辩证法》,《哲学问题》1971年第8期。

苏修文艺界积极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 《小说报》介绍《实习生》作者等五名青 年作家

近年来，苏修文艺界十分重视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今年3月，苏修作协和共青团中央联合举行了“全苏第六次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会上作协和共青团的头目一致叫嚷要为“苏联文学的明天”积极“培养接班人”，并建议作协建立一个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的工作机构。大会前后，各主要文艺报刊还大造舆论，并以“新人新作”等栏目发表青年作家的作品。

《小说报》1974年第12期发表了《实习生》作者切尔诺乌索夫等五名青年作家的中篇小说，并分别作了简单介绍。苏修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以《劳动的子午线》为题，给这本“青年天才们的中篇小说集”写了一篇前言。马尔科夫称赞《小说报》编辑部刊登青年作家的作品是一个“有益的创举”，是对“我们未来的文学的关心”。他吹捧这五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具有“观察事物的鲜明性”，写得“真挚”，是以“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

《小说报》发表这五个青年作家的作品是：切尔诺乌索夫的《实习生》，波伐里亚也夫的《寒冷时节里的热火朝天的日子》，彼斯图诺夫的《白鸟——天鹅》，乌保基的《在这个土地上》和瓦西利也夫的《吹在你帆船上的风》。

《小说报》在介绍《实习生》的作者时说，切尔诺乌索夫曾当过工人，后进入鄂木斯克综合技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当上设计工程师，后来又教过书。现在新西伯利亚工作。1968年开始写作，1971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

《应当准备车辆》，曾出席第五次全苏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勃列日涅夫下令提高 电影的“思想艺术水平”

勃列日涅夫在给“第八届全苏电影节”的“号召书”中下令“全体苏联电影工作者”为“所有电影艺术的思想艺术水平，为每一部电影的高水平”而斗争。《苏维埃文化报》为此于8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争取电影艺术的高水平！》的社论。社论透露说，苏修电影主管部门秉承勃列日涅夫的旨意，进行了“一定的组织调整”，其中包括拟订“题材的长远规划”，成立“中央剧本创作室”以及“创造条件充分表现电影生产的潜力”等等。但是社论又抱怨说，目前最主要的困难是剧本创作拖电影摄制任务的后腿以及导演、编剧缺乏“成熟的党的立场”。此外，电影评论对差的电影批评不力，这就“妨碍了创造严格要求和对创作废品不可容忍的气氛”。

苏修鼓励创作惊险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 作协成立惊险和科学幻想小说委员会

《文学俄罗斯》1975年第33期报道：苏修作协为了“协调”作家组织和出版部门的“活动”，促进创作“高度思想性”、“真正艺术性的惊险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决定成立这一题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斯米尔诺夫，第一副主席是古列绍夫，副主席为下列三人：阿达莫夫（分管侦探小说），纳西保夫（分管惊险小说），巴尔诺夫（分管科学幻想小说）。

《水浒》在外国

编者按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当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为了配合当前评论和讨论《水浒》的需要，本刊请有关单位同志汇编一些国家关于《水浒》评论的资料，供读者参考。

一、苏联有关《水浒》的评论

《水浒》于1955年由A·罗加乔夫译成俄文在苏出版，全书七十回；1959年修订后发行第二版，全书七十一回。现将苏联有关《水浒》的评论汇编如下：

(一)关于《水浒》这部书

鼓吹《水浒》是“伟大的纪念碑”、“文学巨著”、“中国人民反对本族和异族压迫者的编年史”；宣扬小说歌颂了“农民战争”及其参加者，所描写的梁山泊的“著名的人民英雄是反对皇帝的统治和暴力的”；认为它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是人民“在对敌斗争中应当效法的范例”。

《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部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是中国人民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的伟大的纪念碑。在古典文学作品的重版中，这部小说总是名列前茅，这也证明了它的价值。

A·罗加乔夫：《水浒》俄译本再版后记，《水浒》第二版第2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

《水浒》是十四世纪中国文学的纪念碑。这部长篇小说首次通过现实主义形式，反映了反对地主和专制政权的压迫的中世纪农民起义（1114—1125年）。小说描绘了一系列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人民性的形象。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48卷，1957年。

《水浒》的构思是在朱元璋“红巾军”的人民大起义席卷中国的时候产生的。在那个时候只有瞎子才会认为《水浒》是完全面向过去的。不论是在十四世纪，还是在这以后的一系列历史时代里，这部作品都鼓舞着人民，号召人民起来同异族人和中国封建压迫进行斗争。

B·谢马诺夫：《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苏联《外国文学》，1956年第12期。

《水浒》这本书，不仅在本国有清政府为代表的那样的敌人；

美国传教士女作家赛珍珠也因为把这本书译成了英文而被开除出长老会传教士团。

甚至象剑桥大学赫·贾尔斯教授那样的中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也只给《水浒》以十分简单的评价:

“这本书浅显易懂和富有特色的风格,尽管接近于口语,却使它获得超出自己实际成就的地位。”

对于一本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人民反对本族和异族压迫者的编年史的一个部分,这种评价显然是不正确的。

P·玛玛耶娃:《中国文学选读》第1卷,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1959年。

长篇小说《水浒》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杰出的现象,它创作于中国中世纪的黑暗时代,通篇描写的是人民起义,并以巨大的浪漫主义热情公开地歌颂农民英雄及其领袖。

B·谢马诺夫:《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苏联《外国文学》,1956年第12期。

小说(指《水浒》)叙述起义者同官军斗争的英雄史诗中确有其事的事实,歌颂农民战争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尖锐地批判腐败的上层封建统治阶级、官僚机构和地主,同时也展示出各自经历不同道路而投入起义阵营的许多主人公的命运。

O·费施曼:《译自中文的作品……》,苏联《文学报》,1956年6月26日。

长篇小说《水浒》以关于十二世纪起义者的民间传说为素材,是一部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社会斗争的文学巨著。

H·费德林:《中国文学简史》,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

众所周知,施耐庵在小说《水浒》中所描写的梁山泊的著名的人民英雄是反对皇帝的统治和暴力的……

H·费德林:《中国文学研究问题》,1974年版。

……小说《水浒》理所当然地被中国文学研究家们视为人民的作品——一部以中国人民英雄史诗为基础的作品。

对农民战争的现实主义描写应该认为是小说的巨大成功。纵贯全书，作者始终强调这么一个思想，即被迫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压迫和残暴的起义者只以反贪官污吏为自己斗争目的，他们坚信，只要罢免这些官吏，就万事大吉了。

起义者——宋江本人也好，出身于被压迫阶层的也好，从统治阶级中排挤出来的、受命运作弄而被逼上梁山的也好——天真地相信，是一批奸臣贼子欺瞒皇帝，并且违背他的旨意，压迫和残害人民。作者成功地赋予自己的小说以光辉的文学形式，使他能够揭示出自己主人公的精神上的美德和魅力。

A·罗加乔夫：《水浒》俄译本再版后记，《水浒》第二版第2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

《水浒》是一部为人民所喜爱的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水浒》俄文初译本使苏联读者有可能认识中国中世纪人民文学的一个优秀范例，帮助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的历史。

《水浒》俄译本出版说明，《水浒》第一版第1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

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人民经常从那些曾经对侵犯国家自由的侵略者战斗过的民族英雄的形象中，汲取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力量；在《水浒》和其他戏剧中的主人公身上表现出了对封建制度、压迫和不公正的反抗，人民战士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在对敌斗争中应当效法的范例。

缅希柯夫：《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1959年。

(二)关于宋江这个形象

颂扬宋江是“起义军英雄”、“无畏的统帅”，称赞他“德行高超”和“忠诚”于“崇高事业”，并说起义者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是他所促成的。

在长篇小说《水浒》中，施耐庵塑造了起义军英雄们的令人难忘的鲜明的形象。梁山泊主要英雄人物之一宋江是以巨大的艺术技巧勾画出来的。

H·费德林：《中国文学简史》，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

小说由关于三十六个英雄人物——起义首领的传说故事构成，并由统一的情节贯串起来。在三十六个英雄人物中，最具有鲜明特征的是，来自人民的勇士武松和李逵、无畏的统帅宋江和林冲、见义勇为的和尚鲁达。小说的创作者以赞美的心情颂扬他们的英勇气概和勇敢精神、军事才能和对崇高事业的忠诚，赋予某些英雄人物以神奇的力量，……

Г·施卡林柯夫主编：《我们的朋友——中国》，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

施耐庵巧妙地表明，正是林冲同周围环境的越来越尖锐的冲突使他成了最忠诚的起义者之一……

在这方面同样出色的形象是起义者的领袖呼保义宋江……作者用许多回（十七——四十一回）的篇幅令人信服地说明宋江由对起义者勇敢、高尚精神的一般同情到深刻理解他们事业的正义性，这一段道路是多么的复杂。在宋江面前出现的精神方面的困难要比林冲所遇到的大得无可比拟。他不得不同旧道德、同把起义者视为强盗这一传统的观念以及孝道的旧概念作

痛苦的斗争。

但是起义者竭力把宋江拉到自己一边来并不是偶然的。在作者的笔下，宋江是一个具有治国之才，德行高超，有远大政治眼光的人物。宋江当起义者领袖以后，便扩大了起义者的活动范围，不但组织对个别庄园的进攻，而且进攻城市，甚至整整的几个县和州。

B·谢马诺夫：《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苏联《外国文学》，1956年第12期。

小说《水浒》歌颂了以宋江（十二世纪）为首的起义英雄。……它描写了和社会决裂并在梁山泊建立自由平等的乌托邦的一群英雄的命运。和原作较接近的，大概是一百回和一百一十四回本，这里表现了人民的愤怒的力量。一般认为，史诗的结尾章节（七十回之后）出于罗贯中的手笔。在这些回目中，同光明磊落的民间好汉对立的，是把起义者镇压下去的奸诈的权臣。

毫无疑问，史诗的英雄形象有其民间文学的源泉。《水浒》蕴含着和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号召，而这在赶走蒙古统治者的时代是特别迫切的。

B·马努兴：《施耐庵》，苏联《文学百科全书》第8卷，1975年。

（三）关于起义军受招安

歪曲农民革命运动，说宋江等对“皇帝的忠诚”是“农民惯有的对皇帝的幻想”，受招安是农民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并说这样做对于反抗异族统治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被拥戴为领袖的宋江并不追求权力和荣誉，“我替天行道，别无他意。”但宋江后来也多次强调他的忠君，他说：“权借水泊

暂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

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国家统一的象征是汉，那末在《水浒》中这样的强大中国的体现就是宋。起义者骄傲地称自己是宋民，他们准备为合法的皇帝献出生命。这种对中国皇帝的忠诚，不仅反映了农民惯有的对皇帝的幻想，在蒙古族的统治的时代这具有进步意义，这是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这个异族统治。

B·马努兴：《早期中国小说的艺术概括》，苏联《人文科学》，1959年第4期。

在平起平坐的这些人里，坐第一把交椅的宋江的形象比较复杂。在个人勇敢方面，他并不比自己弟兄们逊色，而在洞察力和具有崇高的思想体系方面，他超出他们。起义的许多胜利是要归功于他的。但是，就是他后来说服了起义者受朝廷招安，先是去帮助反击异族人的入侵，然后又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全部一百零八名好汉就在这些征讨中牺牲了）。宋江出身于有教养的地主家庭，他的忠君思想和儒家的政治信条是特别强烈的。

也不能不如此。令人惊叹的并不是小说主人公的这些历史局限性的特点，而是小说作者对于起义者、对他们同封建主及官吏们的斗争的那种特别明显的同情。这无疑受了元朝末年大规模人民运动的影响。这种对于下层人民造反的支持（甚至注意到这种造反的悲剧结局），如果不把以《水浒》为基础写出的作品算在里面，我们无论在以前或以后的文学中都是找不到的。

B·索罗金、A·艾德林：《中国文学概况》，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1962年。

（四）关于《水浒》作者的立场

宣扬《水浒》作者是站在“造反者”的一边；因而他具有很大

的“公民勇气”，他的作品才有“深刻的人民性”。

根据所有一切来判断，施耐庵以很大的兴趣和同情对待自己当代的解放运动。……传说施耐庵为了逃避因自己作品而受到残酷迫害，不得不装疯。

B·谢马诺夫：《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苏联《外国文学》，1956年第12期。

小说几乎源于民间口头创作，这一方面决定了它的思想基础，它的爱憎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另一方面，造成了它的结构的某些混杂。

O·费施曼：《译自中文的作品……》，苏联《文学报》，1956年6月26日。

作者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生活过程不是无动于衷的实录者，也不是旁观者。在小说情节开展的整个过程中读者深深感到，作者似乎是在亲身积极参加他的小说中所进行的斗争。作者的同情，毫无疑问，是在造反者——受到贪官污吏无理欺压的无辜的受害者一边。作者赋予自己的人物以最优良的、人的品质——正直、真诚、高尚、有力、勇敢、仁爱，甘为正义的事业而献身。作者通过他们的嘴批判了他当时的社会制度，无情地谴责了残暴、专横、贪婪、受贿。在封建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写出《水浒》这样的艺术作品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它的作者是有着很大的公民勇气的。

A·罗加乔夫：《水浒》俄译本再版后记，《水浒》第二版第2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

（仲 禾 汇编）（未完待续）